

CD/228

裁军谈判委员会

Appendix III/Vol.IV  
21 August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四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按国家和  
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 ×× ×× ×× ××



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7日，星期二，

上午 10:30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G. 普法伊费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阿巴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迪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达比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米尔伯格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贝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夫先生  
库斯宁索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皮尔西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议程第5项：“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在开始正常讨论之前，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第36号工作文件，那是关于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参加化学武器以及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这两个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申请。这个决定草案和委员会通过的非成员国参加问题的其他决定草案的内容是相同的。如果没有人发表意见，我则认为决定草案已经通过。

就这么决定了。

我将相应地通知西班牙的常驻代表。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在今天的发言中想谈谈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工作议程中的第5项，即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问题。

自从1975年苏联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关于有效地禁止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和一项国际协定草案以来，裁军的这一方面已被承认是有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之一。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中的第77段指出：“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

自从1976年以来，我们委员会一直在积极处理禁止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由于在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和专家们一起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和交换意见，委员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专门知识和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专家们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委员会不是由科学、技术或军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这本身就限制了他们在讨论科学技术问题时的深度。

1978年早些时候，苏联代表团建议设立一个由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组成的特设工作小组，审议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得以发展的可能的领域，这应该包括一项全面协定规定禁止的此种武器的各种类型的初步单子内。去年以及今年会议在审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以新的形式重新提出的建议。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我国代表团继续深信，全面处理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是可行的，辅之以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具体类型的单个协定，为防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提供了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并深信，处理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特设工作小组。

但是不得不承认，对待组织问题以及解决实质问题的基本途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态度。

匈牙利代表团今天非正式地散发了一份工作文件，秘书处不久将以各种文字发表。我国代表团在这份工作文件中建议在1981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时举行由合格的政府级专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目前委员会的有些代表团不愿意同意设立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的特设工作小组，赋予这些专家深入审议禁止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但是，我国代表团感到，采取进一步的具体步骤——即使是中间步骤——以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审议是适当的，正如联大第35/149号决议所期望的。这项决议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优先次序，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

工作文件列有有待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不想在这个发言中再重复说明。匈牙利代表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作出决定或至少达成一项谅解，最好在夏季会议的6月的最后一周，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举行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讨论禁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召开非正式会议的确切次数可在6月初委员会讨论工作计划时决定，也根据参加会议的专家人数而定。专家出席有两种作用：

- (1)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实际贡献推进对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实质性审议，这种审议的结果可为委员会提供有科学根据的基础，以便重新从整体的角度来审议这个问题，包括寻求一项大家都接受的所建议的小组职权的可能性。
- (2)非正式会议结束后，专家们就可以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届时，这个工作小组将处于其活动的关键时期。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我国代表团将高兴地听取其他代表团对这一建议的意见，并希望委员会将同意举行这种对我们的工作有双重作用的会议。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在这个委员会中，各代表团在每月份的新主席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发言中向他表示祝贺，这已成了习惯。我本人认为更为适当的感情是表示同情。因为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担任主席毕竟是一个不可逃脱的负担。因此，主席先生，我宁愿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祝愿，并向你保证我们将在四月份给予充分的合作。你在委员会过去的工作中作出的献身的、认真的和有创见的贡献使我们相信，你将胜任地、有效地履行你的职责。我们期待在1981年春季会议余下的时间里在你的主持下进行工作。

我还想补充指出，我对你的两位前任在履行他们二、三月份主席职责时的风度表示赞赏。德拉戈尔斯大使以其广泛的经验和无以伦比的外交才干在1981年会议开始的时候顺利地把我们投入到工作的海洋之中。当涨潮的时候，赫德尔大使又稳妥地指引着委员会绕过无数的暗礁浅滩，使我们在程序性问题和实质性问题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们俩人都能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对付了我们委员会所能承担的最困难的考验，这对他们的荣誉增添了新的光彩。

首先我要说，今天我并不准备宣布任何美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的问题的新政策。我在2月17日的简短发言中提到过美国政府正在进行政策回顾，其范围广泛而且详细，涉及军备管制和与此有关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一切方面。因为它十分重要和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这回顾将需要一些时间。现在还无法预计其完成的日期。这并不意味着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不能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什么贡献，我相信我们从今年会议开始至今的活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将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充分而积极地推进委员会的工作。

我今天发言的原因是为了谈谈我国代表团对军事力量均衡这一重要问题以及它与军备管制、特别是核军备管制的关系的看法，并谈谈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上某些代表讨论这一问题时的发言可能留下的一些令人误解的印象。我们也听取了这个谈判机构中就威慑理论问题进行的热烈讨论——以似乎已经引起委员会想象力的比拟来说，这种理论或可称为备有警犬和装有盗窃警报器的房子——我也将谈谈这一问题。

(弗洛韦雷先生，美国)

要问对已提到的依赖核力量的均衡来维持和平的危险有什么看法，我将第一个承认，如果不存在核武器，世界就能更轻松地呼吸，尽管还存在着相当令人可怕的现代化的常规武器。但是，核武器是存在的。直到我们能找到并一致同意一种能消除核武器的可靠办法，同时又不损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的时候，核武器将继续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核威胁必须仍然是维持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因素。

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呢？不断有人主张单方面裁军的方针。如果仅仅美国进行核裁军的话，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军事上的大不均衡。我们全都必须问问我们自己这到底对谁有利呢？在这方面，我想提请你们注意苏联列宁军事学院教授米洛维多夫少将在最近一篇有关苏联军事思想的文章中的一些话。他在文章中说：

“苏联不能单方面销毁其核武器，而且它确实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它要对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进步负责。马列主义者断然拒绝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核导弹战争无论从那个观点来看都是非正义的这种说法。”

这些关于单方面核裁军以及核武器在苏联军事思想中的作用的看法与有些人在这一委员会中就这些问题发表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看法使我们更加严重怀疑单方面裁军是否明智。

如果单方面裁军不行，单方面限制核军备怎么样？我们已经试过，结果并不令人鼓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阶段，美国是唯一的核国家，在那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美国以其核优势帮助实现了稳定与和平。当苏联最终把它的核武库发展到了大致均衡的地位时，美国决定，从长期的稳定和平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企图保持优势。我们希望这种克制的做法会劝说苏联效法我们。但是我们失望了。当我们遏制甚至取消重大的军备项目时，苏联却在继续全面地加强军备。

举以下几个例子：

——苏联仍在加强其在欧洲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在过去的15年中，苏联的军事人员增加了约一百万。苏联的陆军增加了约25个师，而且所有师的作战能力和火力都升了级。在同一时期，苏联在东欧以及苏联西部地区的为数众多的师的坦克换成了新的、现代化的以及经过改进的坦克——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替换了还不止一次。苏联第一线军用飞机的编制总数增加了约1,400架。许多新飞机是专为进行深入打击任务而设计的，把更多的西欧地区纳入苏联战术航空的距离之内。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近年来,苏联还部署了能比旧式轰炸机载有更多武器的逆火式轰炸机,因为它的飞行路程更长,所以它能飞抵西欧的每一个角落、重要的海上通道,甚至于美国大陆。

——苏联的海军能力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的扩充;在最近几年,苏联以空前的速度建立并部署了新的战舰。

——苏联继续加强其在欧洲的核导弹部队。几年前,苏联开始部署SS-20型中程核导弹。仅仅在去年一年中,苏联部署了80个新的SS-20型导弹发射器。这种导弹在质量上比它的前辈先进:它是机动的,射程更远,它装有不是一枚而是三枚命中率准确的弹头。

——在过去的15年中,苏联把它的战略运载工具的数量增加了四倍多。在最近几年,苏联主要是通过部署三个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使这些工具能运载的武器的数量扩大了十一倍。

所有这些计划加上其他的我尚未包括在内的例子自然使苏联的军事预算膨胀起来了。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和美国军事努力的着重程度不同,可以这样来测量:如果以美元来计算,苏联军事活动的费用比美国的多百分之四十左右;1980年苏联的费用比美国的多百分之五十左右。

你们中有谁阅读过1979年早些时候以来的西方新闻报道的肯定知道,只是到了大家明白没有其他的选择来维持保护和平的均衡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才决定并宣布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军事反应的计划。即使是一年多以后的现在,北约计划中考虑的在欧洲加强其核地位的方案也不会几年中实现。当苏联企图把它自己以前的军备集结说成是对北约国家作出的必要的防御性的反应时,这是空洞的和不可相信的辩解。北约计划是对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苏联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反应,比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发展——部署180枚带核弹头的SS-20导弹,其中的许多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能打到这个房间里来。北约联盟没有能比得上苏联这种从陆上发射的远距离战区核导弹系统的类似的系统。象勃列日涅夫主席所建议的那样冻结战区核武器的现状,这样做,苏联有什么可不乐意的呢?相比之下,美国代表北约联盟建议,在西方部署从陆上发射的远程战区核武器之前就限制这种武器进行谈判,这是制止双方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极为公正的途径。

(弗洛韦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我必须在这里指出, 尽管北约所作的决定很明显是有根有据的, 但尊敬的苏联代表在3月26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却声称——与苏联采取的加强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切行动一样——苏联采取的与欧洲有关的行动纯粹地、完全地是对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的防御性反应。但是我不明白, 比如当他说到苏联公认有大量的坦克, 而北约有大量的反坦克武器时,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可能他要我们相信, 苏联不得不制造和部署所有这些坦克以防备所有那些反坦克武器。

在我们的讨论中, 我们听到许多人谈论国际紧张局势对军备管制和裁军努力的有害的影响, 好象国际紧张局势是一种流行病, 所有的军事大国都要对它的传播负同等的责任。但是, 如果没有我刚才简单提到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加强, 或者它做得适可而止一些, 国际紧张的程度会这么严重吗? 或者说如果没有对阿富汗的入侵和镇压的话, 或者说苏联纵容的代理军队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活动, 阻挠自由人民要求真正的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愿望, 国际紧张的程度会这么严重吗? 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事态的发展对军备限制的前景的影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4月5日(即两天之前)在伦敦说的, 我们对苏联干涉波兰的部分反应将影响到这样一些事情, 比如进一步的最高级会议或就军备限制问题的进一步谈判。

当我们在讨论军事集结和紧张局势的原因时, 我想指出另一个我们辩论中基本上忽视了的两个主要军事集团之间不相称的因素。承蒙许多发言者从《国际先驱论坛报》以及其他的美国报刊上援引有关美国或北约联盟正在考虑之中的军事计划——有些甚至只是某些个人主张的计划——来取悦我们。而对比之下, 我们却无法从苏联的宣传工具或政治领导人的发言中知道任何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情况, 直到苏联开始部署了导弹、飞机和舰只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们才知道。我们美国人非常热爱新闻自由, 我希望在座的我的同事们会赞赏有这种独特的机会来了解我国国内那些表明主张进行或不进行某些具体军事计划的理论说明的辩论。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真理报》或《消息报》上看到类似的公开讨论的消息, 信任的气氛就会大为改观了。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核威慑是否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有利的问题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简直没有其他好的选择。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地期望威慑起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作用。军备竞赛既无益于我们也无益于苏联社会。美国和它的盟友一起已经为寻求谈判解决危险的和令人遗憾的加强军备的问题作出了认真的努力。我已经提到美国关于谈判平等地而又可核查地限制远程的以陆地为基地的战区核部队的建议。

关于战略核武器的问题，在这个机构中，许多人批评了美国没有能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众所周知，这一事态发展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而成的，不算最小的一个因素是苏联对阿富汗的肆无忌惮的入侵，这一行径使人怀疑苏联是否愿意遵守国际行动的准则并信守它对国际协定的义务。美国在回顾其军备管制和安全政策的同时，仍以克制而负责的姿态行事，认识到它自己对和平和稳定的义务。在这方面，我想援引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的声明，他在今年3月3日说：

“我们在检查我们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政策时，将不会采取任何有损于现存协定的行动，只要苏联也采取同样的克制行动。”

正如我国新政府清楚地表明的，美国不准备通过订协定来冻结有利于苏联的不均衡的形势；同时，美国继续希望进行能导致有意义地削减核武器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

3月3日，里根总统接受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采访，他在回答关于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条件的问题时提到了削减战略核武器：

“我已经说过，我将坐下来就削减战略核武器的问题和他们（指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以便减少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危险。”

他接着说：

“迄今为止，以前的几届总统，包括我的前任，都设法使谈判能真正达到削减的目的，但是苏联却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他最后说，美国必须知道苏联也愿意这样做。国防部长温伯格在3月29日的电视采访中也谈到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问题。他说：

“……实现有效地限制战略武器的努力是极为有价值的和至关重要的努力，我们完全愿意进行这种努力，只要苏联不以它的行动表明这样做是完全无益的。”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就限制战略武器的态度是清清楚楚地有案可查的。

主席先生,本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上就威慑理论和有关问题进行的讨论是认真的并且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了这个重要的国际谈判机构,当时我说,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准确地解释我国政府的立场,并且不管我们意见一致或不一致,我保证忠实地把其他国家的意见转达给我国政府。我本着这种精神请你们把我今天的发言作为美国关于国际气氛、军事均衡和削减核军备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重要问题的意见的认真而坦率的说明加以考虑。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根据我们的估计,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迄今为至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深入的,正在进行的谈判是富有建设性的并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能尽早地达成一项明确的国际文件案文,以便禁止这些危险的武器。通过一项放射性武器国际公约无疑还将为采取其他的具体裁军措施提供新的推动力,特别是核裁军措施,并将进一步促进委员会内谈判的进程,这对它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任务。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将谈谈两个我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问题并不同样地重要。但关于那些问题,我国代表团已经在工作小组的谈判过程中表明立场,并将继续在那里表明立场。

毫无疑问,关于制定公约下一步工作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放射性武器的定义问题。大家知道,我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它自己的定义草案,供委员会审议,我想借此机会就我们提出的定义问题的基本观点发表一些意见。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必须包括这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基本特点,并且必须清楚地把这种武器与其他类型的具有类似特点的武器区分开来。我们认为拟定一个解释放射性武器、并务必只适用于这种武器的定义是可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人们还不了解放射性武器的具体的、操作的以及实在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集中注意就放射性武器的具体特征下定义。许许多多科学根据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放射性武器的基本特点是:它是以电离性辐射伤害生命体的。这方面能源的其他形式可以完全不必去管。当我们说放射性武器通过其电离性辐射起作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用时，我们认为这种辐射是在自然辐射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并认为物理意义上辐射的内容是可变的，但它的电离性特点是不变的。核武器释放出大量的其他形式的能量，例如机械能量、热能量和看得见的光；放射性武器则不同，它在运用于武器的从始至终的过程中通过其电离性辐射对生命体发生作用。放射性武器一旦开始使用，辐射衰变的过程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加快。在和平运用辐射原料时，职业接触所要冒的风险是可以控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当用作武器时，就会变成对人类大部分人口的一种控制不了的接触，其后果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把放射性武器的基本特征与电离性辐射联系起来的同时又不意味着直接或间接使核武器合法化的定义，可能是最可接受的定义。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谈一谈放射性武器公约应特别重视的非常重要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分别地和平运用核能源以及放射性同位素。迄今在这一领域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达到了值得羡慕的程度，有赖于此，为和平目的运用核能源不仅为解决能源问题而且为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种可能性。有必要在国际经济关系的体系内按下列态度调整这一问题，即核能源应真正地用于和平目的和发展，而不用于毁灭人类。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说，应尽可能大胆地在公平，主权平等和正义的基础上处理如何解决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问题，以便为所有国家进一步的顺利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更为迅速的发展而利用一切可能取得的资源创造最理想的条件。通过并实施联合国要求努力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秩序的决定一事起了特别的作用。核能源的使用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提出了一个制定国际文书的问题，以便相应地注意并充分解决这一问题。这类国际文书之一正应该是我们正在设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放射性武器公约。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我们正在努力制定的公约必须提供条件，得以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以及充分承认所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不受干扰地利用一切用于发展目的的核能源的潜在可能性。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在这方面，不结盟国家的《最后文件》载有下列内容：“他们特别强调，每一个国家有权按照它自己的优先次序和要求制定自己的和平核计划，并需要自由地和不受歧视地为和平目的取得核原料和技术。”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努力制定的公约必须反映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需要，公约应尊重在拥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国家和不拥有技术但迫切需要技术的国家之间相应地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科学成就以达到发展和繁荣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我高兴地欢迎你担任委员会四月份的主席。我相信，你在长期处理我们面临的困难问题时获得的宝贵的才能、耐心和谋略，以及你把我们的正式部分与诚挚的透彻的非正式讨论相结合的能力，将使这个月的工作富有成果。

我还要对离任的主席赫德尔博士表示祝贺，他出色地执行了赋予他的任务，因此我们能取得明确的进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就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这一议程项目进行辩论，我们想发表下述意见：

不能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一个定义不明确的范畴。这是些其影响不限于发生军事冲突或战争的地区的武器，由于它们巨大的破坏力，这些武器对作战人员还是平民百姓没有区别。实际上这是些对整个人类构成危险的武器。对付这些武器，没有防御可言，唯一办法是使用同样类型的武器，这样就使破坏力威信增加到了彻底毁灭的限度。

对这种武器的可憎可恶的特点表示反感，这是大家一致的。没有在公共生活中听到任何人为这种武器的合法性辩护。也不可能找到任何政治家或军方人士公开地宣布，使用这些武器来达到政治和军事目的是允许的。用来为它们的存在辩护的理由是，拥有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阻止其他人使用。我们将回到这个说法上来，这就是那些肩负任务要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人要负责任，而且这解决办法要考虑到安全条件和禁止这类武器的必要性。这任务和本委员会的一样，但至今没有成功。重要的一点是，国际上一致承认有必要继续宣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非法的进程。

很清楚，有证据说明这不仅是值得向往的而且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最大的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使用化学武器。最近通过的一项公约禁止发展、生产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

并储存细菌(生物)和毒性武器。该公约得到了124个国家的签署和81个国家的批准。联合国大会庄严地要求本委员会拟定销毁并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各种公约草案。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进行有成果的活动的 premise 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怀疑舆论的积极支持，舆论多次表明反对环境污染，对更为重要的生存问题必将坚定地支持。

我们未能就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造成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并且我们已经知道其他的武器可能正在发明之中。罗马尼亚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存在于裁军谈判的速度和科学正在改善现有武器并创造其他武器的速度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巨大差距。

有创造力的科学资源集中于军事目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研究费用用于武器，并且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科学家正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后果是，那些武器系统如此迅速地过时，以至于我们谈判的许多问题也可能很快地变得过时了。与此同时，新武器产生的问题的复杂性将会更大，通向禁止和管制新的机器人的道路就会被新的障碍所堵塞。

没有任何现代科技进步的速度比微电子革命的速度更为明显的了。操作速度加快了，体积和费用在过去的20年中在一千倍至一百万倍的幅度内下降。过去人类发明的任何工具或机器没有像这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得到完善的。直接的结果是导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提高。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提高过程增加了使用核武器——以及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这些武器越来越被认为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威慑的工具。

现在我想简单谈谈武器研究和发展实验室的工作速度与我们的谈判的进度的关系问题。

关于核武器问题，罗马尼亚代表团是敦促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开始某些有组织的工作的国家之一，即使是仅仅以非正式协商的形式。因此，我们对开始进行这种协商表示满意。同时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举行非正式协商的做法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认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保证所进行的活动是朝着为制定核裁军协定开始真正谈判迈进的一步。因此，我们支持巴西和印度代表为此目的提出的建议。除非举行非正

(利马达先生，罗马尼亚)

式协商这种值得赞扬的努力会导致这一目标，不然的话，这种努力将是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的。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以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50段的规定为出发点，有必要制定出指导核裁军谈判的原则以及确定委员会内有待谈判的具体措施的原则。在委员会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特设谈判小组或任何其他以此为职权的附属机构，在我们看来是迄今采取的行动的必要的和合乎逻辑的继续。

我国代表团已经有机会就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一阶段，我想发表下述意见供委员会审议。

首先，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已经达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这一点我们应该都明白。很清楚，如果在进行了十多年谈判后的今天我们仍不能就起草一份国际文件开始工作，那么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就可能导致某些国家决定发展它们的化学武器武库。委员会如果没有能力宣布化学武器为非法的，那么这不仅是长期以来所作的一系列努力的失败，而且事实上是大大刺激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的军备竞赛的重新开始。

第二点意见是关于有专家参加的委员会所作的技术性质的准备工作问题。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一工作，它是有益的，它使我们能透彻地了解与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某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现在有必要前进一步，开始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委员会的一个优先任务应该是重新考虑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其适合我们工作的目前阶段。

最后，我们想提一提核查问题，许多发言都谈了这个问题。罗马尼亚代表团赞成建立一项有效的制度，以核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各项规定的遵守情况。同时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一种大家同意的机构，不管其多么完善，并不能绝对保证该公约的所有条款都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以一整套意在增加所有缔约国在实施这一国际文件时的相互信任的措施来补充公约中的具体核查条款是有利于所有国家的。我们考虑的是在保护设施、解毒药、警报系统以及去毒系统等方面发展合作的规定。也还是由于同一个原因，我们应该研究瑞典提出的关于禁止范围的建议以及巴西提出的关于公约的标题本身的建议。



(利马达先生, 罗马尼亚)

正如你们知道的, 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这样一种想法, 即委员会应该开始审议旨在阻止把科技发明创造用于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我国代表团认为, 作出设立一个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以研究这一领域中的技术内容的决定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实际而有意义地向前迈进的一步。

委员会在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方面开始的工作应该由所有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充分的军事研究和发展潜力来采取国家一级的必要措施, 以防止科技新发明用于军事目的——参加的一项决定加以补充。

关于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国际公约的问题, 罗马尼亚代表团提请大家注意进行谈判的建设性方式以及为准备国际协定的文本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 在目前阶段我们应设法解决三个决定公约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它们是: 放射性武器的定义, 核能源的和平运用, 以及这公约与核裁军进程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想强调指出, 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重视一项能在武装冲突时加强保护核电站的解决办法, 这一建议是由瑞典代表团提出的。

最后我想说, 我们一直听说, 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纯粹是为了遏止侵略。如果这是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真正原因, 那么, 不通过不断地加快军备竞赛以加强这些武器的威慑力量(这一过程本身孕育着破坏现有平衡的种子)而是通过裁军谈判来寻找达到这一结果不是更为简单, 更为经济和更为安全吗?

罗马尼亚代表团强调指出有必要以应有的责任感采取行动, 不但消除破坏性冲突的危险, 而且采取将使子孙后代免遭这种危险的措施。

几天前,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希望, 所有国家应理解有必要制止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一项相互接触和谈判的政策将有利于改善相互间的信任, 并有利于找到缓和、裁军和加强国际合作与和平的最好办法。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特别是考虑到现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更为困难而复杂的条件

(马利达先生，罗马尼亚)

新武器并不是仅仅在未来用于演习的。控制现有武器时碰到的僵局、以及由于科技的新发明这些武器质量上日益得到改进的事实，意味着它们日益可能成为一个确实存在的现实。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言，质量上的差距仍然是无止境的，这不仅将导致现有武器的更臻完善，而且会导致具有广泛军事影响的新发明。

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在把已经存在于各国武库中的那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宣布为非法作为最高优先的项目加以考虑的同时，不应该忽视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问题。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职务时一切顺利，我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配合你履行你的义务。

在我开始今天发言的主要部分，即讨论放射性武器之前，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你的代表团在3月26日全体会议讨论化学武器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问题。你当时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提到了贵国政府在销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毒性物剂方面取得的经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还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上谈到了这个问题。正如本委员会成员所知道的，在利德戈尔德大使主持下的工作小组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中，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几个代表团都极为重视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以及拆除生产设施。如果贵国代表团有可能向委员会进一步提供贵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特别是你在发言中提到的费用以及环境保护问题，我国代表团将不胜感激。我们认为这些资料将帮助许多代表团更好地了解有关问题的技术方面，特别是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将包括的为了履行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武库的义务而需要拖延的时间问题。

我现在开始我今天发言的主要部分。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委员会在本周审议议程第5项，即放射性武器。我在今年2月12日的发言中已经向委员会表明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总的立场。巴西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把精力集中在联合国大会规定的优先得多的项目上，而不要把我们已经不够用的时间花在最多只不过

(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是裁军主要问题的侧面措施上。关于核裁军或全面禁试的实质性谈判问题，至今，委员会连组织问题也没能达成一致，而这两个问题的紧迫性早已得到《最后文件》和无数的联合国决议的一致承认。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下次联合国大会上只能向国际社会提出一份关于并不存在的、并且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并不可能有机会存在的武器的文本草案，并且同时报告说还没有在较高谈判机构反复认为极为紧急的措施方面取得任何进展，那么联合国成员国感到沮丧是不难想象的。我国代表团衷心地希望，某些方面要求迅速达成一项放射性武器案文的真诚愿望应配之以达成一项可行的安排的相应意愿，以便使委员会也能处理被规定为最高优先的紧迫问题。

然而，我们认为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可能在两个主要方面是有益的。第一，它应包括明确的条文，规定缔约国对核裁军具体措施的义务；第二，它应被看作是促进为和平目的而和平利用放射性材料的国际合作的有效工具。

特设工作小组碰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为一种该禁止的武器制定可接受的定义。我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根据这些建议，给放射性武器的特点下定义是可取的，而不是明确地把核武器一概排除在公约的范围之外。规定一个等于是使核武器合法化的定义，在以后的条文中又否认这一事实，说公约中的任何条文都不能被解释为使核武器合法化，这样做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否认实际上仅仅更显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真正存在的核武器确实被认为是可行的选择，而实际不存在的放射性武器都要加以禁止。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已经提到的例外的条款。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所建议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以国际性约束力的文件的形式正式地表明对核裁军的义务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公约应该包括表明这种义务的明确的条文，而不是仅仅含糊其辞地在序言中提及核裁军。在裁军领域里的国际协定史上，这种类型的条文将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进步。

1968年，本委员会的前身被要求通过一项其第6条明确载有核裁军条文的国际条约。但是，这项条约承认它们有特殊地位的那些缔约国却似乎以完全相反的意思解释这一条文。去年召开的该条约的第二届审查会议表明，绝大多数缔约国的关切日益增长，它们一直严格遵守这条条约的义务而还正在等待同样这些国家更好的了

(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解第6条包括的义务。很清楚，表达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义务的措辞需要从法律上加强。所建议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新机会。

对巴西代表团来说，和平利用放射性材料和幅射资源也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坚信，如果所建议的公约能推进并促进在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合作，那么它就能达到一个非常有益的目的。在防止在即使是遥远的未来那些拥有技术手段的国家在战争中有使用放射性材料的可能性的同时，公约可以产生相当有建设性的影响，如果在目前它能有助于并加强这些材料的和平使用的话。我国代表团已经在工作小组中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不必在此详细重复了。我只需要说，我们赞成积极地制定这一文件的相应的条款，而不是简单地消极说明公约的条款将不妨碍或危害为和平目的使用放射性材料；还应提到有必要促进国际合作，其中包括技术转让领域中的国际合作。罗马尼亚代表团去年就此问题提出过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今年还提出了公约草案第5条的富有建议性的修正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去年提出的载入第4号工作文件的建议，我们认为也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我们进一步认为，每一个国家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各种形式发展和平使用核能的国家计划。承认最终将产生的文件的缔约国的这种权利不应该局限于这些缔约国本身；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应以总的、非歧视性的方式加以说明的总原则。

制定公约还可能产生歧视，因为制定中往往会给某些所建议的公约的缔约国以特殊的地位，可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的这种情况。我们看不出设立这样一种程序有什么好处，这是一小撮国家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阻挠的程序，顺便说一下，这些国家就包括那些拥有技术手段，有可能生产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那种不考虑各国主权平等原则的控诉机构。意在解决实施国际协定条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程序不能包括任何缔约国间的歧视因素。

主席先生，这些就是巴西代表团就旨在保证放射性武器不会在未来被补充进各国的武库中的公约发表的主要意见，和委员会议程中其他措施的紧迫性相比，这一问题的优先地位较低，但这当然不能阻止委员会为谈判一项公约进行努力，我国代表团准备继续为这一讨论作出贡献。根据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完成审查这一未来

(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将为这一任务的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实质性的材料。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巴西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在你主持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我要说我看到你担任主席是多么的高兴。你在过去对本委员会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这使你极为适合执行这一困难的任务，我们相信，在你的英明指导下，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春季会议将肯定会以积极的成果结束。我国代表团保证，在你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要说，我国代表团对赫德尔大使表示赞赏，在他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的工作达到了进一步的建设性的阶段。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将在另一个时间阐明其对委员会正在讨论的议程第5项的某些方面的立场。

今天我想简单谈谈与议程第3项有关的某些方面，这一项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

1978年，当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讨论安全保证问题的时候，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其11月1日的发言中说，“最为有效的保证当然是在一切环境中停止一切形式的核武器试验，禁止生产另外的核武器，并继而销毁现有的储存。”我国代表团仍然持这种观点。但是，正如我们大家都认识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实现这样一个绝对的保证，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至少必须在目前阶段制定某些有效的措施，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不受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裁军谈判委员会肩负着谈判达成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协定并作出这种保证的有效国际安排的任务，但它仍然面临着某些困难。我国代表团乐观地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有关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讨论中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国代表团想就此简单地发表一些看法。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第一，关于核武器国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对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声明表示满意。但是我们认为，为了有效起见，这种单方面的声明应该纳入一项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原则上已承认了这种必要性。正如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指出的，作出这种保证是各个核武器国家的特权。但是我国代表难于接受把这种想法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相同的声明，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就这一问题的一项国际协定开始谈判。

第二，关于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问题，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这一问题应该是核武器国家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注意到以下事实是恰当的，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中的无核武器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义务是很明确的。不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进一步措施。我国代表团认为，考虑到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特殊地理形状，不部署核武器的概念应予以扩大，以至能包括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管辖的领土和领海上运输核武器的内容。如果没有这种扩充了的概念，那么对于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有着无数的海峡和海上航道纵横于几千个岛屿之间的群岛之间来说，任何大家一致同意的最后的国际协定都不能提供充分的安全保证。而且印度尼西亚处于两大洋之间的战略位置使它非常易受打击，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它的水域内运输或部署核武器的做法都是不受欢迎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从交战国的角度来说在印度尼西亚的水域里运输这种武器可能是非常必要的。这将为交战国进攻载有此种武器的敌方船只提供理由，这样的话，不属于交战国任何一方的印度尼西亚就不能逃脱被损害或破坏的核武器产生的有害影响。从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基于这些考虑，应该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以便使一项最后协定囊括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的一切方面。

第三，关于固有的自卫权利，我们都知道，如果核武器被用作是解决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手段，那么安全保证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都认为，在行使自卫权利的时候，务必适当考虑到国际社会，即使人类免遭彻底毁灭。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第四, 关于载入第 CD/161号工作文件的巴基斯坦建议, 我国代表团表示赞赏的是, 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为了达成一项共同的协定不断地提出供选择的建议。经过仔细研究, 我国代表团认为最好把 B 项选择作为出发点。这项选择包括在载入第 CD/SA/WP.5 号文件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工作文件中的第二阶段。虽然这一选择项目可能不是有利于我们工作的一个和唯一的办法, 但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认为, 特设工作小组应该从较少争议的问题着手开始它的工作。对于较后时期采取什么措施, 我国代表团持灵活态度。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主席先生, 首先我对你担任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不用说, 我们相信本委员会将在你熟练的指导下顺利地工作。而且瑞典代表团也将尽一切努力帮助达到这一月的。我还要对你的尊敬的前任赫德尔大使再次表示我们对他在执行三月份的任务时那干练而公正的做法是多么的赞赏。

本周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讨论放射性武器, 我今天的发言集中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要对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主持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方法表示十分赞赏。他对这项任务全力以赴, 并正以最大的才干和精力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继续充分地支持他, 直至这项工作结束——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末期结束。

但是我们看到某些代表团的说法是危险的, 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迅速地赞成一项已提交给委员会的放射性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的草案, 以此来表明它是有能力谈判裁军协定的。我们同意,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证明自己在谈判过程中的有效性, 这既有利于我们自己也有利于大家。这可意味进一步加紧我们的工作。这也可以意味以一种更为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优先次序, 正是在这一方面, 我要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

我们并不认为, 如果我们在经过结果可悲的几年努力后, 向热切期望着裁军措施的世界各国提出意义非常有限的措施——有些人甚至可能声称它们根本不是真的裁军措施而只是假的军备管制——我们就算满足它们的愿望了。为了避免这种批评, 委员会应非常小心谨慎。我们必须避免向联合国提交那些凭自己的良心不能说是有意义的裁军协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放射性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的草案。我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们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些非常重要而困难的决定，我设想向委员会提出该项公约的主要组成部分草案的那两个代表团对这些决定感到特别棘手。

正如我在去年2月26日本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援引荷兰1970年提出的工作文件中的话(CCD/291)时说的，“根据已有资料判断，放射性战争的可能性虽从理论上说是存在的，但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50年代初以来瑞典有合格能力的科技机构进行的、并在现在再次经过仔细审查的研究表明，起草人确定的那种特定放射性武器的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遥远的。它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实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也不会战场上有任何有效的用途。一枚具有足够的力量防止敌人进入大面积地域的放射性武器几乎是无法制造、操作和运送的。生产必要数量的放射性物质，需要大规模的核动力反应堆或大规模的特殊生产反应堆。比如说，如果为了要用许多最高能量的废料而在饱和水平上关闭一个发电量为1000兆瓦的普通发电站，经一个月的冷却期后取出所有的燃料成份并把它们磨成粉状，最后以造成每小时1000拉德辐射剂量的比率把这些粉末撒开，即防止进入污染区，那么这只能复盖4平方公里。应该指出，这样一个反应堆要装重达150吨左右的燃料，其巨大辐射强度大约为1,000兆居里(MCuries)。能使工作人员免受这一数量的辐射危害的防护体需要几百吨的材料。

显然，远在散播如此大量的极为危险的材料对敌人产生作用之前，自己一方的工作人员肯定在操作过程中已经死亡。

我们反复要求起草人以根据来证明为什么他们认为有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放射性武器，但我们从未得到任何具体的答复。仅有一次他们提供过技术资料，目的是支持放射性武器是确实存在的和危险的观点。这样做的代表团提到，一吨重的同位素钷46如果散播开来的话，就能有效地阻止进入1,0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这是事实。

但是，以下这点同样也是事实，即处理这么多数量的那种核素(34,000兆居里)比处理我刚才提到的反应堆的燃料废料更为不可能。而且，它的生产将需要用上目前全世界所有已安装好的反应堆。潜在的放射性武器所需的其他核素情况也是如此。

公约组成部分草案的起草人确定的这种武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操作保护的新方法——有了这种新方法将可以使这种武器现实一些——看来也是不可能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实现的，虽然在将来会较为现实。显然有一个方法可以以足够数量的放射性物质布满某些地区，并有足够的灵活性来用于军事用途。这就是以核武器表面爆炸的方式在目标处生产这些物质。公约草案中没有禁止这种情况。

去年有人说，大面积区域的低剂量污染虽然不会立即对人身产生影响，但却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数目众多的人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些影响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10年至20年——后才会出现，因此它们就不会有任何军事意义。

在对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时，我设法讲得清楚些、具体些，而少用外交词令。在座的代表团并不是全都有我刚才提到的那种研究手段。我们坚信，诚实要求我们清楚而坦率地把我们处理的问题背后的事实和盘托出。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名声有危机。

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声称放射性武器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现实的人应以科技术语具体地证明他们的看法。我们必须就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

在另一方面，在战争中除核爆炸外还存在着放射性物质扩散而产生的真正大规模毁灭性的危险。这种情况发生在对存有大量放射性材料的核动力工业装置发起军事进攻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放射性武器的主要障碍被越过了，即生产和运输问题。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进行的许许多多研究表明，一个核反应堆，假如由于遭到军事进攻而导致一场灾难，会在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内对人产生致死的结果，当然区域大小取决于当时的天气条件。这意味着，在各个有发达的核动力工业的人口稠密区内，许许多多的人将受到影响。今天在工业化的国家内是如此，将来在出现核能源生产的许多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受到同样的威胁。

进攻一个普通动力反应堆的放射性影响可造成相当于2万吨核武器表面爆炸的微粒回降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这种长期的放射性影响比一次核爆炸带来的放射性影响的程度更为严重。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一个发电量为1,000兆瓦的核发电站的放射物质生产率等于每天生产一颗6万吨的原子弹。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后，这种反应堆的堆芯如果打开的话将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放射性材料不会象在生产放射性武器的过程中那样使它的绝大部分辐射“冷却”下来。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在我国, 我们在瑞典南部的巴塞贝克进行了反应堆事故危险的广泛研究。这些反应堆总共发电1,160兆瓦, 如果遭到损坏, 致死放射性溢出的危险区将涉及到有一百万左右人居住的3,000平方公里的地方。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我不难指出, 在中欧、苏联和美国座落有反应堆的类似的危险区内居住着同样密度的人口。其中有些危险区的范围将延伸至邻国。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得到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编有所有反应堆的一览表。

除了有致死性物剂程度的地区外, 约1,000平方公里的大面积地区将被浓度较低的放射性物质所复盖, 这倒不会立即使人致死, 但却有必要使这些地区长期撤空。

公约组成部分的草案不禁止放射性战争的最有效的方法, 即使用核武器。如果不接受我们提出的禁止对核电站发起军事进攻的建议, 那么第二个最为有效的方法也不被禁止。禁止的就仅仅是使用特殊放射性武器的方法, 而这方法是不可能有的。

瑞典代表团在1981年3月16日向工作小组提出的工作文件(CD/RW/WP.19)中阐明了自己的建议。工作小组正在讨论这一建议, 因此我只想就此发表三点看法。

第一, 有人说瑞典的建议是一项战争规则, 因此不属于放射性武器公约。对此我想说, 实际上公约组成部分草案中的第3条也是一项战争规则, 因为它载有一项不进行某一特定的战争行动的明确保证, 即不蓄意利用放射性材料所产生的辐射的散布去造成毁坏、损害或杀伤。从概念上说, 我们的建议可以列入这一范围内。

应该补充指出, 裁军或军备限制协定也往往是包括有战争规则的。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做似乎更为适当, 因为协定所要禁止的这一特定武器的可能性是那么的遥远, 如果不是完全不能实现的话。

第二, 有人说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附加议定书(I:56 II:15)中早已包含有瑞典建议的内容。正如我们早在工作文件中提出的, 这些规定在两个方面有局限性。它们仅仅涉及核发电站, 而没有包括其他的具有大量放射性材料的装置。而且, 它们的目的是只限于为这些装置附近的非军事人员提供保护, 却允许军事考虑优先于人道主义考虑, 这样就为保护规定提供了种种例外情况。全面禁止放射性武器应包括一切事关重大的危险, 并且不能留下任何漏洞。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第三，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不使军事装置置于保护之下。我们的工作文件提出的探讨表明，几乎不存在任何具有高强度辐射的陆上军事装置，因此，如果把重点放在防止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毁灭性影响上，并不会遭受任何重大军事选择上的损失。当然，核武器、此类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储存以及它们的生产手段不应加以保护。但是我们发现，明确地规定只保护民用核能源设施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正如我刚才说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了这类设施的内容广泛的资料，因此它们是众人皆知的，但是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即缔约国为了得到对它们的民用核能源设施的保护，务必把这些设施及其位置通知公约交存国，并按有关核发电站的1977年附加议定书阐明的办法标明这些设施。

关于这种保护的军事意义，我认为没有必要指出以下这一点，即中断核电站供电的军事目标并不是只能通过进攻反应堆本身来实现，通过并不更多费多少事的其他办法也能实现。也仅仅是对反应堆的直接进攻才会造成我前面提到的达到危险程度的辐射的释放。关于将受到保护的其他核设施——比如使用过的燃料和放射性废料的再加工设施和仓库——情况也是如此。

总起来说，我们认为，就放射性武器公约向我们提出其组成部分草案的那两个代表团还应该向我们准确而具体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优先的注意。我已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我国当局的意见，即为什么我国当局认为放射性武器即使不加禁止也是几乎决不会产生的原因。既然其他人——更不用说用是本委员会外的那些人——很可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因此我想重复我的请求，请准确而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两个代表团就放射性武器的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会和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由于进攻高强度辐射的核能源装置而造成放射性物质散播的放射性战争的危险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如能有效地禁止这种战争，那么不仅仅那些如今拥有核动力工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公众舆论或在接近它们边界的地区有核设施会欢呼它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将来随着核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进步将大大有利于越来越多的国家。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

(主席)

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想行使我的答辩权而发言，因此我保留在下次会议上正式向你表示祝贺和对你的前任主席表示感谢的权利。

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发言中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仍然不想把委员会拖进可能引起委员会内对立并最终偏离其任务的争论性问题的讨论中去。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实事求是的裁军谈判，这是我们去年的立场，并仍然是我们今年的立场。正如你们知道，本着同样的精神苏联代表团在3月26日发了言。我们在那篇发言中涉及到一些总的问题，比如不损害谈判参加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原则问题，与核武器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同时引了一些有关的来自苏联国内外的材料。我们认为，我们的发言并没有偏离委员会讨论的题目。当然它引起了各种反应；我们听到了一些积极的反应，有些可能不是如此，但是没有人能指责我们越出了委员会讨论的问题范围。

但是，美国代表今天的做法却另是一样，一种显然很危险的做法。他在发言中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些与委员会的议程毫不相干的问题。他提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形势。他提到了在苏联报纸上看到的某些消息，并实际上提到了苏联社会的性质，等等。如果苏联代表团反过来列举我们亲眼看到的、特别是在最近亲眼看到的美国社会的弊病，这就很难促进相互了解和进步。我们不想这样做，我向委员会保证我们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并不隐瞒这个事实，即我们抱着兴趣一直等待着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并且我认为每个人都同意：如果弗洛韦雷大使能告诉我们，美国准备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特别是在特设工作小组中就核裁军或就达成一项全面彻底停止核试验的条约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正在讨论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的话，岂不更为有益得多。

不用说，如果美国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许多实质是要谈判而非对立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不仅会推动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将推动国际生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我们仍然认为，只有对话而不是挑衅性的讨论能使我们在委员会中取得进展，并使世界免遭核灾难。我认为弗洛韦雷大使的发言无助于这种对话，至少在裁军谈判委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员会中是如此。

弗洛韦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不想拖长辩论的时间。我只是想说, 我恭敬地认为苏联3月26日的发言提出了一些与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 我的发言是客观形势的描述, 我提出讨论的是与我们所关心的特定的领域有关的问题。我不想拖延讨论时间, 而只是说明我坚持我今天发言中的每一部分。

主席: 如本委员会的成员知道的, 联合国秘书长将在本周来日内瓦。他在万国宫期间的活动已经作了一些安排。星期四中午, 捷克厅和法兰西厅将留作秘书长的来访活动用。因此, 我建议那一天本委员会提早在10点开会, 以避免我们自己行动中的不便。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认为委员会同意下次全体会议在4月9日星期四上午10点召开。

就这么决定了。

会议于中午12点45分结束。

×× ×× ×× ×× ××



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出席者名单

<u>阿尔及利亚:</u>	梅德库尔先生 马提先生
<u>阿根廷:</u>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u>澳大利亚:</u>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u>比利时:</u>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u>巴西:</u>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u>保加利亚:</u>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u>缅甸:</u>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u>加拿大:</u>	斯金纳先生
<u>中国:</u>	梁于藩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u>古巴:</u>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u>捷克斯洛伐克:</u>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约南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苏里科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皮尔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特亚加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表示我是多么高兴，看到您是本委员会四月份的主席，因为意大利同你所代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和国际范围内都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

此外，我们深信，由于您的杰出的个人品德和业务能力，委员会将在您的领导下在执行任务方面取得进展。

我国代表团保证给予您全心全意的合作。我也要借此机会向赫德尔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三月份在推动我们审议方面所作出的显著的和富有成果的努力。

我想今天就我们议程项目5讲几句话，其题目是：“大规模新型武器及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有关此项目的转为一般性的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匈牙利代表团于4月7日提出的关于在各国政府专家参加下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提案。尽管这个提案比起过去年代里提出的类似的提案提得比较全面而又详尽，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必须，就提案而言，仍然持保留的态度，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在过去一再表示了这种保留态度。我们认为，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新系统可能提出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只要一确定这种武器，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的类型，谈判各别的协定。在这方面，我愿回顾一下：联合国过去讨论了很多年，一直没有能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器系统”和“新武器系统”等措词得出适当的定义。

我们也担心，由于委员会整个的审议时间有限，只有在牺牲其他更优先的、更紧迫的议题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这样一个提案。

我国代表团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于1979年7月10日向委员会提出的联合提案。

我们认为，缔结这样一项条约对裁军过程将是一个虽不算大但是是有益的贡献。

首先，如果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被视为实施载于1948年8月12日常规军备委员会决议中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定义中提到的放射性材料武器的禁止。由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是在禁止细菌武器之后，这将意味着把又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置于法律之外，虽然这种武器暂时既未予使用也未予部署，然而它已经被确定。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第二，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会带来好处，不仅能避免一场由于放射性材料的迅速增多而危险性愈来愈大的潜在的危险，而且使各国政府和舆论警惕某种新形式的现代战争的危险性。

第三，拟订一项条约将推动裁军其他领域里取得进展。依意大利代表团看来，在现在总的情况本身不利于裁军领域里的努力的时候，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委员会内的讨论能做到以美苏联合提案为基础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都知道，裁军的进程能顺利进行，就需要拥有最大的军事武库的两大国的联合的意志。联合提案在其狭窄的范围内，显示了这样一种联合意志。

第四，拟订一项放射性武器，可向委员会提供第一个机会，去完成给委员会指定的任务，即：谈判协定的案文。我们知道，在这方面的意见非常分歧。然而，我们相信，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之前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如我们手头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能使国际社会有可能来判断，目前形式的委员会是否能履行它的职权并能满足进行谈判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会是很有益的。至于委员会本身，它所获得的经验，作为一种先例，对其他的、更加复杂的未来的审议必然是很有用的。

这些是为什么我们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对完成这项任务持合作态度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在谈判这项条约时，委员会应该给自己规定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方面，要对放射性武器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禁止这些武器，另一方面则要保证这个条约的条款不干扰其他完全合法的、重要的活动，如和平利用核能和放射性材料。根据这一态度，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具体提案和建议。

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的耐心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表明了，以建设性的方式，通过结合很多代表团提出的想法，来修正和充实美苏联合提案，是可能的。我们今天想对该大使所完成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设工作小组已经从确定未来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阶段，进入到就每一个已确定的组成部分进行谈判的阶段。希望小组最好能进入最后阶段，即进入起草条约案文的阶段。从我国代表团来讲，我们准备派专家进行合作，来参加该项工作。

然而，必须承认，只有当所有代表团都接受这样一种主意，即：缔结一项其紧迫性和重要性都算不上第一位的有限范围的公约实际的起草工作。才有真正成功的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希望。

还建议了另外一种办法，要求从根本上扩大适用的领域和公约的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和讨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公约目前的结构出自工作小组主席编写的修正文本。至于目前的公约结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吸收这些新的组成部分而不需要完全重写，并不危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个问题。

我们感到，某些有关问题可以适当地写进序言部分，或者写入公约的正文，例如委员会应该遵循的优先次序和它义不容辞的义务，首先是解决已得到了发展和部署的武器系统，特别是在核领域内，所引起的问题。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一些需要予以非常详尽研究的问题。

1981年3月16日瑞典代表团提出的一个载于第CD/RW/WP.19号工作文件的备忘录，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感谢瑞典代表团编写了一份值得发人深思的文件，并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在他星期二的发言中向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新资料，包括技术性的资料。

意大利当局正在仔细地研究这些方面。

要提出任何意见，即使是很初步性质的意见，仍为时过早。我仅仅想指出，这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些真正的问题，并表达了单单不是瑞典感到的一些合理的关切。

在现阶段，较为重要的是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去了解它们是否可以在放射性武器公约范围内解决，或者在适用于战争情况下的人道主义法律框框内解决。无疑它们将是我们夏季会议时要讨论的重要议题。我国代表团的注意力集中于仔细评价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由于用常规武器对核电站对回收设施和废物存放处进行军事攻击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不忘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现有的军事设施。

在讨论的时候，特设工作小组还处理了另一个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的和平利用核能和放射性材料的问题。去年，我国代表团主动提出对联合提案案文的修正案，以便保障缔约国有在和平利用的领域里实行国际合作的权利。其他代表团提出了旨在使公约案文获得一种积极的基调的提案，即一方面重申各缔约国有权得到技术、设备和科学情报等等，而在另一方面各缔约国有义务为此目的促进国际合作。

我们认为，在公约中能适当反映这样一种办法。而且，关于生物武器的公约和关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于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都是载有这种类型条款的例子，引导我们朝向这个方向，本身就起着有益的先例作用，指引我们努力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妥协。

对于有人关心公约也许会导致对非缔约国可能进行歧视的问题，我愿指出，这是一个任何类型的协定或条约固有的问题，而且传统上一直接照法律的原则予以解决，即：“协定既不给第三者以帮助，也不给予伤害。”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通知在座的各国代表团，明天意大利将在纽约签订《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事实上，4月10日是规定公约开始由各国签署的日子。通过签署这项公约，我们强调我们重视该项公约，以及重视总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在这方面，意大利始终愿意进行合作以求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大川先生（日本）：对于您担任我们委员会四月份主席一事向您表示欢迎和祝贺，是我特别感到愉快的事。在您任职期间，我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至于您的杰出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我国代表团对他三月份所作的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将时刻记得他在我们就议程项目1和2展开非正式讨论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方面所作的成功的努力。

今天，在您的允许下，我想谈一谈我们议程项目4的问题，虽然我知道我已经晚了一个星期就此问题发言。

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是裁军议程上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75段及无数的大会决议中规定得很明确，这些决议中最近的一个是第A/35/144B号决议。

在前些年，当这个问题一直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议程上讨论的问题时，各成员国就已经以不胜枚举的研究报告和提案的方式作出了贡献。日本代表团本身就早在1974年时就提出了一个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草案，并在随后的年代里提出了不少其他工作文件，希望有助于早日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有些问题的起因在于所涉及的国家政治上、军事上或安全上的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则是化学战剂和化学武器本身

(大川先生, 日本)

所固有的科学和技术特性中派生出来的。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讨论,力求以切实可行的和有效地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方式达成妥协,尽可能多地考虑并尊重会议桌上各国代表团所表示的不同立场。我国代表团也将努力在适当的阶段为达成这种妥协而努力;今天我将限于谈一些基于我们的基本立场的或多年来我们一直持有的想法而来的意见。

使用窒息性的、毒性的或其他的气体是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禁止的,当时有96个缔约国。然而在某些国家里,仍在大量地储存化学武器,而且不断地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如此紧迫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够销毁已有的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的储存,如果能够销毁、拆除已有的生产、装配、储存的设施,或改建为用于和平目的,国际社会将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同时,我国代表团深信,那些包括我国在内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希望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这不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出于它们对其本国安全的考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委员会去年决定设立一个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这一步骤,作为在走向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方面国际努力的漫长的历史中的一个很有希望的新阶段的开端,受到了我国政府的欢迎。尽管工作小组最初的职权必定具有某些局限性,但工作小组的讨论突出地体现了共同努力的各国代表们之间显著的合作和友好的精神。在今年重新设立起来的工作小组里,也充满了同样合作的精神,因而我国代表团向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以一种既有魄力又很细致的方式主持工作小组的活动。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化学武器专家今年再次参加会议,并欢迎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非成员国代表们也出席了会议。

在我进入谈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我想表示我国政府希望并期待苏联和美国能在最近的将来重开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我国代表团在充分赞同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从而也作为进行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多边谈判的合法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确实认识到双边谈判的重要性,以及这两套谈判,可以这么说,必须并驾齐驱。去年七月提交我们的载于第CD/112号文件中的苏美联合报告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并表明了仍有待于双边谈判国来解决的那些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以后每隔



(大川先生, 日本)

一定时间再有这种联合报告使我们从中得益以有利于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也希望, 我们委员会里的讨论将起推动双边谈判国的作用, 并能帮助它们找到解决它们某些问题的办法。

日本1974年4月的公约草案的基本思想是我几分钟前提到的从长期目标着眼的; 不过, 这要同较为合乎实际的分阶段办法结合起来, 在分阶段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先开始禁止那些众所周知的用于敌对性军事目的的化学剂, 而且对其进行核查不致成问题, 或者对其可予核查一点上能有希望达成一致意见。

苏美联合报告(CCD/112)的第2段把化学品分成三类, 即: 剧毒性致死化学品, 其他致死性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不管毒性标准以什么样的方式列入公约的条款中去, 我国代表团一直主张采取毒性标准以补充一般用途标准, 并作为一种具体确定公约予以禁止的用于敌对性军事目的的化学品的手段。我们因此认为, 把化学品分成三类会大体合乎我们的目的。我们也接受这种想法: 可用商定的毒性级的幅度来区分这三种类别。不过, 联合报告承认, 测量毒性的方法必须由各方商定。我国代表团去年提到, 有必要确定一种标准化的测试或测量化学品毒性的方法。一些日本专家现正在就此问题进行工作, 我们也许终于能够向委员会提出一些关于使这种测试方法标准化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有必要设想制订某种根据公约应成为禁止或管制对象的化学剂一览表。至于这样一种细目表是否应作为公约的附件, 则应予以仔细研究。当然, 要列出一个这种化学剂的全面细目单是不可能的, 但至少弄一份说明那些人所共知的用作或可能用作化学战剂的化学品的细目单将既是可行的又是有用的; 说它有用是因为它可用一种明确的方式说明什么样的化学品是予以禁止的, 还因为它可以便利核查过程。

我现在来谈谈核查的问题, 这是禁止化学武器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关于根据公约承担的义务是否正在得到履行的问题, 其核查方法或核查手段是要看检查对象而有不同的。情况不同, 需要使用的技术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同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同公约规定的禁止范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已在去年的化学武

(大川先生, 日本)

器工作小组的报告第10段中是得到确认, 在分段B下面是这么说的: “有人认为核查措施应配合公约禁止的范围和其他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是需要铭记在心的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一点。

核查制度可以国家一级和国际措施适当结合为基础, 这一点也于去年得到确认。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设想国家机构将负责: 观察和监督各该国与本公约主旨有关的活动, 收集统计及其他资料, 定期编写报告提交公约缔约国有待设立的协商委员会或其他国际核查机构。国际机构将分析和评价各缔约国的国家机构提交的定期报告和统计及其他资料, 并在销毁储存时或拆除生产设施时需请它派遣观察员出席。关于不生产禁止的化学剂的义务, 国际机构可要求各缔约国提出解释, 如有必要, 在经有关缔约国邀请或经其同意后, 不仅可以视察还可进行调查。

应期待国际核查机构核查什么呢? 眼前想到的是这些主要的项目: 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和用于敌对性军事目的化学战剂的储存, 销毁或拆除生产上述东西的设施以及充填设施和储存设施, 或予以改建使其用于和平目的。人们或许也可设想, 在宣布销毁或拆除上述各项设施并确实予以销毁之前可能出现的过渡阶段里将这些设施封存起来的办法。有效地核查所有这一切的任务, 早就看来是一项艰巨的职责, 而若能顺利地进行由此带来的高度复杂的、必须花很多钱的活动, 至少可以说, 将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暂时不谈核查措施应该严格到什么程度, 我国代表团觉得, 我们应该初步争取早日建立一种包括我刚才提到项目或活动的核查制度, 这一制度又必须从技术观点看或从财务观点看都是切实可行的。

在核查领域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 人们如何能将一种合理的制度应用于所谓的双重用途化学剂。苏美联合报告中根本不提双重用途的化学品, 而我国代表团的解释是: 单一用途和双重用途的化学品间之区别只是相对的。委员会及其前身关于此问题已经提了不少宝贵的技术性建议, 我们感到, 不管这些用词是否会在我们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里出现, 在一项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内将避免不了要提到所谓双重用途的化学品的问题。我们认为, 这一重要问题值得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继续深入予以研究。目前, 我只想说, 如果我们在专家的帮助下能确定既能用

(大川先生, 日本)

于和平目的又能用于敌对性军事目的的主要化学剂, 并把它们列成细目表, 那将是很帮助的。

我国政府认为, 公约规定的核查措施应主要针对面向军事或含有化学战意图的活动, 而对化学工业正常活动的干扰应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两星期前尊敬的巴西代表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表示的意见, 我引他的话说: “应按照下列原则来构想公约: 应该不仅允许而是确实鼓励民用工业活动和充分利用技术用于和平目的; 生产、发展、储存和转让用于好战目的化学剂是必须予以禁止的例外情况, 而不是倒过来”。让我再引一句 1974 年 7 月第 CCD/430 号我们自己的工作文件中的一句话: 其中我们谈到“有必要满足两种矛盾的要求: 一方面要获得可靠的核实成效, 使其足以能阻止不遵守公约的情况, 同时又要要把本公约各缔约国的负担减轻到最低限度”。

我国代表团认为, 用于和平目的化学工业的活动不应受到现场视察, 除非遇到以下的一些例外, 如: 那里的工业有生产禁止的化学剂的嫌疑而受嫌者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的解释。

我也要向加拿大代表团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感谢它的已载入第 CD/167 号文件中的最近关于核查的文件, 当然也感谢它多年来对此问题向委员会作的很多贡献。

我现在想谈一谈我们的化学武器公约和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系。该文件在自它生效以来 50 多年时间里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代表团丝毫无意对其良好作用提出质疑。然而, 正如很多代表团指出的那样, 日内瓦议定书还有充实的余地。有几个代表团指出, 如果这个新的公约要包括禁止“使用”在内, 就会出现法律义务可能重复的现象。另一方面, 我们也必须牢记: 新公约规定的禁止范围也许不一定同 1925 年的议定书规定的禁止范围, 换句话说: 窒息性的、毒性的或其他的气体, 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完全一致。而且, 议定书内不包括任何核查规定。我们因而能理解赞成把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以某种形式列入新公约中去的论据。

顺便说一下, 我国代表团怀着很大兴趣听取了两个星期前, 主席先生, 你以德

(大川先生，日本)

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身分亲自作的发言，您在发言中建议在化学武器公约中包括旨在保证遵守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核查程序。我们愿仔细地审议这一建议。

关于可以列入拟议中的公约内的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甚至也谈到在我们订立这样一个公约之前就可予以实施的措施。我国代表团同意，这种措施是有用的，但今天我将只想说一下，一切建立信任措施中最大的和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订立一项切实可行的和可靠的核实制度。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表示一下我国代表团的希望：在定于明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时候，本委员会能够报告一下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的某些有意义的进展，1978年的《最后文件》第75段中曾说，缔结该项公约是“多边谈判中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看到您，一个印度与之有友好亲密联系的国家的代表任四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这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一件极为令人满意的事。我们深信，在您的干练的指导下，本委员会的工作会显著地向前推进，并将为我们1981年会议的其他时间里取得进一步的具体成果打下基础。我们也想趁此机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格哈德·赫德尔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在您之前熟练地、有效地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今天想谈一谈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就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而论，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是：从长远来说，有必要建立起一种办法，使科技方面的新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能置于全面的、有效的管制之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武器技术方面发展的速度经常超过了裁军谈判的缓慢而又蹒跚的步伐。现在有一种情况：研制出来的新武器系统愈来愈复杂，致使合适的核查任务更为困难。自相矛盾的是：技术方面的军备竞赛的结果并没有给任何主张军备竞赛者以较大的安全。如果还不快作些努力来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只用于增进人类的幸福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话，军备竞赛注定要失去控制。

委员会内的有些人一直在说，在没有确定哪些是新武器系统之前，要建立起一种办法来阻止新武器系统的发展，是不现实的。今天上午尊敬的意大利代表又一次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提到这一点。不过，在这样做时，人们不应忽视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旦研制出一种新武器系统，或者某些科学或技术的突破明确在军事上被应用时，要对它们加以管制和限制，大多是不成功的。对于那些研制它们的人来说，新的和明显地较为尖端的武器系统看来提供了一种超过潜在对手的工具，或者是一种调整了主观上认为的军事不平衡的工具。即使情况不是这样，但在谈判军备管制时，一直有将新武器系统用来讨价还价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很有兴趣地注意到苏联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在委员会领导下的特设专家小组的提案，该小组将不仅审议有关禁止已经确定的特定的潜在武器的具体措施，也审议全面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提案是建设性的，值得予以重视。作为在裁军领域里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处理一个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的核心问题时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当然，特设专家小组也许并不是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例如，我们能够召开定期会议，会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可使委员会了解科学和技术方面最新成就在军事上的新应用。到一定阶段，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委员会本身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谈判处理这个问题的有效国际安排。

在这方面，我想引一些佐克曼勋爵于1981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关于科学和裁军的讨论会上提出的很有创见的报告中的话。佐克曼勋爵指出，“技术上的军备竞赛是没有尽头的，而且由于它的花费愈来愈大，由于训练人才来使用其产品方面的花费愈来愈大，它损害了整个军事体制本身”。佐克曼系统地阐述了他称之为“不可抗拒的研究和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有以下几个方面：

“既然在一切高度工业化国家里，研制一种要达到一定尖端程度的武器系统的费用都差不多，那末，当一个国家想使它的军队达到超级大国军备竞赛所规定的标准，并当它不得不经常隔一定时间要以较尖端的和相应地比换掉的那些武器昂贵得多的武器重新装备起来时，关于整个经济力量的大小问题就要起作用了。如果我们假设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防务的比例大体每年一样，并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变，那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年花在国防上的钱虽有增加，但却不能换回较多的防务”。

“一种比较昂贵的进攻系统会引起一种甚至更为昂贵的防务系统。最后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的结果是：双方防务设备的支出增加了，而通常没有哪一方的安全是增加了的”。

当然，这些话适用于所有的大国。

佐克曼勋爵从而得出结论说：“因此，必然会产生长期的后果。如果我们要在防务上保持胜任，我们就不能打算让我们的设备过时。同样地，我们又不能设想，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中愈来愈多的份额拨到防务上去。所以，我们被迫选择的替代办法是，改变我们的信奉，以便不必去采用一些最昂贵的新武器系统；或者是减少些我们的军队；或者是两种措施的结合”。

在他的很有意义的报告最后部分，佐克曼表示了以下这个看法：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若能向他们各自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解说军备竞赛生活中的真实情况，那就贡献不小。正如他所指出的，过去20年里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增加各国的安全，反而已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对人类生活危险得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同意他的估价：“技术军备竞赛的势头，不仅带来了它自己遭受挫折的种子，也带来了国家破产的种子——或者带来更糟糕的东西，战争本身。”

因此，这是很明显的，委员会应该认识到技术军备竞赛生活中的严酷现实。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赞赏苏联这个建议。

印度代表团早就向委员会提出了它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拟议中的条约的意见。我们准备认真地进行谈判以制订这样一项条约。不过，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作为个别代表团，将试图保证这个条约草案同我们对于某些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不相矛盾或不致有损害。印度一贯认为，拥有和使用核武器不能成为保证各国安全的合法工具。大会早在1961年就宣布过，使用核武器是对人类的犯罪。大会在后来的几次决议中重申了这同一宣告，最近的一次是在第35/152D号决议里。我们所以反对放射性武器定义中对核武器采用例外条款，正是根据这一根本原则立场。这一立场得到了这个委员会内好几个代表团的支持。尊敬的巴西大使在1981年4月7日我们全体大会上的很发人深思的发言中很恰当地指出：

“我国代表团赞成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根据这些建议，给放射性武器的特点下定义是可取的，而不是明确地把核武器一概排除在公约的范围之外。规定一个等于是使核武器合法化的定义，在以后的条文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中否认这一事实，说公约中的任何条文都不能被解释为使核武器合法化，这样做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否认实际上只是根据这样一种设想，即真正存在的核武器确实被认为是可行的选择，而实际不存在的放射性武器却要加以禁止。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已经提到的例外条款。”

各国代表团在谈判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时的建设性的态度，已经充分反映在解决我们提到的定义问题的几个发言里。例如，南斯拉夫已向特设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个替代的定义，这种定义不对核武器采用例外条款。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为他的提案提出了充分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国代表团愿对弗尔胡奈茨大使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他的代表团为寻求合理解决一个我们认为是保证我们谈判取得成功的根本问题时所作的努力。

我们代表团已经提出了供未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采用的确切而又具体的意见。我们感谢尊敬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因为他在为提供工作小组审议而非常仔细和一丝不苟地所准备的案文中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意见。他在执行这项困难的、有时令人灰心丧气的任务方面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支持，而他在进行此项任务时是很通情达理的。

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就放射性武器作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而又令人信服的发言。我们愿向瑞典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其及时提醒委员会不应匆匆忙忙地搞出一个不能，甚至以一种有限的方式，满足国际社会的希望和渴望的协定而损害其信用。象瑞典代表团一样，我们也不大清楚，按照目前的案文，我们要禁止的是些什么。委员会内所建议的那些具体的可能性，看来是非常假设性的，如果仔细推敲的话。不过，我们仍然准备进行关于禁止这类潜在武器的谈判，只要它们具体的技术特性说很清楚、明确的话。

我们也仔细地注意到，瑞典的提案建议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条约也应禁止对民用的核设施进行攻击。这样一条禁止条款肯定会增加我们力求进行谈判的公约的有效性。瑞典的提案将得到我国政府最认真的考虑。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于议程上的优先项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是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和最关键的问题。作为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在裁军领域里一个多边谈判机构，我们的信用和胜任与否，最终是要以我们能否谈判核裁军领域里的具体措施的能力来予以判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只有在以下情况时才有价值，即如果它被视为朝着最终禁止一切由于幅射造成死亡和毁灭的武器，包括对人类生存构成最大危险的核武器本身，向前跨出一步的话。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在一开始发言时就想对下列事实表示满意：即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春季会议结束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月份里，委员会的主席职务移交给了您。我们希望，您的经验和对委员会内讨论的问题的深刻了解，将有利于我们在剩下的日子的工作的有效安排，并将使我们更接近于解决交给我们委员会的问题。我也想对上个月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赫德尔大使表示一番衷心感谢。因为给他的是这项困难的任务，即：协调各国代表团关于应该如何继续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有关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进行工作所持的各种不同立场。

今天，苏联代表团想简略地谈一些问题。

苏联对新型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的态度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所熟知的。这一态度在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再次予以重申。关于这儿所讨论的问题，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提到了下面很重要的一点：

我党和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路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为减少战争危险和制止军备竞赛而斗争。目前，这个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感。事实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发生了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新型质量的武器，首先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得到了发展。这种类型的武器会使得人们要想控制它从而达到共同同意的军备限制成为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如果还是可能的话。军备竞赛的新阶段将会破坏国际稳定并大大增加爆发战争的危险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赞成一项禁止任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新系统的发展和生产的全面协定。同时，我们也不排除缔结几个个别协定的可能性。

我们继续相信，采取下述方式的行动更为恰当，即：通过一项适当的协定，在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得到发展或转换成某些具体的战争手段之前，就先采取行动消除出现此种武器的威胁。时不待人！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列在联合国大会、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国际谈判机构历届会议的议程上，已经快有五年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定期举行了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辩论。有几次，某些国家的专家们参加了这些会议。迄今为止，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超出这样的情况。同时，不象其他的裁军问题，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具有一些它所特有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特点。在这些特有的特点里的第一个特点是：在讨论这个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时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拟订大家同意的科学和技术概念，这些概念构成未来的一项或多项协定中的禁止的主题。这反过来意味着，如果这个问题要在委员会内审议，那么它显然应该适当地了解资料，因为对委员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在对这个问题的所有最复杂的方面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性的决定。

依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所需要的是初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在当专家一级就这个问题的科学和技术方面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以及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意见提交委员会审议。

讨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已有的经验表明，专家要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话，迫于他的听众的性质，不得不试图尽可能讲得易于听懂，有时就损害了讲话的科学精确性。这一点也许会导致要么不能全面正确理解一个特定的问题，正如特别例如某些代表团关于要把通称的粒子束武器也包括在禁止放射性武器的范围内的提案所表明的那样；要么歪曲问题的实质。

这方面的考虑使我们有理由说这样的话：如果委员会的成员已掌握了不仅仅是一个专家，即使是非常有资格的，而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专家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又是在科学界承认的程序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话，那么，象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样一种科学上很复杂的问题的讨论，其效率就会大得多。这恰恰是苏联关于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设立特设专家小组的提案的目的。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匈牙利代表团4月7日的发言，我们支持它的关于举行非正式会议的提案，该提案也有利于这同一目标。

我们建议的这个小组能就那些从设计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观点来说是一种潜在危险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情况提出权威性的意见，而且也能向委员会提供从科学和技术的观点出发的对这个问题目前情况的调查。这样一个小组的职权可以在匈牙利代表团建议的专家参加下，在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更详尽地予以商定。

因此，有这样一个小组就可以保证委员会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得到客观的科学和技术资料，并且可向委员会提供一种可定期监测这个问题所处状况的重要和切实可行的手段。

我现在想简短地详细谈一下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首先，我愿向科米韦斯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他干练地、有效地履行了他担任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职务。

在4月7日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我们倾听了许多代表团就此问题的发言。在有些发言里——而且不是第一次——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否需要处理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意思正是指武器本身），其考虑的理由是：在限制军备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笼统减少战争危险的领域里，还存在着其他未解决的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自从提出了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基本组成部分的苏美联合文件以来，这一文件的起草者和其他代表团的代表们已经花了许多精力来解释和具体地阐述拟议条约中有关禁止的概念、目的、主体和范围。特别是，由于理论上存在着使用放射性材料衰变所产生的幅射的可能性，发展放射性武器的危险性已获得了证明。人们已在理论上提到生产诸如炸弹、子弹、定向地雷等等形式的此类武器的可能性，意在通过爆炸散布放射性材料。也有人表明有可能发展特殊的装置或设备，以便以非爆炸的方式，例如通过以液体或固体粒子形式的散布，来扩散放射性材料。也已注意到有其他可能性，将一个国家所掌握的放射性材料用于敌对目的。

很多代表团特别提到1948年联合国的定义，其中，甚至在那个时候，放射性武器已被确定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也愿回顾一下最近通过的——在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和在1980年大会一次常会上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这些决议。因此，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6段就这样说：“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1980年12月12日大会第35/156G号决议中重复了这一条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两个案文都是协商一致通过的。

有人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意见，在我们看来，苏联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和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上以及在双边磋商的过程中都已给予了答复。

苏联代表团，象很多其他赞成尽早完成关于拟订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案文的工作的代表团一样，当然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优先地位的问题，或者认为，在考虑和解决所有其他问题之前应该先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表示有兴趣并积极参加审议诸如减缓核军备竞赛、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化学武器和很多其他问题等关键的裁军问题时，我们同时也相信，任何对军备竞赛起阻拦作用的事情，甚至稍微有点阻拦，都是向前跨进了一步。如果现在有可能达成这样一项决定的话，我们不当提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为地来放慢工作，而这些问题，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对正在予以讨论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为这样一种信念所激励，即：整个世界大家庭都同样对实施禁止放射性武器一事感兴趣，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将从实现这项措施中得益。

在星期二我们上次会议上，我们早就对美国代表团4月7日的发言作出了评价，认为它是非建设性的，不利于委员会完成其面临的任務。美国代表团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地骑马奔驰穿越各种复杂的国际问题，并在这个奔驰过程中践踏了同外交政策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当然也能举出很多例子——确实是真正的而不是杜撰的例子——触及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依我们看来，应给以严厉批评的方面。不过，我们并不赞成浪费委员会的工作时间，这些时间早已非常非常有限了。总之，我们不会学美国代表团的做**法**，而是要谈一些实质性问题。

首先，尽管美国代表作了极大努力，但它没有能够驳倒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在整个战后时期，每一轮的军备竞赛的发起者始终是美国。究竟谁是第一个发展核武器的呢？是美国！在发展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方面，在以多弹头装备洲际导弹方面以及发明一整套最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谁是发起者？又是美国！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谁现在又在率先发展中子武器，新型的剧毒性化学武器和其他危险的战争手段？还是美国！

美国最近的军事准备，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之为“美国重整军备的开始”，只不过是美国史无前例的超级军备，其目的在于在每一类战略军备和常规军备中赢得优势。

例如，五角大楼长久以来一直在夸耀它的海军优势。也许可以问一问，决定将战舰的总数从456艘增加到600艘，航空母舰舰队的数目增加到15个，其目的何在呢？鉴于所有这些事实，怎么能说成是苏联要对军备竞赛负责呢？

正如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正式说过，我国没有力求取得军事优势。苏联的军事潜力并没有超过国防所需要的，这一点完全符合苏联军事理论的防御性质。去年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单方面撤出20,000名苏联军事人员，1,000辆坦克和其他军事设备，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表明我们的诚意？

美国代表试图混淆关于欧洲大陆上力量相互关系的问题，说得客气一点是，任意解释各种事实，并玩弄了一些资料。我们的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在今年4月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对这些企图作了最好的答复。苏联代表团愿念一下上述发言中的有关段落。我们这么做也是因为，尽管这里有人夸耀所谓“自由的”西方新闻界，但它的很多报纸一直还没有认为有必要即使只是提一提勃列日涅夫讲话中这一最重要的部分。我引他的话：

“欧洲失去控制的核军备竞赛对所有欧洲各国人民来说正成为致命的危险。为了以某种方式开始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至少在目前，要对现在存在的军备竞赛划一条界线，即苏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方都不再进一步部署新的、或替换驻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当然，这也包括在上述地区的美国核前沿基地系统。在缔结一项关于限制，更好一些是，关于裁减双方在欧洲的上述核手段的条约之前，暂禁可以一直有效。

“当然，我们关于暂禁的提案本身并不是目的。这样做是有意想为会谈创造一种较为有利的气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目标——这我在以前已经说过，并且现在重复这么说——正是要双方裁减在欧洲积累的核手段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数量。这一点完全可以在不恶化东方或西方的安全条件下予以做到。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的提案已在西欧广泛的政治界和公众之间得到了很积极的响应。然而，那些显然不欢迎这个提案的人的反应倒也强烈。

“据称，苏联新的提案的目的在于巩固华沙条约缔约国军事力量的所谓优势。事实肯定不是这样。我在苏共26大上详细地谈到了这件事。只要瞟一下双方现在在欧洲地区的核潜力，就显而易见地可看出双方的力量大致均衡。顺便说一下，西方已再三承认了这一点。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斯密特，在今年2月他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否认欧洲的东—西方力量对比遭到了破坏。不过，总理表示担心，怕‘俄国人也许即将破坏它’。美国国务卿黑格最近也谈到‘相对的均衡和均势’。他表示担心，据说到这个十年的中期时，这种均衡也许会改变为有利于苏联。

“既然对现代局势及其发展前景有这样一种估价，按逻辑说，西方国领导人理应欣然接受我们的提案。但相反，他们中间有些人却力求缩小提案的意义，而这肯定不是因为在几天过程中欧洲力量的相互关系已经改变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把相互关系改变为有利于西方，而不愿意被一种暂禁把自己束缚起来。

“但是这种企图——应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只能迫使另一方采取报复性的步骤。恶性循环将再次出现，而欧洲的局势对大家来说将更加不稳定。西方国家各国政府要理解这一点是否就那么困难呢？

“总的来说，我们的提案意味着解决对巩固和平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这些最紧迫的国际问题。我们建议有关各方应该就这些问题进行任何一级的实事求是的、富有建设性的谈判，而不应附带任何预先条件。如果别人有其他合理的建议，我们也准备予以考虑。

“但是，坦率地说，迄今为止，我们看不到西方各国政府方面特别愿意进行谈判。

“有时候有人告诉我们：所有这些都很有意义，但需要长时间的研究，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恐怕没有理由要匆匆忙忙。同时，又暗示，采取什么态度并不取决于有关政府而是取决于别人。与此同时，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国际紧张局势继续恶化。

“其他的情况是：有人企图对我们提出要求，要强加预先条件。有人提出某种‘权利’，要在几乎全世界称雄称霸，并且还竟然要求我们不要考虑我们本国的安全，也不要我们的朋友遭到侵略或进攻的威胁时给予帮助，来作为对西方同意谈判的‘报偿’

“这是一种奇怪的立场，至少可以这么说。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定苏联宣布说，‘在就解决某些早就该解决的国际问题开始谈判以前，西方国家应在我们和很多其他国家肯定不喜欢的领域里改变它们的政策。美国，比如说，应从某某国家，从国外某某军事基地首先撤军。它不应再支持和武装某些独裁的恐怖主义的政权。’

“有人会认真接受这样一种对待谈判的态度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会把我们称为笨蛋，也就是说，不懂政治的人，或者是蓄意制造障碍和拖延的人，他们想回避谈判，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但决不是和平的意图。

“历史的经验，包括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很令人信服地向我们表明，只有当抛弃彼此企图把条件强加对方的做法，只有有了真正的和平意愿并相互尊重对方的利益时，国家之间会谈才能成功。有助于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重大的国际协定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的。”

这就是我们对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的答复。

现在请允许我答复英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一再问及我们关于苏联这样一句话的性质：它将不对不允许在其国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几天前希腊《新闻报》也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现引用勃列日涅夫的回答：“苏联早已不止一次地宣布，它将永不对那些放弃生产和取得核武器并在其领土上无此种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它本身就足以是一项坚决的保证。但我们准备再进而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一个无核国家，其中当然包括希腊，缔结一项特别协定，如果该国相应保证在其领土上无核武器的话。”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地欢迎您来当四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蒙古代表团希望您会接过您的前任赫德尔大使的杰出的榜样，并使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的工作顺利结束。

我想再次借此机会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赫德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感谢他对委员会工作的建设性的贡献。

自从苏联首先提出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提案，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此方面的国际协定的草案以来，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苏联的提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支持。如众周知，关于该问题的大会决议，第3479（~~XXX~~）号决议，是以压倒多数通过的。

自从那天起，禁止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就一直是大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一项优先任务。

然而，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一个能使人类免于出现新的、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协议——尽管看来存在着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所有必要的前提条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和其他国家一起一直坚决支持这一提案，一贯赞成尽快在这个方面达成一项大家都能接受的协定。

这样做是因为，在还没有达成一项严格禁止发展和生产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以前，始终存在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

不断加速的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技术改进的步伐和在最近几年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它们的盟国的军事预算里，用于军事研究和发展的拨款的显著增长，都是特别明显的证据。

也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数字：世界上每小时平均出现15—20项新发明，其中很多项是用于军事目的的。

因此，伴随着军备竞赛的加速步伐的是，不断改善现有的武器的类型，结果就造成了新的甚至毁灭性更大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手段的自由泛滥的发展。

(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然的：如果不及时对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设置一个坚固的障碍物的话，也许就会产生一种军备竞赛达到无底洞的严重局势，其结果是：迄今为止在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领域里达成的措施，都会无效，在这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也将毫无用处。

这就是为什么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生产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协定，将有助于完成特别是，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质量改进方面的升级危险的这一极端重要任务，缔结这一协定无疑就是在朝着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方面跨进了很大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就禁止发展和生产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协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方面，极端重要的是，缔结一项关于全面禁止生产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

如您所知，三年前，包括蒙古在内的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器的国际公约的联合草案。

这个倡议象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其他的具体提案一样，其目的在于制止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是与所有各国人民的重大利益相一致的，与维持和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避开核灾难威胁这一目标相一致的。

美国最近谈到重新恢复制造核中子武器并将它们部署在西欧的计划，这已经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忧虑和担心。

要充分掌握这样一种计划的后果有害的程度到底有多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各国人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这一罪恶计划的起草人永远放弃它的实施。否则的话，那些喜欢玩火者的行动必将激起反作用。有一个东方的谚语是这么说的：“玩火者必自焚”。

这里正在进行的关于禁止新类型和新系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整个讨论过程表明，委员会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通同认识，认为预先就禁止新类型和新系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达成一项协定，要比在它们早已得到发展、试验并装进各国武器库里之后再来予以禁止要容易得多。

由于对禁止发展新类型和新系统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态度，而且很重要的是，首先由于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具有发达的军事和工业潜力的国家方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面充分的政治意志，将有可能通过制订一项综合性协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也可就个别的新的大型毁灭性武器达成协议。特设工作小组里正在编拟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草案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协定的样板。

就禁止新的大型毁灭性武器的综合性协定和个别协定的问题而言，通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领导下的、能保证审议这个问题的特设的有资格的专家小组的提案，将是很有益的。我们相信，委员会能考虑这个建议，并在本届第一期会议结束之前就通过一项适当的决定，以便专家小组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可以开始工作。

现在请允许我简短地谈一下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特设工作小组能在本届会议一开始就重新开始谈判，并已开始就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未来条约的某些条款达成一致意见。蒙古代表团完全支持尊敬的工作小组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的积极的和开拓性的努力。

正如这个附属机构在目前阶段所取得的进展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顺利地完关于拟订一项公约草案的谈判，条件是很有利的。然而，不幸的是，还有某些困难，主要是与禁止的范围和对象有关的一些困难。

关于放射性武器这个词的措辞和定义，还没有一个总的协议，特别是这个“例外条款”，它对这个词下的定义是：“除了核爆炸装置所产生的”任何放射性材料。工作小组里提出了很多论据，赞成把载于第CD/31和CD/32文件中的苏美联合提案中的条款包括进去。蒙古代表团赞同这个意见，即未来的公约应有明确的目标：禁止放射性武器。若在未来的公约里包括同核武器有关的各种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也许会对这个问题达成一项总的协议制造另外的困难。

有一个提案是关于禁止，通称为，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换言之，即对核动力设施进行攻击，这提案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禁止的范围和对象问题有关。蒙古代表团关于该项提案的立场是根据它对以下的了解，即：公约要禁止的是放射性武器，而不是战争进行的方式，不管是放射性的或其他什么别的。正如你们所知道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诸公约的附加议定书里已禁止对核动力设施进行攻击。

我们愿就为和平目的使用放射材料的问题提几点看法。蒙古代表团认为，未来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禁止放射性武器。当然我们完全同意，条约的条款不应阻止为人类的利益和平利用核能。不过，我们认为，未来条约的缔约国再去承担它们根据《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已经承担的义务，正如某些代表团所建议的那样，这将是毫无意义的。

在上次全体会议上，在审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期间，关于是否值得和甚至是否需要缔结一项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问题，提出了疑问，其理由是：发展此种武器是一件不可预见的未来的事。很难同意这样看待事物。我们相信，放射性战争的威胁将迟早成为现实，今天对于可能发展这种类型的武器的担心因而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认为，提前采取措施禁止放射性武器和其他新类型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无疑是朝着控制军备竞赛，防止发展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而朝着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前进的很重要的步骤。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如果我可以对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发言只讲一二句话的话，我只想说，虽然苏联今天的和3月26日的发言中有个别的几点我要反驳，但我对我4月7日充分说明我国政府立场的发言已记录在案这一点表示满意。因而，美国代表团决定抵制进行争论的诱惑并自动停止再提论据，以便在委员会内部结束一场可能的你来我去的争论循环。

主席：应我要求，秘书处已于今天散发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会议的日程表。正如委员会第118次全体会议上一致同意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于4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开会，而不是星期四下午。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日程表。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下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

下午12时1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14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普法伊费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博士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卡奇亚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俞孟嘉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上尉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鲁斯博士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西迪克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古:

巴雅特先生  
巴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达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璠莫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皮尔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特亚加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您在我们的春季会议的最后一个月份，四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会充分合作，使我们当前这一阶段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还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诚恳地感谢您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所进行的工作，他在三月份那么干练地执行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现在，我们已接近1981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一阶段工作的结尾，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就此谈几点看法。

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一切观点来看，目前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令人疑虑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是确实的。对建立和巩固国际缓和有害的各紧张局势的中心，某些国家内肆无忌惮的暴力行为，回到所谓“冷战”时期以及尤其是军备竞赛的不断疯狂地加速，正在把我们的星球推向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边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象这样的局面。

在这一年里，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对当前形势有说服力地表示了关切；今日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在这备受纷乱与焦虑折磨的世界里，求得生存的唯一办法是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

其后，在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最高领袖和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说：“新的军备竞赛的开始和回到冷战的情况，将使影响今日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急剧恶化。在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气候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战胜饥饿、无知与疾病的希望，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来说都将破灭。社会冲突、紧张中心和战争危险将成倍增长。它将是反人类的重大罪行。”

当前国际政治的发展确实表明某些反动集团正在奉行危害缓和的成就和把世界投入新的“冷战”时代的政策。

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军事预算的增加，在欧洲部署572枚中程核导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停滞不前，这一切都使一心只盼在联合国宪章制定的原则得到尊重的和平世界里生活的人忧心忡忡。

因此，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起到积极作用，进行工作以制定裁军的具体措施。此外，还要想到其他一切形式的裁军谈判目前实际上都已瘫痪，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填补其他裁军机构的失败所遗留下来缺口。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不仅如此, 这次委员会会议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的最后一次完全的会议。因此, 我们有届时取得积极成果的重大责任。

这一次重要会议——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举行应是召开世界裁军大会的前奏; 世界裁军大会将为走向真正的全面彻底裁军提供适当的场所, 不仅因为将提出若干建议, 而且因为将做出对各国、特别是在其武器库中拥有数量最大的各种武器的国家有约束力的决定。

联合国大会第35届会议一致通过第35/46号决定, 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决议说:

“1980年代的十年应当由一切国家政府和联合国重新加紧努力, 就导致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的作出显著进展的有效措施达成协议并加以执行。在这方面, 应特别注意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某些性质相同的组成部分, 这些组成部分最低限度应在第二个裁军十年期间通过多边谈判论坛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其他适当的论坛的谈判加以完成。关于核查的适当方法和程序, 应在国际裁军谈判的范畴内加以审议。”

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加速进行其当前的裁军谈判是绝对必要的。

在第35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许多有关裁军的决议, 其中有许多是与委员会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联合国秘书长把这些决议转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CD/140号文件号召我们在本年度加紧工作。

今年可令人鼓舞地看到委员会内充满了一种建设性气氛, 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要这样继续下去。因为这不仅将对委员会有好处, 由于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交付给我的谈判任务上, 而不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应在其他适当的论坛提出和处理的问题上。本机构应发扬的建设精神, 我重复一句, 不仅将给我们, 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国际社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国际社会懂得正浪费于军备竞赛上的几千亿美元可以用来解决今日世界最迫切的问题, 如饥饿、贫穷、疾病和文盲, 在这些问题上, 发展中国家受苦最大。扭转军备竞赛将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充分的机会。

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迅速着手进行实质性工作, 并且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 即(1)化学武器, (2)放射性武器和(3)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有效国际安排。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也继续进行了工作。这表明了工作小组是处理我们委员会议程上各项目的适当机构。许多代表团，特别是21国集团在它们的发言和向委员会提出的文件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例如第CD/64号文件中有这么一段话：

“二十一国集团认为，大家都公认，委员会通过年度议程就意味着议程上的一切项目都应予以进行具体谈判。它也意味着所有成员都有义务诚意地就这些项目进行谈判，以便就具体的具有约束力和有效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尊敬的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先生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并很有成效。许多代表团，特别是苏联、瑞典、联合王国、埃及和其他国家代表团从技术观点做出宝贵贡献。这使我国代表团的专家能对化学武器问题得出全面的判断。

我国代表团认为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至少要有这几项规定：(a)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b)禁止为敌对目的发展生产和储存这种武器；和(c)鼓励公约缔约国之间为和平和非敌对性军事目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一项公约不应带有歧视性而应给所有缔约国以平等机会。

我们认为委员会已有开始讨论这样一项公约的可能内容和范围的足够的基础，我们希望我们这届会议的夏季阶段能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在有专家们参加的这件事上，委员会可以指望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各代表团在这里提出的提案，特别是您本人建议进行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各国代表团为提出提案所做的努力，这些提案一般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对您作为工作小组主席所提出的文件内容很重视。我们认为第CD/112号文件所载美苏联合提案极有价值，并认为这项文件应作为其他所有提案的基础。

照我国代表团看来，化学武器的定义应象第CD/112号文件所说以一般用途标准和毒性标准相结合为基础。

古巴是一个独立的不结盟国家，其防御是为了卫护其主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的成就，它不能不对此感到关切，唯恐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有漏洞，使某个缔约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国想出违反公约的办法。

因此, 我国代表团认为象我们正在考虑的那个将来的公约应提到某些除草剂和落叶剂的使用, 这种东西在特定的情况下和达到一定使用量时可以成为化学战剂。近年在越南的战争经验说明我国代表团的这种关切是有道理的。

和平用途的化学工业的发展和以化学战争为目的化学工业的发展是十分接近的。它们之间关系之接近使得在很多情况下难于在二者之间划一条界线而不致影响第一类化学品的发展。历史表明化学武器领域中的发现有时是间接的和偶然的。由于这种原因, 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在您干练地主持下的工作小组中有关称为二元化学武器的发言和提案。

我国代表团了解, 这种化学战剂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使我们设想的条约复杂化了, 因为要确定所谓化学战剂前体和化学战剂本身——最终产品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

我们相信这方面是应该由专家们更彻底研究的题目。但我们的初步看法是: 那些有毒或无毒的东西, 到最后形成化学战剂的就应该被看作是化学战剂前体。

有些代表团对提出的某些定义, 特别是关于单一目的和双重目的剂两个概念的某些定义表示担心。

在科技发展的某个阶段, 一种化学剂可以只有一种用途, 不是和平的就是与战争有关。但是, 今天一般化学工业都在不断地有新发现, 高速前进, 这能意味着过去一个时期只有敌对用途的东西, 现在也有和平用途并在经济上对一个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 将来的条约规定的禁止内容和义务丝毫不应影响在这种工业部门有大规模计划的国家之发展。

我现在愿谈一谈关于将来的公约的承诺和义务的遵守情况之监督与核查问题, 以说明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我们认识到, 要在核查的方法和制度上取得协议是有很大困难的。鉴于化学工业技术之复杂性和多样性和许多国家有大量的化学工业设施, 有困难是自然的。

作为一个原则, 任何核查措施都不应影响一个国家自卫的权利, 也不应危及其主权。

我们认为国家的核查措施应作为核查制度的基础, 但应在国家一级上组织, 由国家机构负责执行。但我们并不怀疑国家措施和有效的适当的国际措施明智地恰当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地结合会为这个复杂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还有一点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即通过一个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公约绝不应对1925年专门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有任何损害。

我们还认为, 各缔约国按照主席的纲要第四部分第4.2.1段为建立和提高信任而进行的宣布, 应在公约生效以后而不应在以前进行。

我们支持核查不应带有歧视性的原则, 核查的结果应通知所有缔约国, 应成为有力的信任表示。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 在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同志的干练指导下, 工作极为努力。

放射性武器问题的重要性和其复杂性一样, 其原因如下:

- (a) 科技发展的继续加速和多样化表明这样的武器系统是能够研制出来的, 尤其是由于多年来核国家储存起来的核工业放射性废物一直未能找到和平用途, 所以这种可能性更加大了。
- (b) 放射性武器含意尚未确定; 这种武器从来未使用过, 从军事观点来看, 军事专家们之间对其有效性抱有许多相互矛盾的看法。这方面瑞典代表团曾谈过一些, 见于4月7日瑞典大使的发言。

但, 我国代表团认为, 放射性武器研制出来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因此, 我们敦促有签订禁止这种武器的条约之必要, 虽然这样一个条约不应妨碍任何缔约国为和平目的发展本国核子工业。

根据我国代表团对特设工作小组面前所有的各项文件的研究, 我愿谈一些一般看法, 以便委员会了解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我们相信, 在原则上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是能够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各国代表团所做贡献是积极的。我们十分赞赏1979年7月9日苏联和美国提出的第CD/31号文件。

我们支持必须确定所谓放射性武器和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间的关系。我国代表团已初步得出结论, 即所谓放射性武器的唯一破坏性因素是向活的有机体发出辐射的作用。将这种破坏因素与核爆炸在现场产生之破坏因素相比时产生一定的混淆。我们十分注意地倾听了瑞典大使关于这方面的发言, 我们将加以仔细研究。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另一方面, 我们代表团认为, 有人提出的、特别是1979年苏美提出的第CD/31号文件中所说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是根据将放射性物质撒在或散播于目标——可能是土地——上, 而使居住在这一区域或从这里经过的人受到外来的辐射。

我们不知道, 从“散播”这个字眼来看, 为了军事目的有意地将放射性物质撒在一个国家上, 和在常规的作战中, 由于轰炸核电站而对该国造成的放射性物质的“散播”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个小国正在进行巨大努力, 希望为和平利用核能制定出规划。因此, 我国代表团切望, 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应包括对陆地或海上的和平用途的核电站给予保护的条款。

我国代表团相信, 将来的那个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定义和公约范围。

我国代表团反对放射性武器问题能够通过核裁军获得解决的想法。我们理解并且支持关于全面彻底核裁军的提案, 但我们觉得根据技术上可以表明的理由, 一个问题是不能包括另一个问题的。

依我国代表团看来, 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缔结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

我们赞成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强制性地规定: 为证明其履行根据公约承担之义务, 缔约国应提供一切必要的情报。

我国代表团完全愿意在本委员会中为阻碍达成这项协议的分歧找出解决办法而与人合作。我们赞成在本届会议的夏季阶段向专家们咨询, 为彻底澄清这个问题取得所有必要的科学情报。

我们同意在全面彻底裁军中这并不是最优先的问题之一,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在这方面达成某些具体措施对委员会成绩的重要性。

关于考虑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问题, 古巴认为这很重要, 并且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条约达成协议将是一项积极的成就, 虽然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同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因而也不使用核武力——之类的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 这样, 它就是包含在核裁军谈判之内的。

核裁军对所有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本身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办法, 因为一场核大战导致的危机将超越卷入冲突的国家的国境, 将是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当等待核裁军谈判进程的结果时，我国相信就一项国际文书达成协议将是达到最后解决的中间步骤，并且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找到保证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共同方案，这将为目前提供一个暂时解决办法。

古巴认为委员会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拟定综合裁军方案。《最后文件》无疑是拟定这样一个方案的宝贵根源，但不应从这项共同一致同意的文件的或就上倒退。

执行这一方案的各阶段应现实而客观，每个阶段都应有审查和评价的进程。

至于方案的性质，它应包括各国承诺执行该方案。这方面已有人提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设性的提案，这些提案无疑将可使这一点能够实现。我们相信在担任主席的罗夫莱斯大使指导下，特设工作小组将顺利完成它的工作。

作为21国集团的成员，我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前夕，尚未能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一个是核裁军和另一个是全面核禁试表示关切。

21国集团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关于成立核裁军问题工作小组的提案，有些西方国家也有积极反应。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正在举行有关这些问题的定期非正式会议。我们希望这些会议将取得具体结果，而不要变成仅仅是学术辩论。

如果我们下一次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核裁军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将是极为令人遗憾的，因为核威慑理论并未使坚持为真正持久和平而奋斗的人信服。

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完成其任务。《最后文件》的第50段明确规定了裁军领域中的优先顺序。照我国代表团看来，先是在赫德尔大使的干练指导下，现在在您的指导下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应有助于我们满足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工作所抱之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已掌握大量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实质资料，所缺者唯委员会中的某些成员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使委员会能执行其不可推卸的职责。

在上一届大会上，古巴同别国联合提出第35/152G号决议草案，标题为“《最后文件》第125段”，其中第二段说：

“请裁军领域的适当国际机构，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继续从事旨在遵照《最后文件》第三节《行动纲领》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达成遏制军备竞赛积极成果的努力；”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裁军谈判委员会主要负责执行《行动纲领》中所说的裁军谈判。这项决议还对当前有关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拖延时间，有些谈判暂时停止或完全停止，表示关切。

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古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说：

“军备竞赛必须制止。现有的核武器已足够毁灭世界多次……当前，我们每个人，这个星球的每个居民，每年用于军备的钱约90美元，这比不发达国家中的数以亿计的人的每人每年收入还多。

“这些花费对任何人都毫无好处，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其产品必须定期作废扔掉，只能当废铁用。在和解决世界人口中某些最迫切的问题需要经费的对照之下，这种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这个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任何时刻都能爆发成破坏性最大、波及面最广的灾难，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我们要保证使人类有个和平幸福的未来，我们就必须制止这种自杀政策。”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需在这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完成国际社会委托我们的任务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古巴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热情的话。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四月份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我愿热烈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祝您在1981年会议这一个也许是关键的时刻指导本委员会工作取得成功。让我也表示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的钦佩，他执行职务极好，特别是三月份对委员会的领导高超而有效率。

虽然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议题并未列入我们这星期的议程上，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这个问题，准确地说就是放射性武器问题。我不想谈最近在工作小组中进行的关于将来放射性公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广泛而建设性的讨论之细节。感谢科米韦斯大使不断的努力，起草成工作小组的公约案文草案，波兰代表团保证



(苏伊卡先生，波兰)

对他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我现在愿谈一谈在上几次全体会议上曾进行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有一种倾向想降低，如果不是全面否定的话，制定任何禁止放射性武器文件的重要意义，这使我感到有些吃惊。这一倾向从好几个代表团在4月7日和9日的发言中可以看出。

谈到放射性武器，我和其他许多位发言的人一样，心里特别想到的是放射性废物。主席先生，让我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在今日世界放射性废物的问题是什么呢？从阅读一些一般可以接触到的资料看，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使人感到高兴的结论，即这种废物的数量正在稳步增长。例如，仅从军事活动而来的，为回收钚而将核反应堆燃料回炉所剩下来放射性化学物溶液状态的强放射性废物之数量，现在总数已达几十万立方米。这些强放射性废物放出 $\gamma$ 射线，释放原子微粒，能伤害或杀死有生命的生物。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懂得，放射性能杀死细胞，破坏繁殖上的遗传物质，对处理核能问题的一切人员来说，同样清楚的是强放射性废物的数量将继续增长。一部分原因是，放射性废物来自产生钚的核电站，而钚又是生产各种核武器必需的东西。况且毫无疑问的是，和平用途的核能之迅猛发展将在许多国家中造成从民用活动产生的强放射性废物之数量将不断增长。

对上述事实各方面危险作了应有的考虑后，苏联和美国于1979年提出《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各主要组成部分的共同商定提案》，载于第CD/31和CD/32号文件中。

有些国家的科学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将放射性废物改变成什么状态以进一步处理的问题。他们正在研究许多种办法，将核废物制成固体状态，使之不向环境散播。例如，有一种方法是锻烧，将废物加热，使之化为灰。其他方法有将废物镶入玻璃陶瓷或某种合成物质中。这些研究的最重要一点是将废物的体积大大缩小，将放射性物质浓缩。我谈到这些只是想回顾到，在进行这种实验的同时，可能也考虑到，也许会自动产生将之利用于军事目的的构想——或也为军事目的加工强放射性废物。上星期五几个代表团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上的发言，主张将来的放射性公约的审查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理由是这方面的科技发展，这好象正加强了这种假定，即某一天真可能在发展放射性武器方面出现意料不到的质的变化。这种说法与那种认为放射性武器纯属虚构的说法如何调和呢？

(苏伊卡先生，波兰)

对我已说过的，我只再加一句，在这方面知识发展的情况下，放射性废物可以生产为液体状态或固体状态。请让我再加一句，今天的药物对急性和慢性放射病均无有效疗效。

考虑到上述各方面，忽视或否定进一步研究放射性武器的可能性似乎是颇为短视。这种研究可能在某天产生放射性武器的改良形式。换句话说，考虑到可能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完全反人类性，我们应表现出最大的善意，达成禁止生产和使用此种武器的预防性协议。这项公约除在预防性军事领域有重要意义外，还将为有效地把放射性物质同环境隔离开的一切行动提供有利气候——在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公约在这方面的作用同等重要。

我们注意倾听了委员会里关于签定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目的和意义的讨论和论点。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降低签定这样一个公约的宗旨和重要性的论点不能信服。当然，我们认识到并常常指出过，同禁止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种明显的根本问题相比，禁止放射性武器只有相对的重要性。因此，不能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牺牲其他问题，或用它替代其他问题，但我们的意见是，为消除一个具体的危险，那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我们也不能放弃任何机会。这样的一步为进一步采取肯定是更为重要的措施铺平道路是会有意义的。这种机会是存在的，并且我们认为不要仅仅因为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就浪费这种机会。对这种机会不肯一顾，会给人印象不好；主动采取这种行动是不会给人印象不好的。主席先生，总之我们仍强烈认为，完成一些事，那怕很微小，总比什么事也没完成要好一些。

让我略谈一谈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去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不结盟国家支持下，苏联提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一个专家特别小组，起草禁止研究和发展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系统的全面或部分协议草案。这样一个小组的基本任务是密切注意有潜在危险方向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以便尽早采取措施预防新武器的出现。我们的意见仍然是，本委员会应对所说的这个提案给予应有的注意，并研究在本届夏季会议期间成立这样一个小组的可能性。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费因先生（荷兰）：两年前，1979年6月26日，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荷兰代表团曾试图对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困难之处做出分析。现在我们对此问题的兴趣不减当年。

我们仍然相信——我相信，像所有在座的人一样——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会起到宝贵的建立信任的作用，对不扩散概念也会有积极影响，从而可加强和平与安全。

五个核武器国家政府提出消极安全保证的单方面声明时，我们是欢迎的。如果这五个分别的声明能发展成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保证，它们所做承诺的有效性会大大提高。你们可以回顾，两年前我在一次发言中曾提出主张认为这样一个共同方案是可行的。今天我们仍然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也同样相信通向这一神效方案之道路是艰难的。

因此，我们对去年在巴拉代先生、今年在齐亚拉皮科先生指导下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所做工作是感激的。工作小组的经验表明，只有我们抱现实主义并实行克制时，我们才能取得进展。这样，我们学到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教训是，我们不太可能把公约作为能纳入共同方案的法律结构并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我们最好集中力量于拟定共同方案的条款。

至于克制，我们学到我们不应试图完成比议程项目要求于我们的，即保证那些放弃以核选择抵御核进攻的国家的国家安全，到此为止，没有更多的。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我们的集体职责在于，将现在所谈判的有效安全保证设计成具体的、专门的措施，目标只限于给放弃取得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适当保证。让当前的谈判陷入辩论核战争是否合法之类问题不能不干扰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质，因而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核战争是否合法的问题并不是这个议程项目中所要讨论的，它把问题混淆了。

在某种情况下和某种地方，我们拒绝被拖入关于核威慑是否有效的争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它超越了关于保证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谈判范围。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的核心，即现有的单方面保证的条款，从联合王国、美

( 费因先生, 荷兰 )

国和苏联所做消极安全保证开始, 以及苏联在批准特拉特洛尔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时所发表的声明和苏联主席发表的一项声明。然后我将略谈一下法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立场。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 头三个核武器国家的立场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简单地说, 安全保证将给予以这样或那样方式正式接受了无核武器地位的无核武器国家。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保证是不适用的, 如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在得到一个核武器国家支持的时候, 向另一个核武器国家采取侵略行动——即进攻时。在这两点上, 所有三个消极安全保证都是类似的。

我们分析这三项消极安全保证中的主要困难是苏联提出的这种观点, 即消极安全保证不能给予在其领土上设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既然这个不设有条款是主要障碍, 我们应仔细研究一下。

消极安全保证的拟定是为了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使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唯独在这种情况下——无核武器国家必须受到不使用核武器进攻它们的保证。另外一方面, 在一个核武器国家支持下, 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进行军事活动的无核武器国家当然不能希望成为平安的避难所。

对这类情况的明确观念是英、美保证方案的基础, 看起来也是某些苏联的发言和声明的基础。我已提到苏联在批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时的声明。我还可以引用一下苏联主席的一次讲话, 他说:

“苏联愿最强调地说, 我们反对使用核武器, 只有在非常情况下, 只有另一个核大国对我国或我国的盟国进行侵略才会迫使我们采取这种自卫的极端手段。”

考虑到苏联的这项声明和讲话, 我愿说, 只要不寻求达到什么其他额外的目的, 一项良好现实的保证方案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令人纳闷的是, 苏联提出不设有条款时究竟想到没想到“额外”目的。

据我理解, 苏联对不设有要求所提论点是, 核进攻是能够从设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发动的。为了辩论, 我承认这种考虑是有理的, 但是, 我们应把享受消极安全保证的无核武器国家的死的定义和关于应实际执行保证的那种局面的活

( 费因先生，荷兰 )

的概念区别开来。

谈到执行的条件——并考虑到安全保证要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拟定——我不能不得出结论，对核武器国家支持下的侵略——进攻——的保留将可括及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了。

苏联不设有要求要包括的情况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核武器国家间的冲突。因此，这项不设有要求是对我们讨论的主题的歪曲：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的保证。它寻求干涉联盟内政，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此外，从战略上说它也毫无意义，因为它把一个核武器国家的盟国人为地加以划分，而如果打起核战争——上帝禁止这种战争——只有敌友之分。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不设有要求。从另外一种性质的但同样重要的考虑，我提出设有或不设有核武器——核弹头——是难于适当核查的。例如，假如双重用途发射系统存在的话，怎么能知道对方没有在一个无核盟国领土内某处藏有可以用这种双重用途发射系统发射的核武器呢？就是说在和平时期并没有在一个盟国的领土上储存核弹头，但是如何防止一方在战争前夕，或在武装冲突的时候，一夜之间将这种弹头空运去呢？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下，保证某无核武器盟国——在和平时期，提醒大家一下——不在其领土上设有核武器，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一结论，即不设有条款不仅在和平时期难于——至少是难于——核查，而且在战时——正好是有关系的时刻——无法核查。不设有要求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我不知道苏联自己是否真地相信不设有条款的有效性。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禁止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设置核武器，条约为此而生效。这就有了一个真正不设有情况了。对苏联来说，这种典型的不设有情况应该够好了，但是，苏联在批准这项条约的第2号附加议定书时，认为有必要做一保留，其中特别提到，假如“一个或几个条约缔约国在一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支持下或同这样一个国家联合发生侵略行为时”，（关于核武器的）不使用义务可能将重新考虑。这就是简单明白的不进攻要求！因此，令人怀疑的是，在苏联看来，在武装冲突前夕还是冲突进行期间，不设有是否真正是必须和安全保证相关联的关键问题。

我已把我的主张说明了，不设有要求是多余的，因为一切对苏联及其盟国理论

( 费因先生，荷兰 )

上的危险局面都已包括在联合王国和美国采用的方案中，这个方案在苏联不得不说明自己对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的立场时也已采用。不设有要求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它无形中使对某些无核武器国家，甚至在没有参加武装冲突的时候，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合法化。不设有要求是不能核查的，特别是在冲突前夕或冲突期间这真正有关系的时刻没法核查。最后，苏联自己显然也不相信这一方案。

那么，为什么苏联提出这项要求呢？就是没有研究过核战略的人也只要看看地图就能了解情况了，因此，我可以非常简单地谈一谈。华沙条约国家在地理上是相连的一整块地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成员则是分散的，有一个大洋使之相隔。因此，双方的战略兴趣显然是不同的。苏联的不设有要求将使西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无法应付苏联毁灭西欧的巨大能力。作为一种威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力量的完整性在于联盟有能力使用一切它所掌握的手段，在任何它遭到威胁的地方保卫其集体领土。这就必须能将武器部署在抵抗威胁最有效的任何地方。

因此，只就论点的这一部分而论，我们的结论是：苏联将不设有要求引入——设想上是全球的——消极安全保证中，是试图，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并且也在关于这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中取得对北大西洋公约的战略有利地位。一方面我们并不否定苏联有权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谈判——事实上我们鼓励他们这样做——同时，我愿建议，不论本委员会，还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保证问题，都不是这样做的适当场所和题目。这种目的或许可以在东西方谈判时追求并且会有同样反提议与之媲美。事实上，我们欢迎并且鼓励美国和苏联就欧洲或其他地方的核武器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因此，我们可以取消不设有概念，而集中注意力于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立场的一致程度并把头两个国家的消极保证与苏联在签署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2号附加议定书时发表的声明和我引用的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声明比一比——我1979年6月26日的发言中曾这样比过。然后可将这三项声明中的所有真正适当的成分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方案，这样我们就解决了问题。等一会我还要谈到这一点。

到此为止，我主要谈了三个核武器大国、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的消极安全保证，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三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而且因为它们的消极安全保证相差不多。但是将法国和中国立场和这三国的立场谐调起来当然也是人们的愿望。关

(费因先生，荷兰)

于这个问题，我在这个发言中只谈几句。关于法国立场，我们注意到，正如德斯坦总统于1978年5月25日所说，法国也希望达成共同方案。关于中国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这样的消极安全保证看起来够慷慨的——虽然也许不十分精确，足可同意包括我所谈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无核武器地位和不进攻要求）的共同方案。因此对中国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谈到共同方案以前，我还必须略讲几句共同方案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虽然本委员会有几个成员仍然认为最可取的形式是公约，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近期似乎不太可能签订一项公约，因此，我们必须转而考虑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办法。

那么，在安全理事会里程序应如何呢？我们觉得似乎可按安全理事会处理在实质上意见大体一致、但在细节上有分歧的一切问题，或几乎是一切问题，通常用的程序。

第一，有关方面陈述自己的立场，具体到当前这个问题，就是五个核武器国家逐一将它们对消极安全保证的意见记录在案。这些意见无需完全一致。在国际问题上所有大国的意见完全一致是少有的。但主要要求是每个声明中都包含某些共同成分，这些共同成分可以放到一项决议中，代表它们的共同点。在所有的可作先例的东西中，我愿引用1968年6月1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积极安全保证的决议。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具体问题中，这种共同点就是前面我已提到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无核武器地位和不进攻条款。如果苏联愿在本国的声明中包括不设有问题的内容，这对共同方案的有效性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只要无核武器国家不进攻苏联，不管它的领土是否设有核武器，它仍属消极安全保证之内。只要各国的声明不破坏共同方案，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似乎是可能的。

决议中在适当的序言之后，安全理事会欢迎或接受，或批准核武器国家的庄严承诺，如：对已承诺不制造或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也不取得对它们的控制的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只要该国不在另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支持下从事或参加进攻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就不对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阿德尼言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将专门谈一谈我们的议程上的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的干练指导下，在本届会议期间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国代表团为此感到高兴。找出将来条约的基本组成部分，拟定可供选择的案文将使工作小组得以协调各种意见，导致一个共同协议的案文。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委会应能在这个问题上，象第35/149号决议所要求的那样，向第36届大会报告取得了一项以公约为形式的积极成果。此后，委员会可在明年春季会议期间，集中努力，就更加重要的措施达成协议，以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

在本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中已有人表达了各种意见，认为放射性武器是不存在的，在战争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很小。我国代表团没理由怀疑专家们的这个意见，但我相信，在禁止象放射性武器这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会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步。人们常说，预防胜于治疗。不论怎样，我们都赞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76段所说：“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因此，在委员会中的争论不应是为什么我们应在这种不存在的武器问题上花费精力，我们设立了工作小组不是为了这样的程序性的争论。我们应集中力量于两方面。第一，怎样使我们的放射武器协议与我们在裁军的广阔领域中进行的努力的全过程相配合，特别是在靠放射性物质——最致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挥作用的那些军备方面。第二，怎样保证我们能以就实际存在的武器达成的协议来补充就实际不存在的武器达成的协议，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免遭全世界的嘲笑，说它没有能力就积极的裁军措施达成协议。

人人都知道，导致军备上的突破和发展的科技研究速度大大超过裁军谈判的速度。核武器国家在核武器及其新系统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迅速发展，继续使本委员会和其他不管是双边还是三边谈判机构中进行的谈判之极其迟缓的步伐日益显得突出。无核武器国家的希望是看到能取得这样科技进步的人类的聪明才智而用到和平目的上。

令人高兴的是在这届会议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对起草将来的公约的实质问题已着手处理。我愿略提一提某些这方面问题。虽然1979年向裁委会提出的美苏联合提案草案为谈判提供了基础，但它需加以扩大以适应今日现实，并反映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提出的各有关建议。因此，完成放射性武器谈判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愿意接受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所提的建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设性建议。我希望在夏季会议之前的间歇将给我们大家认真考虑的时间。要使象放射公约这样的预防性公约妥当，就应联系全面核裁军问题考虑。因此，为此目的应有一条明确条款，它应是公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是能达成共同意见的，不是不可想象的。

出于同样的思路，瑞典提案主张将来的放射性武器公约应包括禁止进攻核反应堆工厂和电设施，这是重要的。一个星期前的今天，即4月7日，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发言对我们的工作是一大贡献，因为它表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使本委员会能更明确地了解这些问题。因有可能对核反应堆工厂进攻，有将放射性物质散播出来的危险，其毁灭生命之后果比冲突的现场还要范围更大，所以这个提案是值得认真考虑的。虽然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1号和第2号附加议定书载有某些条款，但那是从另外一种考虑——人道主义出发的。裁委会不能根据红十字会的文书对某问题已做了些规定就推卸采取全面裁军措施的责任。

关于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公约应正面反映裁军与发展的重要联系。我国代表团感到第CD/RW/WP.18/Add.1号文件所载第5条规定太一般化了，达不到希望起到的作用。我国代表团主张包括和平利用的条款，以明确正面的词句规定所有国家都有权为了发展而和平利用核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对各国间的科技合作十分重视。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代表团代表其他共同倡议人，提出第32/50号决议案，该决议案承认在核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之必要，承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转让和利用核技术的愿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日益紧张、日益不稳、狂热进行军事研究与发展的国际形势下，如能在这“不存在的”但不完全是不可设想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达成一项协议案文，防止这方面的活动，节省一部分人力物力，使之不再用于这种非生产性的军备竞赛上，将是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做出的有用贡献。但是，如果裁委员会要证明这个机构值得存在下去，就应迅速用积极的裁军措施补充这种“消极的”裁军措施。仅仅几天之前，4月10《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别非人道武器公约》在纽约开放供签署。这个公约附有三项议定书。其中有一项是针对从来不知道有人使用过的一些武器，但并未因此就不能或为这项作为预防措施议定书的主题。如一个公约只有这么一个唯一的议定书，那就没有人会想要为它开放供签署。联合国非人道武器会议所以成功是由于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与实际上在战争中使用过的现有武器有关的其他两项议定书达成了协议。这两项议定书的协议将关于不存在的武器的议定书置于它原来所没有的新的基础之上。

让我们在裁委会中记住这一点。事实上, 我应向裁委会说: “就照那样做去吧”; 即照联合国非人道武器会议那样去做。用至少两个现有武器的协议来平衡一个不存在的武器(协议)。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我愿谈一谈今天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

第一, 我指的是尊敬的荷兰代表关于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问题的发言。让我回顾一下苏联的立场。它是明确而前后一致的。我们一向主张并且仍然主张尽早拟定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草案, 一个有约束力的公约。当然, 这样一个公约应有一个所有缔约国都能接受的、不损害任何缔约国利益的方案。我们已提出了这样一个公约的草案, 并准备好让大家进行逐条审查。在逐条审查过程中, 将可有机会解决荷兰代表提出的问题和其他问题, 特别是如何侦查属于某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是否设置在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我们深信, 拟定和缔结一项公约恰恰是解决这个重要的迫切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是受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和有关的大会决议的有关条款的指导和。

我们也不反对在拟定公约的同时审查别的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替代办法, 所有核武器国家依此发表内容完全一样或类似的声明, 然后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批准。

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办法就是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条件下也完全是现实的。我们已说过, 只要别的核武器国家也采取灵活态度, 我们愿意在拟定这样一个方案中表现出灵活性。我们尚未听到其他核武器国家同样的声明。我们等待他们的回答: 他们愿意在寻找可以接受的方案中表现灵活性吗?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为寻求这个迫切问题的解决, 在苏联方面, 各种建设性意见和提案不能算少。至于苏联提出的方案和美国及联合王国提出的方案, 我们已不止一次谈过这个问题。我不愿占用委员会过多时间; 我只能重申苏联准备向在其领土上没有核武器的一切无核武器国家, 不论其是否是一个军事联盟的成员, 提供保证。这样, 苏联愿意向在其领土上不设有核武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方案, 依我们看, 它们的方案与苏联的方案之间的主要不同点在于, 美国和联合王国不准备给予另一个核武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大国结有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国家以安全保证。

这里情况非常清楚, 我们准备提供保证的国家范围比美国和联合王国愿意提供这种保证的范围要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能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吗? 肯定是能够的, 我重复一遍, 我们随时准备以建设性精神、合作精神, 而不是以怀疑精神和歪曲情况来寻求解决办法。因为这是荷兰代表讲话的调子, 他说道苏联方案目的在于打破现有均势, 还说苏联试图取得某种有利地位。这里使人不能不想到一句俄罗斯的俗语, 受惊的牛见到每个灌木丛都害怕。

我重复一下: 我们准备继续为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合作, 但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能只是苏联一边表现灵活性和对解决这个问题感兴趣, 参加寻求解决办法的其他方面也应如此。

第二, 我愿通过您, 主席先生, 向我的所有同事提出一项请求, 发言时请再慢一些。否则, 就有像今天发生的情况, 翻译跟不上。我们大家, 包括我国代表团, 有时在这方面是有罪过的。为有利于更有效率的工作, 我们应把同声传译的困难记在心上。

我的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请秘书处在文件处理上更加仔细一些。在苏联代表团要求下, 今天散发的第CD/176号文件的俄文本有一不能接受的缺点。我们希望这一错误将立即更正并且今后不再发生。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讲话, 并且我可以告诉他, 我能很好听懂他的讲话的翻译。他讲得很慢, 足以使我能听明白他向我们说的是什么。同时, 我想大使已得到秘书处关于他所说的那份文件缺的第二页的通知。伊斯拉耶利安大使, 您说得对, 在我的英文本里幸运的是第二页并不缺。

萨朗先生 (印度): 今天已经有几个发言谈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 我国代表团愿对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

谈判给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有效国际保证, 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

(萨朗先生, 印度)

题,本来似乎是为了在核战争一旦爆发,一些或全部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卷入时,保护那些放弃取得核武器的国家的安全。这样一场冲突的性质毕竟如何呢?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能够保证将这样一场核战争的影响局限在它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吗?当范围广泛的放射性尘埃和污染对无核武器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发生严重恶劣影响时,这些国家对不把它们的国家当作核弹头直接攻击的对象的保证就觉得满意了吗?就是说这样一个保证可以给无核武器国家某些有限的安慰。主观情况和保证的附带条件也使它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譬如说,怎样判断一个无核武器国家是否和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向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或其盟国进攻呢?我想,联合王国代表团在我们早些时候的会议上曾说过,在实践中这总会是很明显的。可是怎么会是明显的呢?这种论点会不会被用来作为向与某个核武器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无核武器国家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之借口呢?一个应受法律制裁的人同时也能让他当法官吗?

在战争时,一个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被一个核武器国家不顾其反对用于军事活动,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上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这是很有可能的。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无力抵制一个军事大国的优势的军事威力而应受到核攻击的惩罚吗?这些保证毕竟是为了在冲突的情况下用的,不是为了用于和平时期,因此,必须把这些可能性考虑在内。

这些考虑使我国代表团得出结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有效保证在于实现核裁军,在核裁军实现以前,则在于缔结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定。我国代表团采取的这一立场丝毫不应被认为是出乎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以外。

在这方面,我愿提请委员会注意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第32段说:

“一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考虑各种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提案。在这方面,虽然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声明,但如能在适当情况下作出有效安排,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国家的安全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我们在进行谈判的所谓消极安全保证,其来龙去脉是包括对各种旨在确

(萨朗先生, 印度)

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提案的考虑的。

主席：为了使委员会了解秘书处最近收到的信件，我现在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先生作简短的发言。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首先，为回答尊敬的苏联大使提出的问题，我愿代表秘书处对我们没能印发CD/176号文件俄文本的附件表示歉意。这确实是个失职，不应该得到原谅。我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此问题。我愿通知苏联大使，这个文件的俄文本将重新印发。

我常常想让委员会知道秘书处所收到的信件，这些我在前些时候已讲过了。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收到了四封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信件，这些信件内容是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有关的意见，声明和宣言。这些信件来自《劳工争取和平行动》、《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教友会组织》、和《为裁军而合作》。它们都想让委员会的成员知道这些，我们将非正式地发给大家。

我们迄今还收到了将近1,000封信件，大部份是丹麦、瑞典、挪威、联合王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墨西哥、土耳其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妇女和儿童写的。内容都很简短，都包含了一个标题：“争取利于生存的地球”。在过去几天里，平均每天大约收到100封信，而且都是写给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为了使成员们了解一下信的内容，读其中的两封就够了，一封来自丹麦，另一封来自美利坚合众国。

来自丹麦的信是一个妇女写的，全文如下：

“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

“当我得知我们在战争物资上花掉多少钱，我们可以进行互相残杀多少次，而且现在有人还在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物资，我感到惊恐和绝望，于是便给你们写信。

“我总是隐藏自己的绝望，但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很多人正开始以某种方式来抗议日益增长的备战，因为这不是我们普通的个人或大家，男人或女人所想要的，这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都是一种威胁。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当我们自己都很惊慌时，你怎么能期待我们有能力培养下一代呢？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也只有5岁，但是他已知道了什么是原子弹，他不得不在恐惧中成长。

“他问我问题时我对他说什么呢？”

“告诉他不要担心，我们有着明智的人们在管理世界，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将负责管好这些事，备战不会以一场灾难而告终。我能这样告诉他吗？”

“你难道不认为他能感觉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吗？”

“联合国必须作更多的事情，提出新的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

1981年4月3日于丹麦”

第二封信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位夫人写的，全文如下：

“一天中午，我在工作还是在家里，突然意识到越来越害怕，怕有一天不再会有一个家，不再会有一个工作的地方。

“没有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能单独停止这个疯狂的军备竞赛。但是如果很多人在各个组织中和所有国家里一起工作，并且得到我们所有人的鼓励和支持，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个希望：我们不要核战争！我们不接受生产更多更可怕的武器！

“我们要保护整个地球，这样，人们、动物和植物才能生存！”

“要一个利于生存的地球。

“我们必须互相告诉，这样才不会误解，这样政治家和军事家才会懂得我们不敢给他们以毁灭地球的权力。这个权力必须推翻。世界末日的武器必须被销毁。”

主席：我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宣布，我想就我在昨天会议上提到的问题召开非正式的限制的协商会议。

这些非正式的限制的协商将在明天，4月15日，下午3时在1号会议室进行。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4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12时45分休会。

❖ ❖ ❖ ❖ ❖

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1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林成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迪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皮尔西先生

委内瑞拉:

阿特亚加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谈谈我们议程的第3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我想说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就此问题的前面各人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重新设立起来了，并且该小组在其主席、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先生的干练的指导下正在就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效的工作。我们热切地希望，所作的不断努力将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从客观条件来看，取得进展所必需的条件是存在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地参加工作小组的谈判。它们已经进一步承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而有约束力的保证的要求是合理的。在工作小组的讨论中，迄今在澄清有关问题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现在该进入认真谈判的新阶段，如果有充分的决心和政治意志，这一阶段的谈判是能够导致一项大家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在我详细谈论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两个一般性质的问题，我希望这将帮助大家了解瑞典代表团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的立场。

第一点是关于瑞典中立政策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方面。这一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不是建立在任何国际协定基础之上的。为了与这种基本考虑保持一致，我们总是拒绝依赖——为了我们的安全——国际保证的想法，因为我们认为国际保证可能会使我们处于依赖地位和受外界干涉的地位。鉴于此，我们很自然地在有关安全保证的概念问题上保持谨慎。同样，我们对“安全保证”和“安全保障”这类措词表示保留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类措词包含着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的内容。

第二点是，我们认为，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国际安全保证不能建立在核武器存在的基础上。只要这些武器存在于各国的武库中，没有任何国家——不管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会是安全的。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完全可靠的保证是彻底消除这些武器。大家普遍承认这是一个最终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不幸的是，我们在促进和平和减少核悲剧的危险的努力中不得不考虑到核武器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核武器的存在或使这种存在合法化，这仅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仅意味着核武器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此，不管大家最终同意什么安排，必须明确它应是核裁军未实现前的一项临时措施。

在说明这点以后，我想再次强调指出，瑞典代表团坚定地致力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达成一项大家可接受的安全保证的办法。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努力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在此问题上的要求。

这些要求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极少数的国家从它们自己眼光中的安全利益出发取得了对所有国家——有核武器或无核武器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我们认为这种形势是不合理的。我同意阿德尼吉大使在两周前发表的看法。他说：“总之，如果核武器国家尽管完全明白核武器的恐怖和使用核武器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却仍然不愿认真对待自我毁灭的问题，那么它们至少可以对世界其他国家做这样一件好事，即同意没有必要把它们自杀愿望强加于我们。”

不消说，减少并最终消除这种威胁的责任首先在于核武器国家自己。瑞典急切地想为实现可接受的办法作出贡献。但是，除非核武器国家愿意采取一些真正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进一步行动，进展是不可能的。

正如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表明的，该小组的任务是“为了就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谈判。”我强调指出，这些谈判的目标是做些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事情。虽然我们承认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允许问题的这一方面压制无核武器国家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工作小组必须根据它的职权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做一些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事。

至于工作小组中的审议，现有的五个声明必然会成为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已经执行的方案所进行的深入分析帮助我们澄清了各种立场，并确定了各个单方面声明中的类似之处和分歧所在。正如其他代表团指出的，上述的分析研究证明，单方面声明的内容与其说是为了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要求，不如说是为了适合这些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军事理论。我同意芬兰代表在几周前所说的关于核大国的话，他说单方面声明基本上是“各国自己的军事理论的函数”。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工作小组作了相当大的努力，解释如何就一项共同的可形成某种国际安排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瑞典代表团支持这些努力。这并不意味着一项共同方案本身是目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同意这样一种方案。为了能使人们接受，一项共同方案必须包括某些与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工作小组在审议的过程中，已经能确定现有单方面声明中的类似之处，因此也就能得出所有五个方案中的公分母。有人建议这个公分母可作为一个基础，可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出一个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但是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做法有严重的保留。这样一种共同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最低公分母，并会承袭现有声明中固有的一切条件和限制。另外，就对一些核武器国家已经作出的某些保证进一步加上限制和条件而言，它可能会起一种确定的作用。这种做法与就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的目标是相矛盾的。因此，应该努力达成一项基于客观标准并不附带任何限制和条件的毫无含糊其辞的方案。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性质和范围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

有效安全保证的最根本的因素当然是核武器国家作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核武器国家的义务就应该这样简单明了。

无核武器国家不应该被迫作出任何其他保证，如果他们由于参加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区条约或其他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件，已经保证不发展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的话。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指出，我们认为不扩散这一点是消极安全保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我们已经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普遍同意这一看法。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法律形式问题，我重申，我们对主张制定一项向无核武器国家强加义务的国际公约的想法表示严重的保留。由于我在发言开始时提到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缔结任何双边协定也是不妥的。

某些核武器国家、首先是两个核大国关于它们的义务中应允许某些例外的要求是最为关键、最为困难的问题。这些例外的目的，即所消的“自卫条款”，在某种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情况下是为了使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合法化。讨论特别集中在两种例外情况上, 即在它们的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或在和另一个核武器国家结盟或联合的情况下参与一项军事行动的无核武器国家。人们一再指出, 这些例外情况使得保证的实际使用情况变得相当模糊不清, 并且为核武器国家主观地加以解释留下了余地。谁能够决定某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在某个时候参与一项反对某个核武器国家的军事行动时是和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行动的呢? 当运载核弹头的飞机、海军舰只和军用车辆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去的时候, “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条文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呢? 特别是, 如果核武器国家在这以前就有大量的其他军事力量驻扎在那个国家的领土上时。

虽然我们完全明白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但是我们认为, 所有合法地保证其无核武器地位的无核武器国家应毫无例外地得到这样的明确保证, 即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 我们注意到两个主要联盟的代表都发表声明, 承认最大限度的克制是极其重要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在1978年4月25日说,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才能迫使我们诉诸”核武器。联合王国的代表就在委员会3月19日的会议上作了同样的发言。他说, 英国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进行自卫”。

即使退一步说, 在军事联盟和类似的有约束力的协定中某些例外情况是合理的, 但是, 对处在核安全安排之外的无核武器国家也应用这种例外, 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只要这些国家合法地保证它们的无核武器地位, 那么在它们所享有的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固有权利上, 就不应该强加任何限制和附加的条件。同样不能接受的是, 这些国家的保证的有效性可由核武器国家任意加以解释。

正如我早就说过的, 我们的讨论表明, 单方面保证主要是为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和它们的盟国的安全利益服务的。不参加核安全安排的国家的合法利益是仅仅被放在第二位加以考虑的。我们自己是如此来了解现有单方面声明的意图的, 即, 这些国家——只要它们保证自己的无核武器地位——应该永久地享受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自由。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象瑞典这样一个国家, 保持着不结盟的地位和无核武器的记录, 这具体体现在参加了不扩散条约, 应毫不例外地包括在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保证的范围之内, 只要这些保证是和各个无核武器国家有关的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话。我想借此机会请核武器国家的代表确认，我们对它们各自作出的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适用性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当然，说这么一番话已是惯例，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祝贺可并不是为了敷衍塞责。对委员会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对发挥委员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要把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往往是件困难的任务，而先生，你在主席岗位上的表现，正应该值得我们向你表示祝贺，自然我也要借此机会说，赫德尔大使在上个月主持我们的工作期间是成功的。

本周讨论的是混合项目，即进一步审议议程中各个项目。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将简单谈谈我国代表团尚未在本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中谈到的各个议程项目。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年前半期会议即将结束了。现在估量我们的工作是十分适宜的。虽然我们的结论肯定还是初步的，但现在所面临的格局并不能使我们万事满意。如果委员会能客观地估计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以及为什么朝这个方向前进，那将是明智的，因为，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有独特的权威，但从长期来看，它的权威——以及它本身的存在——将取决于它的成果。

在今年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大胆地提出了我们认为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委员会今年应该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今天就某些议程项目发表看法时，我还将设法作出某种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作出的估计，或者说，就我们在1981年会议中期的实际结果列出一份试验性的得失平衡表。

今天我想试图作出这样的估计或列出一份试验性的得失平衡表。

得失平衡表的性质：

我在谈论委员会讨论的某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想先发表一些总的看法。

(a) 最近，委员会内出现了一些值得欢迎的情况。最有意义的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的初期迅速地处理了程序性问题。我们希望，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将成为一种惯例，因为作为委员会前身的各种机构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缺乏这种惯例的。

(b) 关于化学武器的集中会议是成功的，它运用了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从而为解决一系列有碍于缔结一项条约的问题打下了基础。我们希望，加拿大提出的两个工作文件曾在这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我们还希望，在有关问题上的进一步谅解曾有助于达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核查问题不一定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当然，这应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能就足够的使所有各国感到安全的措施达成协议。我们同意那些国家的意见，它们指出充分的核查措施对于信任一项条约是必不可少的；不充分的核查措施肯定将造成或增加不相信，并损害任何协定的价值。

- (c) 核武器问题的审议帮助我们了解了某些问题：虽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不能调和各方所提出来的立场，但辩论为各国阐明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提供了机会；如果要充分理解各国有关具体的军备管制措施的立场，就必须理解上述的这些考虑。如果没有这一种理解，谈判将肯定是一事无成的。

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其他的工作方法也应加以仔细的考虑，以便确定它们是否会有助于我们大家所寻求实现的目标。

- (a) 不适当地强调程序问题有可能会使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开动不起来。  
(曾有一度会议完全是讨论是否需要书面记录问题。)这只是一个症候还有一个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予以抵制的更大的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各国呆板地陈述自己立场的论坛，而不是把这些立场转变成真正的谈判条件。当然，特别是在全体会上，也许甚至在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各国的立场是正当的和合适的；但是在工作小组中只是重复这些立场就是不正当的和不适用的了，因为工作小组是原定进行谈判的场地。
- (b) 第二，增加会议的做法给所有的代表团造成了压力，而且对促使取得进展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有必要审查能纠正这种局面的方法：化学武器专家们的集中会议的成功可为我们加强有效性和效率提供线索。我们应认识到，增加会议的数量不能替代提高实质性谈判的质量。
- (c) 第三点我只想很简单地一提的是，关于委员会与其他的更为限制性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谈判之间的关系的持续不断的辩论——及此方面的担心——令人忧虑不已。这个问题在我们讨论全面禁试条约时最为明显。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计，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委员会合理地可望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内，而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神学的态度，这是丝毫不会有推动作用的。我强调建设性这个词：尺度应该是我们能对手头工作作出积极贡献的程度，举例来说，在这件具体事情上，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支持并超越三边谈判。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辩论各项决议，而是谈判军备管制的协定。这是判断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标准。我并不低估辩论的价值，举核裁军辩论的例子来说，如果这种辩论能把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战略核平衡，那就很好。这样的辩论准确地反映了国际气氛的性质，而这种气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运用现实主义这个词。但在我们更为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在可能做到的领域中进行工作。迄今为止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如果想在委员会内取得进展的话，这也许是最紧迫的和最应遵守的总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的项目：

我现在谈谈我们议程中的一些项目。

议程项目 1 和 2：核裁军和全面禁试

核武器问题确实应该列在我们议程中的第一位，因为它们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 (a) 首先我要重申加拿大的立场，即全面禁试三边会谈应尽快地恢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国家社会有着同样的压倒的愿望。我没有必要重复此事关系之重大。其他人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过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已有人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特别是在地震资料交流方面委员会现在能审查些什么，从而为实现一项多边条约作出贡献。
- (b) 同时我们怀疑，不断地向委员会提出一系列联合国大会决议中的逐字引语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同样地，我们怀疑在这些谈判中不断地向伙伴提出那些他们尚不可能回答的问题究竟会有多少促进作用，虽然这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可能是进行辩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发挥的最好作用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能对全面禁试谈判作出积极贡献的方面，或能给以支持的方面。

- (c) 正如去年的三边报告所设想的，可把暂停和平核爆炸作为全面禁试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我们认为，暂停所谓的和平核爆炸——它会导致彻底禁试——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反对和平核爆炸并仍然不能相信那些为此辩护的人说的话，他们徒劳无功地争辩说，“和平爆炸”总可以用什么办法和非和平爆炸区分开来的。除非能发明出某些有效的办法以绝对保证和平核爆炸不会产生与武器有关的好处，否则任何此类爆炸都不应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 (d) 有人还提出了不扩散条约与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间的关系。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结果突出地表明了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关切。虽然在好些方面我们持有同样的关切，但我们认为它们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借口以阻止进一步加强条约或阻止其他国家参加这个条约。
- (e) 关于核战略关系的性质的讨论是有启发作用的，但也是不彻底的。加拿大是一个核联盟中的一员，但却有意选择不生产自己的核武器的做法。我们属于一个核联盟，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处于核威胁之下。这就是我们的忧虑。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欧洲核力量的、在我们看来是不对称的部署；因此我们参与了1979年北约关于调整这种平衡的决定。这种平衡对于维护和平是带有根本意义的。虽然我们注意到苏联表明它对军备管制的关切，但我们也注意到苏联关于暂停试验的建议只将使不能接受的不平衡永久化，而这种不平衡是违背平等原则的。北约提出进行有关欧洲战区核力量的会谈，旨在达成各种平衡的、平等的以及可核查的军备管制协定以限制核力量，这项建议是非常重要的，进行这种会谈是有利于所有有关各方的相互利益的，不管它们是核国家，还是和核国家结盟的无核国家，或不结盟的无核国家。

### 议程项目3：消极安全保证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是重要的。有人

(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

提出了这一保证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鉴于去年会议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以及考虑到今年我们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事实，我们对其前景仍然感到怀疑。每一项保证都有其本身的目的，而且都是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没有多少证据可表明这些目的能在起草中获得一致。尽管这么说，我们还将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寻求取得适当结果的方法。

#### 议程项目 5：放射性武器

关于运用谈判方式禁止一种目前并不存在的、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几乎没有可能加以实际应用的武器，一些代表团发表了保留意见。还有人要求把轰炸核电站这样的实际考虑纳入正在讨论的文本一事表示关切。后一个问题应该予以认真的考虑，以便研究是否能毫无困难地把它列入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的案文中。也应考虑以合适的措辞把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包括进案文。同时，现有的条约草案有助于关死一种可能的武器并堵塞其发展前景。

#### 议程项目 6：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认为，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根本要求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协定条款执行情况的可核查程度。换言之，我们认为应把各种措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能够实现的。逐步的做法实际上是意味着：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我们当然可以象我们仍然赞成和坚持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做的那样制定优先项目和目标，并制定原则。虽然军备管制和裁军进程确实有几个阶段，但这些阶段并不和时间本身有什么关系，而是和对现有的安全安排有信心或缺乏信心有关。选择军备管制措施时只考虑因为它们是重要的，而不注意到为什么要在哪里部署军备，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强迫人们接受无法实现的期限也是不现实的，委员会是否能继续保持声誉取决于它的现实主义。反之，现实主义是建立信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军备管制和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进展之前，不间断地培育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想谈谈政治意志这一说法。确实，这个词委员会最近用得越来越多了，它首先出现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审查也许是不充分的。政治意志必须是在我刚才提到的情况下通过了解各自的立场和建立

(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

信任采加以发展的，然后必须通过谈判的过程加以培育。如果谈判摇摆不前，仅仅提倡政治意志是无济于事的。政治意志是脆弱的，它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会议厅以外的因素：它真正的含义是一种寻求了解和取得一致的愿望。它意味着平衡、对等和信任。它不是单方面的现象。抽象地呼吁政治意志不能产生任何结果。

我们认为，特别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一段时间里，委员会必须着眼于那些表明有可能实现、并能取得真正进展的措施。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不过分的而又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最好把精力放在那些有最大可能成功的措施上，而不要放在那些前景并无把握的措施上。

我今天所作的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迄今为止的工作的估计并不是令人听了舒服的。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能取得进展的领域是存在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考虑到这个论坛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对这个论坛寄托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它的任务所固有的义务，向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人表示祝贺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履行主席职责时这三个因素既是沉重的负担，同时又是鼓励。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在注意到你尊敬的两位前任——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的出色工作的同时，要支持过去两周中对你英明的领导、不倦的献身精神以及推进我们工作的决心表示赞赏的那些发言。

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将受命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闭幕。在第一期会议剩下的时间里，可能不仅仅是我国一个代表团将提一提这三个月会议的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些会议和将在夏季召开的那些会议合起来构成了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本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年会。

我发言的第一部分将是一般性的评论，我国代表认为应该这样做，以便回顾某些从一开始就对谈判进程有着重要意义的事实和想法。

委员会的每一届新会议都带来新的希望和取得某些进展的愿望，不仅在本谈判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

机构内如此，而且在许多大致具有相同目标——即谈判应取得具体成果——的国际机构内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过去35年中世界政治形势已经使我们习惯于一种政治“时间”感在裁军方面这种时间感令人可怕地毫无变化。我指的是谈判中充满了大量的而又难以解决的争论、推诿和猜疑，这些东西代替了谈判，使得进展几乎毫无可能。

我并不是指那些众所周知的在裁军谈判中取得积极发展的历史性时刻，这些时刻，正由于其稀有和珍贵，已证实了这样一条原则：把谈判作为消除核战争严重威胁的适当手段是完全正确的。

我不得不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大量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想法又一次使我国代表团想起了那些古老的哲理：地球上一切活着的东​​西是物质的，迟早要死亡的，他们只是“理念”的反映而已，而理念却是神圣的、先存的、不可改变的以及永恒的。

事实上，这一番离题的话，——不，它并不真正离题——使我想起，全面彻底裁军正好象是一个抽象而难以捉摸的理想国，要把理想国变成现实国，只有有待谈判者经过努力找到倒影，以便给实际存在的、我们伸手可取的、但由于无数的原因我们又是无法实现的东西赋予生命。

在安全理事会中，在联合国大会上，在第一委员会中，在其成员数从两个国家到裁军审议委员会那样联合国全部成员参加的人数不等的一切委员会和机构中，裁军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话题也许是花费讨论时间最多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1940年代当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谈判前辈们是否预料到原子武器本身、它们的禁止和销毁以及我们委员会今天在1980年代审议的所有问题中所固有的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极端复杂情况。

尽管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协商一致通过了第一项决议，要求从各国的武器库中消除核武器，但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核裁军领域中取得任何进展。相反，我们今天有的却是建立在核武器上的安全概念——一种没有希望的原则矛盾——以荒谬来证明合理。

1946年通过决议的人们——他们对战争的苦难记忆犹新——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几个简单而明智的、不言而喻而又无可辩驳的原则之上。他们相信，交换科学情报是有利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建立

(达维拉先生, 阿根廷)

充分的原子能控制办法是自然的；他们愿意寻找有效的保证办法。

但是，由于原子能的发现和应用所产生的科学革命的速度要比这些原则的运用快得多。谈判的良好愿望被有关安全的政治问题所淹没。

由于找不到或由于故意不去找到，时间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名符其实的迷宫，它无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了众所周知的“优先项目”。这些优先项目现在是任何裁军讨论的基本常数。今天，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答：比如军备管制和裁军之间的优先问题，部分措施作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手段的问题，以及直接实现全面裁军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可选择的优先项目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起担保作用的国际信任条件是实施裁军措施的先决条件呢还是应该倒过来。

主席先生，鉴于以上这些一般性看法，并为了配合你作出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冒昧地提出一些对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工作的初步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应祝贺委员会能迅速地通过其议程，安排其工作并指定各工作小组。1980年，委员会几乎花了整个第一期会议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作为在本论坛中开始谈判的最合适的机构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关于消极保证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的努力未能成功地弥合各种立场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消极保证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缓和剂，因为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消除核武库。但是我们还是支持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以此核武器国家向不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提供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此种武器的保证。

关于化学武器，专家们的宝贵参加补充了工作小组所作的集中的努力，工作小组也毫无疑问充分地履行了赋予它的职权，这意味着有必要在本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期间扩大它的职权，以便它能开始谈判一项公约的案文，考虑到确定公约的组成部分一直是广泛审议的主题。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经令人满意地开始了公约案文的谈判，虽然在有关此种武器的定义和公约的范围方面仍存在某些基本困难。阿根廷认为，无论如何，在制定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时决不能使核武器合法化，它还认为，公约的案文应该包括进行核裁军的义务、承认各国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权利以及缔约国在这一领域内加强国际合作的保证。



(达维拉先生, 阿根廷)

负责制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小组的任务的完成程度直接关系到本委员会是否能向1982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这份方案的前景。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以其一贯的坚韧和勤奋精神, 作了非常宝贵的初步准备工作, 从而成功地方案打下了基础。

关于优先次序问题, 阿根廷已经多次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即应给核裁军以绝对优先的地位。

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应制定一个时间表, 以便加快实施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大家一致同意的事项的话, 我国代表团倾向于赞成初步的分成几个时期或某些其他的灵活做法, 如果不能就按阶段——并考虑到每一阶段结束时的结果——实现各种目标的顺次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话。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想提及21国集团从委员会工作开始以来一直强烈支持的建议, 即设立两个工作小组以便开始谈判我们议程中的两个最高优先的项目, 那就是: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以及禁止核武器试验。

确实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我们还不能满足这一极为合法的和紧迫的要求, 而只能提供每星期一下午召开的非正式会议的缓和剂。

我怀着最深切的关注向大家阐述了我国代表团的看法, 我希望某些国家在早些时候采取的消极态度同样能替代, 而由更大的国际现实感和合作感来代替。

主席: 我感谢达维拉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对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还要对卸任的主席赫德尔大使表示感谢, 感谢他在上个月为委员会所作的重大努力。我还要对我们的同事、印度尼西亚的新代表表示欢迎。

我作为由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组成的21国集团的协调员, 谨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2作如下发言:

在21国集团的倡议下,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春季会议的后期就有关议项目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审议。在这一过程中, 委员会集中讨论了“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以及威慑理论和其他有关核武器的理论”。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在估价这一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时, 21国集团认为, 关于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采取紧迫的多边行动的必要性再次得到了充分的证明。21国集团认为, 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早就该进行了, 谈判是否能成功的根本的先决条件是各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政治意志,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联合国秘书长的“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A/35/392)的第5章、第6章以及结论部分为这些讨论提供了有益的背景材料, 这些讨论证实了21国集团的如下信念: 核军备竞赛是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相违背的; 核裁军领域中取得的进展将有益于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和改善国际气氛, 这反过来又会有助于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所有国家, 不管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 都与核裁军的措施有着重大的关系, 因为少数几个国家的武器库中存在核武器将直接并厉害地损害全世界的安全。各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特别是采取促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各国争端的措施, 将有助于促进核裁军。

经过讨论, 21国集团进一步相信, 核威慑理论是核军备不断数量升级和质量升级的基础, 并导致国际关系的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 而决不会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且, 这种理论——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打算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之上的——并不能作为防止爆发一场将影响交战国以及非交战国的核战争的基础。核武器国家竞相增加核武器一事不能因为它们以安全所必不可少为理由而就可通融, 这样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核武库的增加非但丝毫无益于加强各国的安全, 相反却削弱这种安全并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此外, 21国集团还认为, 全世界的安全应该依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说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不合理的。

在实现核裁军的目标时, 所有的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这一责任包括履行裁军领域中的国际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尊重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不采取任何有助于加剧核军备竞赛和增加国际紧张的行动、最重要的是负起责任, 为采取并实施核裁军的具体措施而采取积极和实际可行的步骤。

鉴于这种估价, 21国集团坚信, 由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继续并加紧寻求一种能使其在裁军领域里履行联合国大会赋予的职权的共同途径。21国集团特别期望, 人们对核裁军取得进展的紧迫性的不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断增长的认识将推动委员会完成其任务。双边的或地区性的谈判, 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核军备的集聚而增加了对抗危险的特定地区内的谈判, 是有益的并应该加强, 但是与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的多边谈判同样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内毫不延迟地着手进行。

21国集团根据其1980年第CD/64号文件中发表的经仔细考虑的意见, 认为1981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审议委员会项目2的直接目标应该是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其职权是审议《最后文件》第50段并确定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 正如第CD/116号文件所建议的那样:

- (一) 拟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50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不同阶段, 包括明确规定在达成核裁军的过程中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 (二) 澄清在达成核裁军之前和为了防止核战争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所涉及的各个问题;
- (三) 澄清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所涉及的各个问题;
- (四) 采取措施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它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 并在这方面保证它与在双边、区域性或其他限制性论坛中所进行的核裁军谈判的关系。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索拉维拉先生 (古巴): 现在已是本届会议春季会议的倒数第二周了, 我国代表团只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因为我们已经在4月14日的发言中谈到了委员会议程中的许多项目。同一天, 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第CD/174号文件也已正式散发。虽然匈牙利大使已经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文件, 但我国代表团还没有机会就这个文件所载有的建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古巴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为和平、国际安全、停止军备竞赛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的, 它认为, 浪费在军备竞赛方面的科学、技术、物资以及其他资源的日益增加的毫无意义的开支应该用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通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并强烈支持CD/174号文件中匈牙利提出的建议, 因为目前关于设立一个政府级专家工作小组的建议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而我们是一直支持这一建

(索拉维拉先生，古巴)

议的)我们认为,非正式会议将有可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一直同意的看法,即每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出现的新的科技发明创造应该用于正义的和崇高的事业。

此外,在春季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1和2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已证明是有益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在如此重要的议程项目上采取负责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回避对《最后文件》第77段清楚规定的裁军领域中的这个重要问题的审议。

最后我想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尊敬的同事、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宣读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进步和合作的世界中的男、女、老、少的来信,是非常贴切的和积极的。

主席:我想谈谈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的问题。

根据议事规则第7条,委员会应考虑到它工作的各种需要,尽快决定这些日期。我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家似乎一致同意会议本期的闭幕日应定在4月24日,星期五,并在那天上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这样,4月23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就不开了,但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在那天召开一次会议。

关于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在我看来,大家普遍同意定在6月11日星期四。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我刚才的建议。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根据委员会刚才作出的决定,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载有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日程表的非正式文件。我是否能认为你们已经注意到这份文件?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已散发的日程表。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

下午12时1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21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帕索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哈迪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达比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丘津多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杜利安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皮尔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根据其工作计划，今天应该开始审议，如果有的话，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中期报告。也允许我指出，依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委员会任何成员会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议题，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在本届会议的三月和四月间，裁军谈判委员会举行的几次非正式会议上，专门详尽地审议了委员会的议程项目1和2，那就是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及核裁军问题。

我要提醒一下，这些会议是在21国集团的要求和倡议下召开的。这些会议能使人们集中注意了委员会各成员国、特别是21国集团的成员国所关心的问题。

鉴于这些讨论的重要性，并鉴于这些讨论对委员会未来工作的明显的好处，21国集团要我提出，通过您，请秘书处整理一个文件，包括会议期间专门就议程项目1和2进行的非正式讨论的总结。

该文件只需要指出各次会议进行意见交换时所出现的各种普遍倾向。21国集团认为，在我们要求的简要记录中，不必写出参加讨论的代表团的名字。

我要补充，秘书处可以利用委员会两期会议之间的时间准备这个文件。

主席：谢谢阿尔及利亚萨拉赫·贝大使代表21国集团的发言。关于对秘书处的要求，我要问贾帕尔大使能否办到。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在我们委员会1981年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时，我国代表团，如其他参加会议的若干代表团一样，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已经完成的相当大量的实质性工作。牢记着仅仅一年后即将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我们必须在现阶段对形势作一番估量，并妥善安排我们今后的工作，以便能及时为该会议提出一些可靠的和具体的裁军措施。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中所涉及的若干关键问题已进行了彻底详尽的分析。在专家们积极的参加下进行了很有益的和有启发的讨论。已慎重地识别、确定和审查了一些问题。在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然而，在下列各点上已普遍达成协议：禁止的范围要全面，现有的储存要销毁，生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产和储存设施要拆除，查核应该是国家一级措施和国际措施的结合。我们认为，现在是确定达成协议的领域并用条约的语言写下来的时候了。同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存在不同意见的领域，以便断定是否可以觅取妥协或可以觅取哪些妥协，并也将其用条约语言写下来。

关于令人烦恼的核查问题，如果我们过分要求建立一种十足保险的核查制度，我们会永远不能就任何裁军措施达成协议。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要避免侵犯各国的主权，这是《联合国宪章》内的一项基本要求。这种两难之局说明了最重要的是就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作出政治决定。

当各国间存在互不信任时，核查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看法，求取各种在合理程度内的足够的、可行的和实际的核查措施。包括国家一级和国际监督的平衡结合。特设工作小组应该继续探讨这类措施。

为了推动在我所指出的各个领域中取得进展，应该根据工作小组有待完成的工作更新其职权，并也允许工作小组就已取得协议的问题开始拟订某些条约条款。在这方面的进一步拖延很可能会鼓励那些主要大国间进行一次新的、危险的、可能是难以制止和扭转的化学武器竞赛。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1981年会议期间工作也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在1981年4月9日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我有机会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草案谈判中涉及的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我们是乐观的，我们认为，关于未来条约的范围、和关于放射性武器的最恰当的定义方面的未解决的不同意见会在近月内得到圆满的解决。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是个关键问题，不能作为一个枝节问题放在一旁。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核武器本身对不结盟和中立国家来说会成为一种放射性武器，其人民会由于放射性污染和放射性尘埃而遭到死亡或伤害，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因此，最低的要求是，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批准使用核武器。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经有系统地审查了方案中要包括的一系列措施。也对要构成方案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讨论。然而，要包括在方案中的各项措施必须进一步制订，要采用的实际条文须经仔细的谈判。这会是一项困难的工作，特别

(温卡斯特瓦朗先生, 印度)

因为, 总有一种倾向要把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已有的协商一致的条文复制一番。我们认为, 仅仅列举《最后文件》中载有的各项措施, 是不足以构成一项真正有意义的综合裁军方案的。在可能的范围内, 各项裁军措施之制订应明确规定出履行这些措施的现实步骤。最后, 关于执行方案的不同阶段和期限的有争论的问题尚有待解决。我也应该补充指出, 方案首先应该关心保卫人类的生存和防止爆发核战争的措施。如果不采取上述这些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幸福的迫切和紧急的措施, 综合方案将仍然基本上是个学术课题。

不幸地,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在春季会议期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如果我们对于看似是就程序问题不能达成协议一事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就不足为奇。提出保证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要求的最初情景似乎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初, 曾设想核裁军谈判即将开始并将取得稳步进展, 在核裁军尚未实施之前, 一些无核武器国家乃寻求这种保证, 以作为争取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普遍要求的一个方面。它们的最初设想已证明是错了, 此外, 目前还没有一个核武器国家准备无条件地作出永远在任何情况下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所以, 我们应该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 核武器国家在保证不使用核武器问题上对“无核武器国家”一词有它们自己的不同定义。要取得它们的安全保证, 这些国家必须是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 或是某个无核武器区的一方, 它不能与一个核武器国家结成军事联盟, 或与这个核武器国家“联合”向一个核武器国家攻击。我要问: 难道我们现在是在审议对核武器国家, 而不是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吗? 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质变呀! 曾提出了各种条件, 似乎是无核武器国家对核武器国家造成了某种潜在的核威胁! 当然, 应该拒绝这些条件, 这些条件都是一文不值的。

即使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无条件保证即在眼前, 但万一各核武器国家间爆发一场核战争, 无核武器国家会有什么安全吗? 什么安全也谈不上。使用了核武器, 由于这种武器的性质本身, 必将危及与各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间发生的武装冲突毫不沾边的一些国家。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春季会议也看到了本委员会各成员国代表团对核军备竞赛的加速步伐和全面彻底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谈判的失败都表现了强烈的关切。就是出于这样的关切, 21国集团建议, 就委员会会议项目1和2设立另外两个特设工作小组。可惜, 未能就这些建议取得协商一致。由于没有取得协商一致, 21国集团乃倡议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 就有关会议项目1和2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以期就设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作出积极的决定, 以便从事对这些项目的多边谈判。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在1981年4月16日的发言中向委员会提出了21国集团对委员会专门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非正式会议的估价。我们真诚地认为, 现在是委员会毫不延迟地就21国集团的估价中所确定的某些核裁军具体措施进行多边谈判的时候了。

一个代表团曾询问, 委员会在核裁军谈判中应起什么作用。显然不是打算谈判第三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事实上, 委员会应该摆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限制和管制军备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也许是有效的。我们在这里应做的工作已经由21国集团不仅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估价中、并早在去年第CD/116号文件中明白地确定了。

我们已听到说, 某个核武器国家能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其核优势, 达成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这个提法在现时代也是正确的吗? 如果是这样, 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前景的确是暗淡的, 因为这个或那个主要核武器大国为“达成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 会又一次寻求核优势。同样地, 依赖于所谓的战略均势和核威慑, 对遏制核军备竞赛或采取可能的核裁军措施而言已证明也是完全无效的。正如我们曾一再声明过的, 而且在本委员会也没听到过相反的论点, 有关核武器的问题并不仅是极少几个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国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把这样重要的问题交给处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中的武装过头的核武器国家是非常危险的。我认为, 这是我们谋求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基本理由。免得人们认为这只是各无核武器国家所感到的关切, 我必须补充说, 把各无核武器国家请进来共同负责大家生存于光荣的和平之中共同努力而不要成为它们之间目前这种关系处境下的俘虏, 这样做, 也是符合各核武器国家本身的利益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国代表团也要较详细地提出它对有关谈判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提案的一些看法。本委员会没有人会否认，一旦爆发一场核战争，不能合理地想像其后果会只限于交战国。我们听到，有人提出，核武器是准备在自卫中使用。既然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会遍及冲突范围之外，人们怎么能相信这样的提法呢？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武器不会也不能区别交战国和非交战国、战斗员和无辜平民，以及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难道可以合理地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要求批准为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而使用这些武器吗？是否可请联合国大会按照《宪章》第69条，寻求国际法院就第51条的法律解释提供咨询意见，并澄清为行使自卫权能否准许使用核武器，即使核武器的使用会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样做也许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选择作战的方法或手段的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这是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有关各方不能使用旨在或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的、长期的和严重损害的各种作战手段，这也是国际法的一个公认原则。这些原则最近已载入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序言中，该公约仅不久前在纽约开放供各国签署。现在，我要问这些核武器国家的代表们，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保留着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试问这个权利是否在条文上和精神上都违反了国际法的这些公认的原则？选择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岂不是地道地使用无限制的战争手段吗？衮衮诸公中有人能说使用核武器不会造成“对自然环境广泛、长期和严重的损害”吗？且不谈将遭到杀害的千百万无辜平民。我们禁止使用地雷和饵雷，理由是使用这些武器违反人道主义的法律，而我们却继续容忍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这岂不有点可笑，也许是太玩世不恭了吧！如果各核武器国家真心诚意地承担国际法的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不理解，它们为什么不能同意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样的一项公约当然会比禁止使用饵雷的公约更为重要。我并不想在这里贬低不人道武器公约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说明，促成谈判一项禁止不人道武器公约的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律的同样原则若用于核武器，那就会具有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重要意义。

本委员会内有这样的论点说，不论我们爱听不爱听，核武器是今日世界的两大联盟系统间微妙的军事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还说，核威慑理论是维护国际和平，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特别是欧洲和平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据说，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会扰乱已有的军事平衡，从而，使战争更有可能爆发。

相反地，我国代表团的论点是，战略均势、军事平衡和核威慑等概念正是核军备竞赛升级的核心。这种正在加速的升级如不予制止，终有一天会造成一次核灾难。如果均势能够维护和平，为什么今天在两个主要军事联盟间仍呈现着日益增长的对抗和互不信任呢？取得军事意义上的均势和平衡，曾否创造过使有关国家间产生更大谅解和信任的条件呢？如果确是相互不信任和猜疑助长了军备竞赛，那么取得或维护战略均势或军事平衡显然不能创造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条件。许多代表团在这里强烈地主张建立信任措施、公开意图和进行核查。人们正力求把涉及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的军事演习置于相互观察和监督之下。但是对核武器又将如何呢？如果各有关方面把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它们安全的一种保证，难道能产生信用和信任吗？如果你的政策是使另一方处于不断猜测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所谓的“界限”内会在一场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试问互相信任能与这种政策共存吗？直截了当地说，所谓的核威慑理论是与建立信任互相对立的。追求一个，实际上就排除了另一个。

所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曾多次确认，他们意识到一场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会轻易作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他们也曾断言，只会在极端意外的情况下，即在国家生存遭到非同一般的危险的形势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我们相信这些声明是真诚的。对所有核武器国家来说，如果核武器确是最后不得已而采用的武器，为什么它们又反对互相达成协议放弃使用核武器呢？

曾有这样的论点说，声明不使用核武器会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可能造成这样的错误印象，似乎进行侵略不会造成核战争的危险。反过来说也可以是对的。核战争的风险会导致侵略，因为侵略者可以认为正因为没有人愿意冒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只得承受有限的常规武器战争，特别是区域性的战争。更不必提这样的事实了：尽管存在着所谓的战略均势和核威慑，主要大国根本没有受到限制而在不属它们联盟系统内的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或扩大它们的影响。如果还有论点说，即使爆发有限常规战争，也可威胁使用核武器，那么核战争就更有可能了。在那时候，就不可能说，只是在极端意外的特殊情况下才考虑使用核武器。

一项关于不使用核武器的公约本身不会消除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所呈现的威胁。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然而，这样的一项协定会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也会使最终消灭核武器的任务更加容易完成。如果各核武器国家毫无例外地承认缔结一项临时措施是有用的，例如，对某种类型的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那它们就不能说，在消灭现有的核武库之前，一项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措施的效用比不上前者。

还有一种论点赞成禁止使用核武器。一旦承认了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制止此种武器的横向扩散的国际努力会具有更大的信誉。目前，一些国家不断坚持它们为自己的安全利益有权使用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其他国家相信放弃取得这种武器是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的，就会更加困难了。

我希望，我今天的发言能使委员会的各成员国，特别是各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关于就禁止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的提案。我们认识到，只有完成核裁军，才能有效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但在这中间阶段中，禁止使用核武器可以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措施。它不仅会使各国间增长信任和信用，还会使核裁军措施的谈判任务更容易完成。供战争用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s)应该由供和平用的国际建立信任措施(ICBMs)所代替，我的意思是，核导弹和核军备竞赛所构成的威胁只能由国际建立信任措施来解除，因为这种措施会创造一种必要的信任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下，核裁军才能成为一种可信的目标。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就是这么一种供和平用的ICBM。我们恳切地希望，就这样一项公约的多边谈判将尽早地在本委员会开始。

主席：你们会记得，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萨拉赫·贝大使提出的，关于议程的第1和第2个项目所进行的非正式会议的简要记录问题。我认为关于这点，需要委员会作出决定，是否让秘书处整理这些简要记录。在我们会议散会前一忽儿，我将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贾帕尔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在3月24日我们第117次全体会议上，尊敬的法国代表就散发委员会各正式语文的文件问题发了言。

首先，允许我向尊敬的法国代表保证，秘书处继续特别重视及时地散发法文的其他语文的文件。正如尊敬的法国代表在发言中所说的，散发各种工作语文的文件应尽可能地是同时的，秘书处也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在工作的。然而，也有特殊情

(贾帕尔先生)

况，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推迟了这种或那种语文的文件的分发。

关于尊敬的法国代表提到的几个文件，请允许我指出，芬兰提出的CD/164号文件在3月24日全体会议上也以法文分发了。法文译本没有送到尊敬的法国代表的席位上，我对此表示歉意，这可能是会议上具体分发工作上的错误，然而，我们确实在那次会议上散发了法文的文本。

关于苏联提出的CD/166号文件，我要指出，秘书处是3月23日、星期一下午收到这份文件的，文件倡议人要求在第二天、3月24日上午全体会议上散发。这是一份有13页的长文件，是在各种语文翻译好以后分发的。法文译本与该文件的其他语文译本一起都是在3月24日下午不太晚的时候准备好的。尽管这个文件已经在纽约译好了，但要作为本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重新印发。

有时，秘书处收到要求，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某次会议上散发一些文件，而技术部门同时收到其他机构提出的紧急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保证同时散发，因为，委员会对打字、印刷和散发文件的部门没有专有的管制。关于需要翻译的文件，委员会印发的大部分是这类文件，免不了会有些迟延。

尽管有这些技术问题，我愿向尊敬的法国代表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保证，秘书处是理解到保证尽早同时散发委员会所有正式语文的文件的必要性。如果秘书处能及早得到通知，同时散发所有正式语文的文件应该是随时做得到的。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感谢尊敬的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大使的发言。我们完全相信秘书处对这些问题予以认真的注意。3月24日，我们提出这两件事时，我们认为，本来可以更严格地遵守正常的程序，当然，正是因为我们关心着要忠实地遵守我们所通过的规定，特别是关于CD/166号文件，这文件贾帕尔大使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去年十月在纽约已经以所有的语文散发的文件，事实上文本已经有了，还需要重新翻译或重新打字。然而，我不希望再谈这件事了。我只想简单地说明并表明，我国代表团听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的保证后完全感到满意，为此，我们感谢他和整个秘书处。

主席：允许我回过头了谈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萨拉赫·贝大使、作为21国集团的发言人提出的要求。为准确起见，我再念一下他的要求的法文原文：

(主席)

“鉴于这些讨论的重要性，并鉴于这些讨论对委员会未来工作的明显的好处，21国集团要我提出通过您，请秘书处整理一个文件，包括会议期间专门就议程项目1和2进行的非正式讨论的总结。

“该文件只需要指出各次会议进行意见交换时所出现的各种普遍倾向。21国集团认为，在我们要求的简要记录中，不必写出参加讨论的代表团的名字。”

这是今天上午向秘书处提出的要求，我认为需要委员会作出决定，请秘书处做这项工作。请问委员会是否一致同意，象我刚才念的案文中所载的要求那样，要秘书处整理这些简要记录，以便在我们的夏季会议开始时即已准备就绪。

弗洛韦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简单地发言，要求对简要记录加以澄清。要秘书处整理的简要记录与例如会议初期所要求编辑的记录是否具有同等地位？那就是说，简要记录是作为供各代表团个别使用而分发的文件，还是作为委员会的文件？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和秘书长个人代表）：我请各成员国注意我们议事规则第22条。我想这个要求是根据这条规定出来的。第22条规定全文如下：“委员会可举行非公开会议（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以便在适当时审议实质性和有关其工作安排的问题。当委员会请求时，秘书处应以工作语文编制各该会议的非正式简要记录。”我想可以这样解释，这些非正式的简要记录严格地只限于分发给本委员会各成员使用的。

主席：我希望贾帕尔大使的发言回答了弗洛韦雷大使的问题。我得出结论，根据阿尔及利亚萨拉赫·贝大使今天上午代表21国集团提出的要求，大家同意请秘书处按此要求进行工作。

就这样决定。

主席：你们会记得，委员会第125次全体会议决定在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举行下一次的全体会议。那天也决定，本周星期四不举行全体会议了。而要举行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因此，我们将在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全体会议上再见。

上午11时3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24日，星期五，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 成先生  
葛绮云女士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赛恩乔吉斯小姐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西迪克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哈迪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杜利安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皮尔西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按照委员会工作计划，委员会应继续审议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临时报告，如果有的话。也请允许我指出，依照议事规则第30条，委员会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委员会工作有关的议题，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几位尊敬的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及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也登记了，准备今天就他们小组的活动问题进行发言。待我们名单上的发言人讲完之后，我将让他们几位发言。

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本周的全体会议，大家知道，是要讨论可能会接到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各特设工作小组的临时报告。

可是，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节第30段的规定，我要占用今天全体会议短短的一部分时间，再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议程上的第一个优先项目，那就是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由于我作为联合国裁军与发展专家小组主席的职责关系，我很遗憾，我必须在会议结束前离开会场。

然而，首先我得就另一个最近成为对裁军界的一个尖锐的警告信号、令人深感烦恼的问题，即咄咄逼人的宇宙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讲几句话。

最近的、首次成功的宇宙穿梭机的航行被欢呼为技术成就的新见证，这多半是没有错的。然而，在背后却可以听到不安的反应。这一尝试的重要军事因素已经直接被人提到过了。随着这项技术成就，我们听到传言说，超级大国之一正在作各种野心勃勃的计划，打算以各种方式在宇宙建立永久性的和可派用的军事存在。可理解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几天前提出了彻底禁止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建议。如果这个超级大国多年来没有为宇宙空间的军事用途进行同样积极的技术准备的话，这个建议当然会更受人欢迎。

马上引起人们关心的是所谓反卫星系统的发展，据我们所知，在这方面，两个超级大国都在进行研究和发展的，但是也有报道表明，可能也在考虑在反弹道导弹领域内发展其他的武器系统。

(图尔森夫人，瑞典)

我谈到这些事实，因为我认为，这些事实是对本委员会的另一个警告信号。我们应该作好准备，在一接到通知后马上来审议是否需要迫切按照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0段的规定保存外层空间——另一个“人类的共同遗产”——供和平活动之用，并在文字上和精神上完整地保持《外层空间条约》。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前半期的最后一天提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未能实现的问题看来确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好多次会议上都未能解决的第一号项目。过去，我们利用每个可用的机会，要求三个核武器国家负起责任，因为18年前在莫斯科和13年前在日内瓦它们曾承诺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核武器国家没有否定要实践这些庄严誓言的义务，并从而维护自由达成的国际协定的尊严；这些核武器国家也没有否认它们的署名和批准行动具有的法律上的约束性。此外，同样是这些国家，三年半前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支持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规定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时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一个诺言，但是到现在，1981年，还是没有实现。

离现在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审查和估价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各项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从现在的情况看，至少可以说这看来是个暗淡的进程。尤其在关系到核裁军的各高度优先的项目方面，包括全面禁试条约问题。如果不对这种形势迅速加以补救，有很大可能，1981年将成为裁军谈判接近彻底失败的实例，这将大大降低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建立起来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誉。

主席先生，该归咎于谁呢？

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并受到联合国大会正式赋予的各项具体任务，当然，责任落在我们所有参加会议的人身上，我们应利用1982年6月前现存的这些时间，设法补救今日的不景气局面，特别是要竭尽全力开始谈判这实在拖延太久的多边条约，在这里是指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更重大的责任落在我们中间的那些人身上，他们多年来在进行日益增加的大量地下试验，而同时却又从事着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预备性三边会谈。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我不必来重复为全面禁试条约所作出的努力的悲惨历史, 我也不必重复赞成这样一项条约的论点, 这些论点是所有真正关心扭转全面军备竞赛、包括核扩散方面所存在的长期和严重的趋势的人们多年来所主张的。我只想提出一些有关的问题。

尽管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是如此迫切, 尽管我们可得的时间不长了, 为什么整个谈判进程似乎是停顿了呢? 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拒绝履行庄严的誓言? 为什么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为其议程的最高优先项目设立一个适当的组织机构这样一个程序性决定达成协议?

我们是知道这个答案的。两个核武器国家, 不顾 21 国集团——瑞典是该集团的一员、一些西方国家和东欧各国的迫切要求, 坚持抵制这样的动议, 从而, 对各国负责的政府和世界舆论的要求提出挑战。

这种态度所造成的拖延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在夏季会议一开始就设立一个全面禁试条约的特设工作小组, 以便能立即开始具体的多边谈判。

因此, 我恳切地要求这两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向它们的政府转达本委员会压倒的多数强烈要求, 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同意设立裁军谈判委员会全面禁试条约特设工作小组。这样, 它们就会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实现裁军界长年来的愿望——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铺平道路。

沃尔克先生 (澳大利亚): 我国代表团, 象在前两、三次会议上发过言的代表团一样, 对我们春季会议结束时所达到的阶段发表几点意见。

几个代表团已经指出了, 谢天谢地, 我们避免了去年春季会议就程序问题所陷入的近似瘫痪的状况。在这方面, 应该归功于各国代表团所表现的协调精神。这件事现在被欢呼为一个成就, 乃是对去年工作的一种令人伤心的评论。

我国代表团认为, 今年在程序问题上, 特别在讨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如何安排其工作时, 还是花了太多时间。我们同意加拿大的看法, 对这方面过于重视了。我们并不是天真得不能理解这种程序性的讨论往往是一种宣传方式。我们还感到, 裁军谈判委员会未免花太多的时间迁就这个或那个集团的代表团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成为宣传场所的意图。阐明我们的国家立场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在宣传——宣传往往是说给议事大厅之外的人听的——上花太多力气会有损于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真正任务，即谈判各国政府已经决定作为在委员会谈判的主题问题。

委员会议程各项目中，对澳大利亚来说，第一优先的是全面禁试问题。我们感到遗憾，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未能就这个问题从事实质性的谈判。我们欢迎21国集团的倡议，它导致我们就这个问题举行了非正式会议，我们认为，这些会议上的意见交换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代表团在实质性谈判开始时将采取的态度。我们也认为，地震专家小组继续进行了有益的工作。我国政府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并应该出多得多之力为建立一个国际地震侦察网铺平道路，作为对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支持。我们曾为此目的提过一些具体建议。在一项全面禁试能充分起作用前，必须为这样一个侦察网作好一切安排。我们认为，现在不从事这项基本工作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以全面禁试本身还不是本委员会进入详细谈判的主题为理由而进行拖延是没有真正道理的。

我国代表团跟加拿大一样对“政治意志”一词的使用表示关切。这个概念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0段中出现时是放在引号里的，在这儿，这是用来与国际裁军机构有效地执行其职责所也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区别的。这个概念在《最后文件》第41段又出现了，在这一段，这一词被赋予积极和客观的涵义，成了有助于创造完成裁军进程的有利条件的因素之一。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那时候起，这一词在本委员会经常以一种主观的和非难的语调提出来了。我所以说主观的，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在接受一项让步措施方面缺乏政治意志，而另一个人却认为，这是维护他认为的最基本的东西所需要的政治意志。派代表到这里来参加会议的各国不是来听别人指责说它缺乏裁军的政治意志的；我们大家到这里来，都是为了寻找如何通过军备管制和裁军来维护和加强我们的安全的办法的。

对澳大利亚来说，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优先项目就是拟议中的化学武器公约。在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精悍有力的领导下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本委员会内，特别在集中讨论化学武器期间，我们在确定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包括的各项问题方面作出了良好的进展。澳大利亚希望工作能迅速地进展，使我们更接近于缔结一项公约。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提了一些具体提案。我们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集合了广泛的意见。我们希望夏季会议的工作开展时，能把这些广泛的不同意见加以精简，把

(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

很多已经确定为一致的意见作为基础，并使我们更接近得多地走向就未来的公约的内容达成协议。

由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来临，我们的另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共同拟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澳大利亚认为，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要作的努力的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制订一项将积极有助于国际裁军工作的未来前程的方案。

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讲求实际。不应该引起人们落空的期望。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按我们的主观意愿草拟一个方案，而不是拟一个与这个世界的严酷实际相协调的方案，那就会导致更加令人失望的局面。这会给裁军事业帮倒忙。如果我们要鼓励各国设法通过裁军谋求安全，我们必须提出一项大家能相信的方案。

第二，我们认为，如果综合方案本身成了一个制造分裂的因素，那它就会完全成为一个消极的发展。任何国家如果想在参加裁军谈判中把其他国家加以丑化；或者提出旨在损害他人而加强自己地位的各项建议，那就是错误的态度。澳大利亚认为，只有那些能增强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的措施才是正确的和真正的裁军措施。

我们认为，对裁军谈判的步子是不能下强迫命令的，公约也是不能过早促成的。因此，我们欢迎正在形成的，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一个指南，而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的协商一致意见。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试图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措施规定完成的期限是无济于事的。近年的经验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军备管制和裁军谈判的步伐是受总的国际气候和各国间的关系所左右的。没有人能预告，就微妙的和敏感的国家与世界安全问题可能谈判达成协议所需要的速度。任意规定限期远远不能起帮助作用，只能使任务变得复杂并难以进行。

我们所不要的方面就谈这些。现在，我谈一下，澳大利亚代表团希望本委员会在制订综合裁军方案过程中所应积极做到的方面。我已经说过，我们把综合裁军方案看作是所有关心裁军的人们的一个指南，作为把裁军努力置于长期远景中的一项手段，并作为判断当前和将来的工作的标准。

看到在国际裁军议程各主要问题的性质上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国际一致意见，我们感到鼓舞。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在多年谈判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协议基础。我特别指



的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结论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在不重新展开老的争议的前提下，我们不妨以批判的眼光检查某几个项目，扪心自问：某某提案确是现实的和建设性的吗？

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将提出一些具体提案。我们特别认为，综合裁军方案应该适当重视无核武器国家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现有的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的各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我们经常听到提醒说，各核武器国家必须为这个目标朝核军备管制和裁军作出进展。我们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点；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事物的另一边也需要如此，也就是，防止横向扩散的进一步有效措施能有助于防止纵向扩散方面的进展。

在我前面发过言的尊敬的代表们已经说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不应该只是一个《行动纲领》，不应该只是一项《最后文件》，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同意这种态度。澳大利亚一直认为，裁军唯一的有成果的工作方法是逐步地循序渐进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所完成的每一步可为未来的进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到此为止的国际军备管制工作方面的历史已证明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认为，一项综合裁军方案应该包括分成几个阶段的一系列有逻辑关系的裁军步骤。每个阶段内，不仅可以例举各具体裁军措施，也可以包括有助于裁军协定的谈判的措施，能促使今后阶段的谈判顺利进行的研究报告以及旨在创造更加缓和的气氛，从而使今后取得进展成为可能的建立信任措施。

工作小组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的。它还需要就方案中应包括的每一项措施继续进行详尽的谈判，并作为与这项任务密切有关的平行任务，必须阐明方案中规定的阶段或时期的明确概念。为指导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需要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尊敬的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其繁重工作中所表现的全部经验、权威和献身精神。到目前为止，工作小组所有参与者都表现出有稳健和合作精神。如果这种精神能延续到夏季会议期间，如我们所希望的，就有可能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制订出一项建设性的、现实的综合裁军方案——一项会受到我们认为能受到的道义上广泛支持的综合裁军方案——总之，是那样一种综合裁军方案，使抱有不同主张的各国可以说：能够而且应该履行这项方案。

再谈消极安全保证问题。我国代表团与工作小组各国成员一起，对工作小组的能干的主席、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公使表示一致的赞赏。我们也要与大家一起赞扬荷兰的费因大使，他在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上对所涉及的各种问题给我们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其他的人指出，各核武器国家对消极安全保证提出的五种不同的提法反映了每一个有关的国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理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倒应该感到奇怪了。每一个无核武器国家也有它的特定的战略考虑。有的以中立和不结盟的途径谋求安全；其他的，如澳大利亚，选择与核武器国家结盟的办法作为保证它们自己的、以及其他国家的安全的最恰当的手段。属后一类的各国在看待核武器国家向它们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时是从它们自己的观点出发的，即希望看到它们的联盟的全部作用能够保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赞赏各核武器国家向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所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对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从而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有的议程上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这件事本身不象其他议程项目一样的迫在眉睫。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代表团应该迅速处理这件事。应该堵塞发展这类可能武器的道路，此外，由于对公约的基本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我们应有可能很快地结束这个问题，有希望于今年结束。在这里，沉重的负担又落在尊敬的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的肩上。幸好，他有的是宽肩膀。

最后，我提一下，我曾荣幸地是第一个欢迎您担任我们委员会本月份主席这项艰巨任务的人；现在，我又一次高兴地成为第一个人之一——我相信是许多人中的第一个——祝贺您圆满地完成了这项职责。您在工作中所表现的干劲、您的责任感、您丰富的经验和才识赢得了所有代表团对您的感激。

主席：谢谢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代表21国集团有幸作如下发言，并愿请求将此发言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进行分发。

经21国集团倡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就与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有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这些非正式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强了21国集团的信念, 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迟延地就禁止核试验问题开始进行多边谈判。21国集团在其1980年2月27日CD/64号工作文件中指出, 21国集团经仔细考虑后认为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进行具体谈判的最适当机构。因此, 21国集团原则上支持就委员会议程的所有项目建立工作小组。

在其后来的一个工作文件, 即1980年3月4日CD/72号里, 21国集团要求在委员会1980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就议程上禁止核试验这一项目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8年整个会议期间没能就这一提案达成一致意见。

21国集团愿建议, 参照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所进行的讨论情况,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1981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 应该决定就议程项目1成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为促成通过该决定, 21国集团建议, 该特设工作小组具有下列职权: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 在其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 设立一个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就关于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最后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将无论如何在其1981年会议结束之前的适当的时候, 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其工作进度报告。

“在就该项目进行谈判的过程中, 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到已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 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和1980年会议期间, 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关于该问题的三边谈判的报告, 以及1981年会议的剩余期间有关国家可能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三边谈判的任何未来的报告。”

21国集团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 由于什么具体原因, 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 加速这些谈判, “使其作为紧迫问题, 圆满完成”,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作为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禁止核试验工作的进一步贡献, 21国集团要提请注意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过程中向三边谈判各方联合或分别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仍在等待谈判各国作出适当的答复。它们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国际社会一再对核武器试验的继续表示遗憾, 并要求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早日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被要求就下列主要问题作出澄清并提供进一步的情报:

### 一、进行多边谈判:

1. 根据《最后文件》第5.1段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三边谈判应迅速结束,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供该多边谈判机构作充分审议, 以便尽早向大会提出一份条约草案。三边谈判国设想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中起什么作用?

2. 三边谈判国认为结束三边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3. 三边谈判国认为它们谈判将于什么时候恢复? 能于什么时候结束?

### 二、范围

4. 三边谈判国是否认为谈判中的条约范围已够广泛, 足以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作出有效贡献?

5. 谈判中的条约是否对核技术的和平应用,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应用作出了规定?

6. 谈判中的条约是否设想对进行和平核爆炸作任何具体安排? 未来条约规定的每个缔约国能进行和平核爆炸的范围是否是多边谈判的题目?

7. 三边谈判国是否准备把它们谈判中的条约作为一项所有国家永远禁止在一切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全面和普遍的条约的适当基础? 后者是在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决议中表达了国际社会的目标。

### 三、核查遵守情况

8. 一项多边条约应为所有缔约国创造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三边谈判国将怎样根据这项原则协调它们正在谈判的核查措施的双重制度?

9. 必须增加核查措施的“特殊考虑和情况”是什么?

10. 三边谈判国能否澄清“国家一级的核查技术手段”包括那些具体措施? 通过这种办法收集的情报是否一视同仁地向条约所有缔约国提供?

### 四、其他条款

11. 国际社会一再表示, 坚信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期限必须是无限期的。三边谈判国的意见与该信念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请说明他们所考虑的期限是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多长。

12. 既然非常希望未来的条约应能取得最普遍的遵守, 并应建立在所有缔约国有同等权利的原则基础上, 为什么三边谈判国要给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条约中的修正程序以实际否决权, 具体原因何在?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本月初, 在每星期一召开的一次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 我有机会对您担任委员会主席表达了我国代表团特别满意的心情。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正式会议上讲话, 我高兴地再一次表达我们满意的心情, 我想告诉您, 您继续两位前任德拉戈尔斯大使和赫德尔大使所做的工作, 主持了四月份期间的讨论, 您的工作表现向我们, 所有有机会与您在本多边谈判机构和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一起工作的人, 再一次表明了我们所熟悉的您的经验和才能。

因此, 主席先生, 我们向您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因为,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第一期——一般称之为春季会议——即将结束, 我要就我们议程上的六个项目, 以尽可能简短的方式, 提出一些意见。

我将先谈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 但是我愿解释一下, 我不是作为墨西哥的代表, 而是作为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 我荣幸地于今年二月由委员会任命的职位, 主要以介绍情况的性质简单讲几点。

工作小组在2月19日到4月23日期间召开了十次会议, 那就是说, 连同去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昨天, 4月23日、星期四举行的会议就是第二十次会议。在这十次会议期间, 得以完成了工作小组在4月6日之前收到的关于“措施”和“执行的阶段”的所有文件进行了初步审查, 这两个问题在去年通过的分为七个部分的大纲所包括的所有提案中无疑地是需要尽最大的努力以取得必不可少的协商一致的两个部分。

在初步审查关于“原则”一章的各工作文件方面,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本届会议第二期开始时, 我准备向工作小组建议, 我们应该继续对其他几章的内容进行初读, 先读关于“目标”的一章, 然后转入“优先次序”和“机构”问题, 最后, 如去年所商定的那样, 初步审议导言部分可以包括什么内容。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结束我这一部分发言时,我愿向工作小组所有成员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对讨论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也要向准备就方案大纲包括的各章或就整个方案提出提案的所有代表团或集团呼吁,请它们充分利用从今天开始的七周休会期,以便在通常称为的夏季会议一开始就能向秘书处提交这些提案,供秘书处立即以委员会的各工作语文复印和散发这些提案。我们必须随时意识到这样的事实,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是到目前为止所设立的四个工作小组中唯一受到时间限制的一个小组,明确限定了完成所委托给它的任务的时间,这个时限已经不很远了,因为,我们离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幕仅有一年的时间了。

作为墨西哥的代表,我现在要很简短地谈一下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五个项目,先谈,如我刚刚提到的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一样,我们也已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那三个项目。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议程项目,通常简单称为“消极保证”的项目,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如果有意愿要把这种保证纳入在法律上完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那么《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使用的程序是可行的最有效办法。

关于销毁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确实满意地注意到,有关的工作小组去年作出的进展于今年取得了更大的动力,这个工作小组接近完成委员会1980年3月17日所赋予的任务,即通过实质性审查,确定在谈判中要处理的各项问题和制订一项关于全面和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鉴于这一事实,并且由于这是一项高度优先的事情,我们认为,委员会应该改变过去商定的工作小组的职权,以适应当前的情况,并要求该工作小组在本届会议第二期即开始就这项公约的各条款的起草工作进行谈判。

关于力求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案文达成协议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这一项目,相对的说起来,是委员会议程上最不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为了尽可能妥善地使用人们称为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可用的短促时间,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对将近两年前收到的美国和苏联——通常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们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两个大国——的共同提案这个国际文件的形式和内容不应该要求过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不牺牲涉及原则问题的任何组成部分，目前不妨满足于已有的东西。所以，举一例，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公约的案文应该明确指出，公约各条款不能被解释来损害各种条约、公约、议定书或其他这类国际文件所产生的、或协商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所产生的任何与限制、裁减和销毁核武器有关的义务。

与许多代表团所主张的恰好相反——你们会记得，墨西哥代表团自从本届会议于1981年2月3日开始以来，一直特别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我们不幸地并自相矛盾地，没有能就理应是我们的最高优先项目，项目1和2，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关于这两个项目中的第一个项目，看来仅有两个核武器大国反对设立工作小组。所以，我们全力支持21国集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如今天宣读的21国集团的声明中所说的：

“21国集团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由于什么具体原因，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加速这些谈判，‘使其作为紧迫问题，圆满完成’，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尽管就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如前面的情况一样，也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我们每个星期进行的非正式讨论表明许多代表团，包括墨西哥代表团从一开始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这个立场与我刚才援引的、上星期，由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以21国集团协调员的身份在这里宣读的21国集团的声明所表示的意思相同，21国集团在这个声明中重申其信念，它说：“所有国家，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一样，对核裁军措施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少数几个大国的武器库里有了核武器就会直接或在根本上危及全世界的安全。”声明继续说：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进一步深信，核威慑学说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学说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关于核武器国家相互竞争积累核军备一事，不能以对它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为理由而加以宽恕。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远远不能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会削弱安全，并增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认为，全世界的安全竟要决定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现有的国家关系，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上述原因，并由于21国集团令人信服地提出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于六月恢复工作时能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处理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是联合国大会和委员会本身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公认为应是最高优先处理的项目。

主席：谢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他也是以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主席身份发言的。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我荣幸地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成果作一次发言。

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在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时期进行的。苏联共产党第26次代表大会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大事。这次代表大会为活跃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和多方面的纲领，其中包括对和平事业非常重要的许多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和倡议。这些新的重要意见和倡议是苏联共产党第24次和25次代表大会就当时国际关系的最迫切问题提出的和平纲领的有机持续和发展。其中值得自豪的是旨在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各项提案，这些提案涉及今日国际生活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倡议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它们关系到军事缓和的主要方面和方向。

履行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会为解决最尖锐的和早已成熟的国际问题并为所有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而创造一种各国间互相信任与和平合作的气氛打开道路。这一切都无疑地会有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成效的工作，并对处理它所面对的重大的和重要的任务方面会起最有利的影响。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举行了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各共产党代表大会。所有这些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与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过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去举行的各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一样，令人信服地表明，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不动摇地忠于和平、缓和与裁军的崇高理想。社会主义各国的这条外交政策路线是长期性的，是不受短暂的趋势所影响的。

这些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许多裁军提案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提请参加谈判的人们注意这些代表大会作出的有关裁军问题的决定，向参加谈判者详细介绍了这些决定的内容，并强调了这些决定对完成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的重要性。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对各次大会材料表示很大的兴趣，它反映了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最生动的反应。

无疑地，一个积极的事实是，今年委员会的会议总的来说是在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情况下开始的和取得进展的。某些代表团企图破坏谈判的气氛，提出与委员会工作无关的问题，但这些企图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今后，也应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并保持讨论中的建设性气氛。

社会主义各国出于真正关心在解决最重要的和早已成熟的裁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几乎对委员会的所有议程项目都提出了具体的和现实的提案。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谋求使委员会把工作中的最高优先地位主要给予那些首要的问题，即制止军备竞赛、进一步缓和紧张形势及使人类解脱核战争的威胁。

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核武器构成人类生存的最严重威胁，正如在过去的委员会会议上一样，它们一贯主张把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事项来审议。早在1979年2月，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个获得广泛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倡议。为了准备就停止核军备竞赛进行谈判，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协商。它们也支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首先，必须决定应审查的一系列问题，并必须解决谈判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谈判的主题应该是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削减其库存，最后达到彻底销毁。

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它们赞成委员会在解决这项任务中起积极的作用，它们表示支持，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情况下，就这个问题在委员会的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认为，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三边谈判具有重大意义。它们认为，在委员会内审议核禁试问题不应该打乱三边谈判的过程。美国和联合王国方面缺乏政治意志是条约未能缔结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特设小组的提案。

由于未能取得协商一致，委员会未能就其议程的第1和第2个项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为谋求及早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实质问题开始实事求是的谈判，乃支持举行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提案。我们虽然并不认为举行这种会议能代替设立有关的工作小组，但同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是有益的。

在非正式会议上进行的活跃的意见交换又一次以十分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了绝大多数代表团所关心的是，怎样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达成核裁军和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方面作出它本身的具体而有份量的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时，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关问题，包括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问题，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是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CD/162号文件）以及21国集体的几个提案都是进行此种讨论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缔结一项有关的国际公约。然而，鉴于某些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消极态度而我们却又坚持关于一项国际公约的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乃表示它们愿意考虑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选择，只要所有核武器国家都能采取同样的办法。它们特别建议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内容相同的或类似的不对在其领土上现无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郑重声明。这些声明如果都符合上述目标，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权威性的决定予以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建议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应在建设性的和现实的基础上安排工作，并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审议是否可能制订出一个谈判各方，包括所有核武器国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家，都能接受的共同办法。特设工作小组进行的辩论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各国的立场，并已对安全保证的实质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意见。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仍然认为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们决定要竭尽全力来有效解决这项高度优先的任务。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过去是、现在仍是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这个问题，正如委员会会议上的所有其他项目一样，应该在适当的组织机构中讨论。我们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许多代表团愈来愈明显地意识到由专家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合格的审查的好处。这样一个专家小组的职权，按匈牙利代表团在CD/174号它的工作文件中提议的，可在本届会议的夏季会议期间在有专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商定。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认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年的春季会议上确有机会就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遗憾地，不得不指出，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的确是成功地使谈判各方的立场多少靠拢了一些，然而，还未能就这项条约的基本条款达成协议。社会主义各国代表团准备坚持不懈地为早日就一项条约的案文达成最后协议而努力。缔结这项条约的重要性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并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少决议中都强调过。

社会主义国家坚决谴责要恢复生产并在西欧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现会严重加剧核战争的危险，全世界有最广泛不过的群众都反对中子武器，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厅的围墙内也听到反对生产并在西欧国家部署中子武器计划的抗议之声，这是很说明问题的。上述一切又一次着重证明，如社会主义国家在1978年3月建议的、以条约为基础在国际范围内呼吁禁止中子武器的迫切性。

在审议关于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致力于找出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些措施。它们特别在向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提出的工作文件中就根据未来的公约应禁止什么的问题表明了它们的意见。

社会主义国家满意地看到在审查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许多方面和找出处理一些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问题的较相似的办法方面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同意那些代表团的意见，它们认为，恢复就这个问题的苏美会谈会促使早日制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社会主义国家下定决心要继续本着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的第35/144B号决议的精神行动，该决议吁请各国要竭尽全力使禁止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谈判能尽早顺利完成。

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积极地参加审议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它们认为，这个方案在促进裁军谈判方面能起重要作用。在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时，各国必须严格遵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各项规定。

如果综合裁军方案能以一切缔约国家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为基础，这个方案就会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声明愿意在制订这个文件中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继续建设性的合作。

委员会本届夏季会议时，必须就议程上的各项目继续进行谈判。夏季会议将是特别重要的阶段，因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计划在1982年召开。十分明显地，特别会议对委员会活动的评价将取决于各谈判参加国的政治意志以及它们是否愿意在裁军领域内达成具体协定。

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它们在各自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有关决定的指导下，将继续竭尽全力为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为解决与制止军备竞赛和裁军有关的问题、并为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作出贡献。

我要请求您将这篇发言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份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先生，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以我所代表的各代表团的名义要向您表示感谢，我们赞赏您主持我们四月间工作的态度，您保持了您的尊敬的前任们树立的传统，在工作中发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主席：谢谢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也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想与委员会一道对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在1981年前半期会议期间所完成的工作表示几点看法，并就看来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提出几点总看法。

尽管没有根据表示兴奋，但有理由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尊敬的加拿大代表上星期四指出，有“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在有些领域，如化学武器、综合裁军方案和放射性武器领域，我们确是投身于实际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进展是缓慢的，有时是不稳定的。关于消极安全保证问题的讨论，显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上的问题，也显示了目前形势为什么使大部分国家感到不满意的深刻原因。这四个项目的谈判和讨论要取得实际的效果，将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总之，这四个工作小组提供的经验说明，设立具有鲜明的谈判职权的附属机构是使委员会所分配到的任务能取得进展的最佳途径。

在春季会议期间，对好些有争论的问题之所以能巧妙地免于作无结果的辩论，也应该归功于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尽管这些问题对有关的一些代表团来说，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但它们是不能在本机构的职权范围内得到解决的。我们尊重在这方面各国所持的立场，我们对不允许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构成我们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拌脚石的事实表示感激。虽然有倾向把这类问题说成是“程序性”的，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问题的根源涉及各国深刻的政策考虑。我们大家应该看到，最有关的一些代表团所表现的谨慎和妥协精神表明它们确实关心着本委员会需要用尽可能现实的方法履行其职责。

正如麦克费尔大使在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威信——以及它本身的存在——将取决于它的业绩。虽然我们都同意需要取得成果，但我们对为取得成果该采取什么样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安排我们的讨论可能有不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程序性的讨论和谋求我们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是重要的，说实在的也是必要的。在这个委员会主持下的各种问题是大量的、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它们涉及与所有国家休戚相关的问题。我们必须有个稳固的程序形式来进行我们的工作，以便保证有一个最好不过的基础，使我们的工作能在实质方面取得进展。

我认为，有一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在委员会及其前身的历史中，我们是第一次有机会就我们议程上的两个首要项目：禁止核武器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军问题进行一次坦率的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尽管存在着一个最直接有关的代表团对我们所解释的那种情况，尽管这种情况阻挠了对所涉及的各种概念问题进行更有意义的讨论，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这四次非正式会议的估价应该是积极的。不幸地，我们缺乏一个能允许我们赖以澄清这些概念和立场的职权明确的机构。由于为使这种意见交换可能进行而作出的让步的性质，我们现在有可能失去使这两个优先项目的审议工作取得进展的机会。我国代表团坚信，本委员会各成员国的集体决心能够，也应该，建设性地用来促使进展成为可能。无论如何，我们已获保证，在这里所表达的各种意见和所关切的事正由决定重大政策的人加以适当的考虑，而这些政策在许多方面来说，是整个世界的生存和安全的关键。我们真诚地希望，这种保证能在1981年会议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在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中具体和积极地反映出来。

现在我来谈政治意志问题。政策取决于感性认识，各国在它们多边交涉中的意志，正如它们的政策所反映的，必然是以它们对国家利益和当代现实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的。我国代表团希望，二月到四月底在这里进行的讨论毫无疑问地会表明，当代的现实并不只限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论点，说在裁军谈判中必须考虑国际气候，我们不得不同意；可是，这种国际气候的意义会比提出该论点的人们所愿承认的要宽广得多。大多数国家对核军备竞赛中的当前趋势所表示的关切，以及它们对各核武器国家明显地对这些关切无动于衷所表示的忧虑，也是国际气候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若撇开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对抗活动、特别在这两个大国的对抗形势活跃或潜伏地区的对抗活动，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也许能生存在没有这些对抗所产生的紧张和恐惧的环境中。如果“现实主义”是意味着不可能从事严肃的多边努力，而意味着加剧对抗和竞争，那么，这种商标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否定了联合国和本委员会的或立所依据的各原则本身。在我们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有人一再提醒说，委员会应该集中精力于“可能的”事情上；但是向我们提出的“可能的”措施却不能制止在不断增长的军备，特别是核领域内的军备。有人告诉我们核武器横向扩散的可怕后果，但是那些继续在纵向扩散核武器的人似乎并不急于履行他们自己承担的义务，宣言性质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裁军领域内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后文件》是这种承诺的政治表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讲坛上不断重申这些承诺不应该认为是一件讨厌的事，而应该看作仅仅是提醒所有的人不要忘记我们大家商定要追求的目标。贬低《最后文件》中所体现的义务和职责的重要性，并把范围只限于被认为是“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是往后倒退了一步，最后可以损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信用和威信。

明显地，政治意志不是单方面的现象，抽象的呼吁不会产生结果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中，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据理力争采取核裁军的紧急措施，不仅仅因为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都庄严地同意这些措施是迫切需要的措施，也因为这些措施有利于国际社会，用一句多次重复过的话说，因为这些措施涉及到世界每一个国家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战略核平衡的问题不是一个只涉局部的问题，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所有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都有着生死攸关的关系，因为核武器的存在造成了全世界的不安全。“现实主义”必须把这些考虑包括在内，正如同它必须考虑产生目前局面的双边关系一样。只要这些看法和概念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类、特别是每个国家、关心其安全和生存的正当表示——没有被充分理解，裁军谈判的多边机构就将继续在“可能的”和“实际的”错误圈子内挣扎。

我国代表团大胆地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一期会议将证明是在这个概念方面前进了一步，希望就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的非常重要的讨论将多少影响委员会各成员国、特别是各核武器国家和两个主要军事联盟的成员国的政治意志，从而也影响其政策。我们进一步希望，这种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趋势将在会议的后半期中继续发展。如果这些希望实现了，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这好几个星期来的成果是丰硕的。如果这些希望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关切心情可能会不久变为惊慌的心情。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今天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个文件，详细陈述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春季会议的成果。

苏联代表团现在发言主要为了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第26届大会的工作，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旨在取得裁军具体措施的新的建议感兴趣的代表团表示谢意。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在本届会议期间, 我们仍然为就委员会内所讨论的一切问题尽早达成协议继续进行了工作, 这一点已在以社会主义国家名义在委员会内散发的文件中详细地阐明了。

关于委员会各工作小组正在进行的具体裁军措施的谈判, 苏联代表团始终努力为尽早实现工作小组职权所反映出的目标做出贡献。我们相信对待问题采取现实的政治态度, 对解决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其他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以及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这些问题都能取得大得多的进展。社会主义国家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共同态度也详细地反映在我已提到的文件中了。

我愿就委员会的工作安排讲几句。在我之前发言的加拿大麦克费尔大使、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和巴西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已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讨论, 我愿继续这个讨论。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 一直到1979年扩大委员会成员以来听到对委员会工作的批评是不罕见的。然而, 自那时起又有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除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已同意的之外, 没有增加什么具体的裁军措施。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委员会内的变化不适当? 也许是它的成员——只有40个国家——太少? 也许是委员会的成员们想不出办法来设想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禁止哪些类型的武器? 还是因为秘书处所提供的技术服务有缺点?

这些当然没有一个能构成答案。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了很多变化, 委员会还在继续使它的工作方法更加完善。已成为普遍做法的非正式会议, 委员会主席进行的协商, 由工作小组进行重要的裁军谈判——所有这一切对有效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帮助。

至于委员会的成员, 40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些代表团代表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集团。

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以平等地位参加委员会, 一些权威性的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我们的工作, 这情况为我们拟订忠实反映世界社会愿望的措施创造了条件。我们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继续工作是很重要的。不用说, 将“多数”或“少数”代表团, “很多”或“几个”代表团的字眼写进委员会的词汇里都是不合适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对委员会的工作没好处。

此外，为数并不小的非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这个当然使委员会的工作更有影响和权威。事实上几乎有50个国家参加了委员会今年的春季会议。

我们不应该小看委员会成员的想象力。很多非常中肯的建议被提出来了，并且正等待决定，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里正提出更多的同类的建议。

委员会的技术服务方面总的来讲没什么问题。我们得到了秘书处高度合格的专家的协助，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所以未能取得成果——这成果可能会被公正地认为是对裁军领域内人类成就的宝库的新贡献，主要原因当然是那些想加剧国际紧张关系，并且从对抗的角度出发来处理事情的人再一次在起作用。

我们不打算谈论政治意志或者此种因素在谈判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以前的很多发言里已表示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巴西代表今天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他的意见。

我只想谈，当加速军备竞赛的决议正被采纳和对已达成协议的执行正受到损害时，期待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能取得进展是困难的。

除非我们克服最近在国际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消极倾向，不然未必可以看到委员会工作取得实质和明显的进展。

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动员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们的意志，在我们委员会内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现有的可能性。我们每再开一次会议时，几乎从每一个发言里都听到要迫切着手解决最紧迫的裁军问题的愿望。军事费用挥霍了可以满足和平需要的资金。科学和技术方面日新月异的成就被用来给战火加油，主张各种恐怖均势理论的人永远要煽这把火。但是委员会怎样和这些大火进行搏斗呢？也许是巧妙地把着火的地区隔离开，然后用强有力的喷水器将火浇灭？不是这种情况，看来委员会好象想用一杯杯的水扑灭这些火，通过工作小组有节奏的工作，一个星期浇一次，在这个地方浇一杯，又在另一个地方浇一杯。

在这方面，我想提请我的同事们注意下述实际情况。尽管裁军问题有着迫切和优先性，尽管世界社会要求加速裁军谈判——顺便提一句，在给委员会的信中反映了这种要求，有一些贾帕尔大使已读给我们听了——在一年的52个星期里，裁军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谈判委员会平均有20个星期集会, 进行谈判——这是委员会被严格要求做的事——的时间是10到12个星期这个很短的时间。考虑到问题的迫切性, 先生们, 我们谈判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特别使我们苏联代表团感到不安的是缩短委员会工作时间的倾向。确切地说, 1979年委员会开了21个星期的会, 1980年已减少到19个星期;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春季会议的时间是最短的, 比1979年会议少两个星期, 比1980年春季会议少两天。先生们,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怎样解释这个趋向呢? 我们必须向世界社会解释清楚。

我们有非常多的安排上的缺点。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代表已讲了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在各种各样次要问题上、在拖长的无效的程序问题上浪费了时间。所有这些甚至在现在的情况下都确实妨碍了裁军谈判的进展。我们必须坚决去掉我们工作安排中的缺点。

我们相信有我们议事规则的帮助, 这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这主要靠我们, 靠参加委员会的各个代表团。苏联代表团建议夏季会议应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特别是关于审查委员会成员办法的议程项目的讨论。

为促进委员会的工作效率, 苏联代表团有很多具体意见。这些意见和委员会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 其工作持续时间应该是怎样有关。关于参加委员会的国家代表级别, 关于增加特设工作小组谈判的效率的措施, 我们也有想法。我们将在今年夏季会议中详细阐述这些意见。我们请其他代表团也考虑这些问题。

苏联代表团准备和所有参加裁军问题多边谈判机构的代表团继续进行积极的合作。我们手里有可靠的方向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通向限制军备竞赛和在裁军方面取得新的确实的成果的道路。我指的是最近苏联共产党第26届大会的决议。我们确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将有利于贯彻这次大会上提出的建议。

最后, 主席先生, 我愿感谢您在一月份有效地指导了委员会的工作。借此机会, 我们感激各工作小组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米韦斯大使、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以及意大利齐亚拉皮克部长——对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贡献。同时, 我愿对所有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和我们进行合作表示我们的谢意。

主席: 我感谢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 以及他对主席和各工作小组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在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即将结束时，我愿意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几个月来所取得的进展。我愿意将我的发言限制在我国代表团认为值得委员特别注意的一些问题上。尽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令人沮丧的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谈判的议程项目1和2，并没有象21国集团在今年会议一开始时就建议的那样，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虽然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月16日的发言里已阐明了21国集团的意见，考虑到这两个项目的高度优先性，我愿再次强调急需千方百计地解决这问题。其他代表团在他们具有说服力的发言中强调了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我们能在今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很可能没有什么具体东西可向即将在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报告，届时，一定会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绩进行估价，看它是否值得存在。

众所周知，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社会对核裁军问题一直是非常关心的。无视日益增加的对核军备危险的国际关切，特别是无视无核武器国家对此的关切就等于否认人类的权力。因为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的权力是最根本的人权。核武器的积聚已经使世界军事平衡变得极端危险，只要发生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消灭世界文明。最近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导致了核军备竞赛新的升级，使得这一局势更加恶化了。人们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那种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和<sup>在质量上、数量上</sup>不断改进核武器所得到的国家安全的<sup>感觉</sup>，只能是表面的安全。因为当其他主要军事大国按照它们的看法，认为它们中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发展已超过了它们自己，它们肯定不会无所作为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很多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不应建立在均衡的恐怖和同等的核能力上。只有真正的核裁军才能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在达成真正裁军之前，我们希望在首批采取的措施中包括停止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停止积聚更多的核武器，缔结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达成真正的裁军措施和不使用核武器。

为了强调核裁军总的重要性，参加谈判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美国首席代表史密斯，在1980年12月17日在军备管制协会年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如果人类想存在下去，除了对核武器进行国际管制外，再无别的办法。”他接着说，“我相信关键的环节在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们能毁灭文明，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象太阳那样的爆炸力量的控制权被托管在他们手里。”

此种主张反映了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局势，我们需要采取严厉措施以消除威胁，无疑地，超级大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负主要责任。

很清楚，每个代表团都熟悉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及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专家对核武器全面研究的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提请委员会注意国际先驱论坛报1981年3月24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也可能是有用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医生对核战争的意见。

这篇文章报道说，最近有100多名著名和优秀的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医生来到弗吉尼亚(美国)沃伦顿集会。最重要和显著的成果是，由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医学工作者参加的会议产生了一个一致的文件，文件说，“一旦发生核战争，社会不能幸存。任何战略方针都不应建立在这种思想上，即医生将以某种方法拯救足够的人可以把文明生活继续下去。”文章继续报道说，11名苏联高级医生中有沙召夫博士，心病学家，他是莫斯科国家心病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沙召夫博士在发言里讲到：“一些军事和社会的工作人员，甚至科学家都试图缩小核军备竞赛的危险，缩小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些发言说进行核战争能够获胜，可以发动有限核战争，说即使在全球大灾难的情况下，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层还可以存在。”他进一步说，苏联的研究表明，在苏联一个城市中进行一个百万吨级核爆炸能立即炸死大约300,000人，炸伤或烧伤300,000人。谈到此种核袭击，沙召夫博士讲到，“百分之八十的医生将死亡，医院将变成废墟，药品将遭到毁坏。哈佛大学心病学家，医学工作者组织的主席伯纳德·洛恩作了类似的发言，他特别强调：“有人正在编造一个‘神话’，说核战争不会发生，如果发生也不会是大规模的。只要对美国象波士顿大小的城市来一次核进攻，把整个国家的医药资源都用来治疗在核进攻中烧伤的人还嫌不够。”

我对国际先驱论坛报作了较长的引用，因为它反映的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政治和军事观点。

沃伦顿国际医生会议只谈到一个百万吨级的核爆炸；但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个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百万吨级毁灭性的核炸弹堆放在核武器国家的军火库里？

国际医生会议产生的信息很清楚地说明，如果核战争爆发，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此种战争引起的灾难和破坏不堪设想。不论在世界哪个地方使用核武器，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核尘埃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以及生态变化等等，这些破坏作用不会只限于对交战国。在这方面，我想引用印度代表团团长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去年3月24日发言中提出的一个有关的问题：“不论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行为标准，为追求本国的安全利益而危及到政治上、军事上都未卷入对抗的第三国的安全，这是能够允许的吗？很清楚，回答是否定的。”因此可以理解，无核武器国家不同意，而且是反对这种概念，即把核武器看成是威慑物，认为核武器是为防御目的，把国家安全建立在这种理论上的概念。这也说明为什么那些在军事上不很强大的国家坚持参加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谈判的原因。

让我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讲几句。我们听说三边论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并不怀疑这一论坛的重要性，然而它不应该排除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当然会把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考虑进去。21国集团已表示过，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应当作为这些谈判的出发点。让我们记住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这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我们已承诺通过具体行动来执行其规定。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特马贾阁下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特别讲到：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实现全面裁军是可能的。但我们生活在不很完美的世界里，有必要降低我们的眼光，满足于次于最好的结果。

“如果把裁军或军备竞赛的根本问题摊开来看，应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 (1)精神、文化或动机方面，
- (2)物质或机械方面，
- (3)问题的空间方面。

“这次特别会议主要关心问题的物质和空间方面——如果不说它光是关心这些方面的话，而不涉及检查人类冲突的原因。这情况即使不说它象征

(西迪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着我们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作用有限，起码也是令人注目。

“这样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避开消除人类冲突的真正或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检查与缓和国际紧张和冲突有关的各种国际文件或协议，赫尔辛基协议可能也是处理问题的非物质方面的唯一的文件。

“我们的任务被限制在(1)减少武器或冲突的物质手段以及(2)裁军的空间方面，让我们来估量一下这些问题和我们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方法。

“我们现在必须把核裁军作为最优先的工作。如果对限制常规武器没有给予也许它应得的重视，原因是，既然承认有自卫的合法权力，限制常规武器就不象核裁军那样紧迫，只是因为核武器具有巨大的毁灭力。”

作为结束，主席先生，我想转达我国代表团团长萨尼大使的口信，由于发生了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他不能参加这个会议，对此他表示非常抱歉。我借此机会向您和尊敬的各工作小组的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谈判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深赞赏和感激，我对我的尊敬的同事们在今年第一期会议讨论期间作出的贡献也表示诚恳的谢意。我相信这是反映了我国代表团团长的意见的。

我国代表团也感谢贾帕尔大使和秘书处的全体成员，也包括译员，没有他们的贡献，这个春季会议是不会这样顺利的。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西迪克代表的发言，也感谢他对我、对各工作小组的主席以及秘书处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我建议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为我们今天上午会议的最后一个发言人。他发言以后我建议休会，下午继续开会，我将在阿赫迈德先生发言之后宣布下午开会的时间。

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向您转达，我国代表团对您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您充分表现了您的创造力和坚定性，这些对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各个项目的工作取得具体和真正的进展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对我们简单检查一下过去11个星期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们欢迎我们议程项目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迅速恢复

谈判,也欢迎这些工作小组的主席及大多数代表团为这些谈判的进展作出的真挚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同大家一样也感到失望的是,未能就最优先和重要的两个议程项目成立谈判机构。此外,即使在进行了谈判的问题上,裁军谈判委员会也没有取得任何巨大进展。

我国代表团本来期望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到这个时候能够取得很大进展逐步形成共同办法,并把它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去。巴基斯坦提交了CD/161号工作文件,希望促进拟订共同办法。但是,有些代表团坚持主张第一步先要找出现有的核武器国家单独声明和关于这问题的其他提案的“各种特点”。我们出于和解的精神同意了这意见。经工作小组内的谈判以及工作小组主席不懈的努力,显然有可能形成一个意见一致的文件。可惜,在最后的时刻,提出第一步办法的国家中的一个代表团又决定放弃它,只是因为谈判的结果和它自己原来所想的结果不完全一致。我提到这个不幸事件的前前后后情况,不只是因为它极大地浪费了工作小组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因为它动摇了人们对某些大国所声称的它们具有促进委员会内谈判的各项裁军问题达成协议的政治意志的信心。

我们希望在夏季会议开始时,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将转而谈判一项可载入一个国际文件的“共同办法”。在我们最近的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有几个有趣的发言,其中包括荷兰和瑞典代表的发言。我想重复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问题最重要的三点。

首先,重要的是核武器国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应当是无条件的和明确的。在这一点上唯一令人满意的现有的声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四个声明,用瑞典代表的话说,反映的不是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而是首先考虑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安全。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内的辩论,特别是荷兰代表4月14日的发言以及苏联的回答,都表明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声明里所包括的限制条件和例件,是他们不能相互接受的。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也是不会接受的。因此,如果准备就“共同办法”达成协议,有必要探讨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巴基斯坦代表团在CD/10号文件中提出的公约草案中的方式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另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我国代表团1981年3月24日在委员会的发言里所表示的,大意是,核武器国家提出的唯一限制条件应当是反对另一个核武器国家攻击的自卫权力。荷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兰和瑞典代表各自在4月14日和16日发言时里也指出这是主要核大国共同关心的事。

第二,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 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安排不应该是另一个核不扩散的文件。对于这一点我在以前的发言里已详细地讲过了, 因此我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 某些无核武器国家, 不参加诸如不扩散条约或无核武器区的安排, 是各种政治和其他考虑的结果。按照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声明, 这些无核武器国家就会被排除在一个安全保证的国际安排之外, 那么, 这些无核武器国家是否有权推论: 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是冲着它们的, 起码是有这意思。这样, 某些不扩散国家压倒一切的考虑事实上不会是阻挠核扩散的可能, 而是火上浇油。

第三, 我们认为必须将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安排应包括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去。单独声明不管怎样庄严毕竟是政府政策的陈述, 它可以改变或者单方面收回。一个国际文件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 从一个国际公约的方式到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决议的方式都可以。然而, 安理会的决议如只是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将不会产生法律义务, 而这对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任何可靠的安排都是很必要的。

另外一个可能取得进展的项目是化学武器。大部分由于利德戈尔德大使有力的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一切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过这些讨论展现出可达成共同协议的领域扩大了, 对存在的分歧有了更好的了解。除非给工作小组规定一个专门的任务开始谈判禁止和消灭化学武器多边公约的文本, 否则要在调解存在的分歧方面和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后的意见, 其他很多成员也同意这个意见。条约的范围、公布和销毁储存、核查制度、申诉、保护措施和建立信任这些问题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 在这个基础上必须拟订技术方面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荷兰大使所表示的希望, 大国在这方面也能同“在1960年代末期为生物武器公约开辟道路来个突破那样, 采取高水平的果断的政治决定。”

巴基斯坦代表团一直积极参加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谈判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提案的倡议者一直没有能使人信服地给放射性武器下个定义或表明可以真正发展出并实际使用此种武器。我相信委员会的成员们有权利要求得到保证我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们所寻求的禁止是禁止真正的武器，而不是想象中的武器。巴基斯坦还同意有些国家最为关切的事，即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规定决不应使核武器的存在或可能使用核武器合法化。

我国代表团同意瑞典代表团的意见，把放射性用于敌对目的的最好办法，无须求助核武器，只要攻击核动力设施即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刚开始发展这种设施，在任何武装冲突中这都将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易受袭击的目标，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美国和苏联在放射性武器联合提案中寻求禁止的。因此，放射性武器公约必须包括禁止对民用核设施进攻的规定。的确，我国代表团认为此提案本身就值得作为一项法律规则来通过。

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有力的领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正确地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考虑方案里应该包括的裁军措施问题上。不幸地是，实践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想把综合裁军方案限制在仅仅重复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规定以及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两个文件将为综合方案提供宝贵的内容。但是从方案的目的和思想上很清楚地看出，超出眼前的和短期阶段的，并且包括削减和销毁战争手段这个阶段的广泛深远的措施也是必要的。美国和苏联1962年提交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草案为拟订此种措施以保证方案的全面性提供了有用的指导。在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将对此问题提出具体提案。

巴基斯坦代表团和21国集团同样感到失望的是，委员会没能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两个最重要的项目进行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禁止核试验。然而，我们认为就这一问题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不管从象征性还是实质性来看都是重要的。无疑，核裁军是紧迫的，继续依靠超级大国之间包括其盟国的易变和不等的核威慑、以及战略平衡理论是危险的。我们仍然期待，委员会在夏季会议将有可能批准成立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和21国集团已建议的实际可行的小组职权。

关于禁止核试验项目的讨论，即便是不完善的，也是有意思的。在讨论过程中，向另外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我们感到失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望的是，这些国家始终未能答复这些问题。21国集团在委员会今天上午会议上分发了这些问题。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三边谈判者将单独或共同打破它们故意的沉默，通过回答21国集团成员合理的问题，给委员会以开导。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不能交换意见，对主要核国家同不结盟和中立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是一个重大的挫伤。

在我们这期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对可能取得进展的希望并不过份乐观。我们明白目前的国际形势对裁军谈判取得迅速进展并不太适宜。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下几个月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巴基斯坦赞成裁军备管制和裁军恢复对话，赞成解决使最近国际形势更加紧张的突出的争议和冲突。在这方面，我们满意的注意到美国弗洛韦雷大使在委员会所作的确认，美国将继续遵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的规定，如果苏联也这样做的话。

但是，尽管国际形势有困难，我国代表团仍然确信存在着足够宽广的政治参数，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在其间朝向裁军的目标取得进展。在委员会正式和非正式会议的发言里，我们曾打算找到这些可能性。不幸的是主要核国家好象没有心情来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的各项项目取得进展抓住这些实际可能性。相反，我们注意到某些代表团有着不恰当的爱好的，他们利用目前的形势达到宣传目的和故作姿态。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要达到的目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不辜负国际社会对其成员的信任并满足世界人民的衷心愿望通过真正裁军的进程，消除世界末日的威胁。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我也感谢他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我们用完了今天上午会议的时间。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是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我感谢他在我们下午的会议上准备第一个发言。

现在是下午1时15分，我们超过了15分钟，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上午会议一些发言人所讲的我们应该工作得更多更长的第一个回答。我能不能向委员会建议，今天下午3时15分准时继续我们的全体会议？我请你们协助我在我所建议的时间，下午3时15分准时开会，我将让我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发言。然后，我们将听取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总结报告。我能认为委员会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吗？

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于下午1时15分休会，3时15分复会。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从开头就重申一下我们以前说过的话，即在您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的工作在您的巧妙成熟的指导之下得到了很大推进。

当本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一部分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回顾并估计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就似乎是适当的。我们对四个特设工作小组完成的相当大量的实质工作表示满意和赞赏，同时我国代表团不能隐瞒它对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的讨论进展缓慢感到的失望。我们曾诚恳地希望委员会能在春季会议结束前分别成立这两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不幸由于本委员会所有代表团都知道的原因，这已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仍希望更英明的意见将占上风，当我们在六月复会时，我们将能成立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并按其适当职权开始讨论。

主席先生，现在让我专门谈一谈春季会议上引起很大兴趣和关注的一个方面，即我们关于军事威慑理论的讨论。我们回到这个微妙棘手的问题上，因为我们知道在理解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时，它是中心因素。整个人类历史不断发生战争和军事威慑，至今似乎还看不见尽头。就在我发言的这个时候，就有好几个国家在打仗。

军事威慑概念可能是这时产生的，即一个国家或部落当局第一次认识到其安全并不在于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不友好的邻国或相邻部落，而在于保持能做到这一点的无可置疑的能力。因此，威慑作为一种理论其历史也许和人类一样悠久。新的地方在于现在人类能把地球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包括人类本身，完全消灭。

有人向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武器库中要有这种毁灭性核武器，主要原因是为吓阻可能的略侵者。就像找几只看家犬和安装上警报器一样，可能的侵略者就有希望不敢进攻了。一切国家都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即它们应把抵御外来威胁的国防的有效程度和规模保持在什么水平上。我国代表团很感激本委员会中的代表团之一谈这个问题时所持的坦率态度及承认它是严重难题的勇气。我们认为，应该找出驱使各国为防御外来威胁而把自己武装起来的不安全感，并通过联合国机构设法解决。我们大家都是不安全感的受害者，我们的反应，不论是发展核武器还是大量储存常规武器（你如高兴的话也可说警报器和看家犬），意图是一样的，即吓阻外来的侵略者。因此，老实说，我们谁也没理由硬要理直气壮。

国家的不安全感使人相信，在国际维持和平机构尚未真正存在的时候代替它的唯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一安全办法是随时准备立即进行防御或报复。这个随时准备立即进行防御和报复充满了巨大危险。所用武器已到了极限, 已达到过度杀伤的程度。这种武器如再一次使用并大规模地普遍使用的话, 正如我们所知, 那将是人类生命的终结。依靠这种具有不仅能把侵略者而且能把所有者一齐毁灭能力的武器是个幻想, 事实上是捞稻草。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敦促, 核武器国家在这个多边谈判机构中, 和我们一道拟定一项条约, 禁止这些可怕的武器在地球上存在, 这样才能把互相信任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扶上成长的进程。我们不会沿着威慑、不信任和从而引起的军备竞赛的这条危险道路走得很长而不遭到大灾大难。我们已有了彻底毁灭我们自己的手段, 就像蜜蜂, 如果我们愚蠢到使用了这种极端的武器, 我们将灭亡。

让我现在简单谈一谈某些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都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 除核武器外, 化学武器是当前存在的毁灭性最大的武器, 因此, 值得委员会迫切注意。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愿向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热烈敬意, 他作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领导了该小组的工作, 专心致志, 做出了贡献。在他的主持下, 工作小组对公约将要包括的基本组成部分进行仔细的审议。工作小组探讨了关于公约范围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虽然没有一个方案得到了所有代表团的支持。我国代表团认为, 禁止范围应全面, 即化学武器公约应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保有和转让化学武器。我们也支持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们不同意某些代表团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将减损各国根据1925年日内瓦公约承担的义务。遵守情况的核查问题, 由于所牵涉的问题的颇为复杂的性质, 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 听取了各国代表团在特设工作小组和本委员会上, 专门关于这个问题表示的意见。我们注意到许多代表团对国际现场核查措施的建议所做的保留。有人说这种措施可能用来损害各国的国家利益, 也有人主张国家一级与国际核查手段相结合。我国代表团支持后者的立场并重申公约将体现的核查制度必须要带有国际性质。这将向公约缔约国保证各项条款将得到遵守。它将在在各有关的缔约国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的最可靠的途径。

回过头来研究一下, 工作小组和在专家参加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清楚地表明, 化学武器问题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问题已找出并得到了澄清。我国代表团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感到，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有足够的资料和工作文件，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谈判。为了在这个项目上开始认真的谈判，工作小组需要有更大的职权。我们希望委员会在今年夏季恢复工作时，这将是我們首先处理的事情。

大会在第35/156G号决议中曾特别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条约，并将其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有人也提醒了我们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到来，因此人们期望我们拿出努力的成果来。签订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虽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裁军措施，但将有助于我们的裁军努力。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自从去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成立以来，它对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所要包括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工作小组已经结束了几个方面的广泛分析，如放射性武器的定义、禁止范围、活动和义务以及遵守与核查。我们看到，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设工作小组仍需找出能够符合所有代表团利益的放射性武器的适当定义。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也非常关切和担心，认为缔结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不能看作是使拥有核武器合法化。我们认为，缔结放射性条约是走向禁止核武器本身的第一步。我们研究了第CD/RW/WP.20号工作文件。在这项文件中，主席将各种提案综合成一个案文，我们觉得它是一件适当的文件，能够并有希望成为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二阶段期间我们谈判的基础。我们想借此机会对科米韦斯大使作为主席主持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审议工作表示满意和诚恳的感谢。我同意他有能力担当重任。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花了相当多时间讨论有关问题。我国代表团赞赏这个小组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执行他的任务中讲策略和公正的态度。但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核武器国家并未能够修正他们采取的片面立场。我们认为，宣布它们的地区为无核武器区和参加《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国家已十分明确地表示它们憎恶拥有核武器，并且部分地放弃了它们的自卫权。再强加给它们进一步条件显然是对它们所处明显不利的地位缺乏感觉。这些保证，不论有多大价值，应是毫不含糊的并有法律约束力。要取得持久的安全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可核查的核裁军来保证遵守情况。过去已证明靠不住的国家，不论它们做了多么诚意的许诺，也不能期望在将来能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

(希特米先生, 肯尼亚)

可以允许我略略离题一点的话, 谁会相信据认为是核武器国家的南非共和国所做不向邻国进行或威胁进行核攻击的安全保证呢? 它继续侵略其邻国, 任意杀人和损坏财产。在安哥拉诞生时, 南非试图用军事手段安插一个傀儡政权, 遭到安哥拉人的反击。安哥拉人得到了非洲各国及其英勇的古巴朋友的支持。

如果我可以谈谈另一个问题的话,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一直工作得很好。我们认为, 在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指导下, 他们的道路是对的。只要发扬妥协、互让和善意的精神, 我们就将达成宣布一个裁军方案的文件。

主席: 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的发言和他对我讲的热情的话。

尊敬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尊敬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和尊敬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今天也要求就他们工作小组的活动进行发言, 评价他们工作小组的工作。

我现在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发言。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主席先生, 作为工作小组主席就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在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向裁军谈判委员会作总结性的发言, 我感到高兴和荣幸。

根据委员会在1981年2月12日第105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CD/151), 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得以重新成立并继续协商以期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从1981年2月17日到4月21日工作小组举行了10次会议, 在这期间工作小组通过其主席还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工作小组在执行其任务时, 注意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9段所载的有关规定, 还注意到载在CD/140号文件中的有关的大会决议, 35/154和35/155。工作小组在1981年2月17日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去年工作小组的所有文件应继续作为今年会议的参考材料, 这些文件列在CD/SA/WP.1/Rev.1号文件里。在同一次会议上工作小组还决定, 把注意力集中到审查已提出的保证的实质问题, 认为在实质问题上的协议能促进一

(齐亚拉皮科先生, 意大利)

项形式上的协议。在这之后的各次会议上通过全面的交换意见, 主席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今年会议的工作计划, 其中考虑到了在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提案, 包括分别载在 CD/153 和 CD/161 号文件中的保加利亚和巴基斯坦的提案。主席提出的工作计划在工作小组 3 月 24 日第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已成为 CD/SA/WP. 5 号文件, 工作计划主要包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 找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各种特点, 第二阶段: 审议在寻找一项“共同办法”或“方案”时可加探讨的可能选择。主席在解释性的发言里指出, 这个文件将为工作小组将来的谈判提供灵活的范围, 可以为寻找“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提出各种意见。

随后, 工作小组进行实质性工作。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在讨论过程中, 提出了各种意见, 提交了不同的提案, 包括一些表格式的和纲要性的提案, 以期协助检验核武器国家单独声明中以及无核武器国家的提案中的各种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工作小组的工作, 主席被要求提出一个综合各代表团所持的意见和态度的工作文件。主席接受了交给他的任务, 在与各代表团, 特别是关系最大的一些代表团深入协商以后, 工作小组提交了 CD/SA/CRP. 5 号工作文件供审议, 小组各代表团大力支持这个文件, 并建议作一些修改, 包括简化文件的结构和内容。主席根据这些建议, 继续和代表团进行了协商, 然后在 4 月 14 日第 9 次会议上向工作小组提交了修正文本 (CD/SA/CRP. 5/Rev. 1) 供审议。很多代表团表示赞成这个修正文件。但是, 由于某些概念上的分歧, 工作小组对保证的各组成部分的分类办法意见不完全一致, 因而未能把这个文件作为共同的工作文件加以通过。然而, 人们普遍承认, 工作小组对第一阶段包括的问题和方面, 找出保证的各种特点, 给予了广泛的审议, 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主席的工作文件对这方面是有用的依据。人们普遍感觉到, 通过第一阶段的讨论, 对各代表团的态度的态度, 它们之间相同和分歧之处,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为第二阶段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经主席和很多代表团的建议, 工作小组在 4 月 21 日第 10 次会议上决定结束第一阶段的审议, 并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实质性工作, 以便逐个审查所有经过仔细考虑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期望能以比较分析的方式进行审查, 以便把力量集中在最有指望的方案上。我们希望在审议过程中能够出现一个被所有代表团接受的共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同办法，从而形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适当方式。鉴于此种前景，我衷心希望，在审议这个问题时，由于各代表团的充分合作和妥协精神，以及它们的良好愿望，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指望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时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对所有代表团在我们工作中的充分合作，灵活精神和相互谅解表示真诚的感谢！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我可以讲得相对简短，因为我可请您考虑第CD/179号文件，该文件已于今天散发，其中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授权给我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小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但我愿借此机会，向各国代表团对我说的，关于这个工作小组今年到现在为止所做工作的热情的话表示感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愿为我得到的各国代表团非常建设性的合作表示诚挚的谢意，并感谢许多专家的出席，他们对我们处理与化学武器公约的实质有关的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做出了极宝贵的贡献。我还要向工作小组的秘书及同她一起工作的人员对我们的共同努力所做宝贵贡献表示感谢。在结束(这段话)之前，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曾明确要我提一下，她和我一起——对您、主席先生，在本月完成您的任务的方式表示真实的满意。您为了使委员会4月份的工作既有效率又富建设性，使用了一切必要的策略和技巧。

主席：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和他代表的图尔森夫人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科米韦斯大使（匈牙利）：主席先生，我和我的同事、其他工作小组的主席一样，也愿意向裁军谈判委员会简单地报告一下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情况。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是每个代表团都熟知的，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详细叙述。

委员会的成员们可能会记起CD/151号文件中所载的委员会在2月12日第105次全体会议上决定重新设立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以便工作小组在原有任务的基础上，“就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1980年3月17日CD/79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在执行其任务时，特设工作小组注意到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76段、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有关部分和联合国大会35/156G号决议，这些文件均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

在1981年2月20日至4月23日期间，工作小组共举行了十次会议。

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代表团向工作小组提交了工作文件。工作小组主席也提交了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将来放射性武器条约中可供选择的条款文本。

从1981年2月到4月，工作小组在完成其任务时，对拟订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的有关问题又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和更详细地审查。

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有关问题的审查已表明，在将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的一些重要部分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意见。

要消除这些分歧，就需要每个代表团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坚信，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志、更充分的合作和更多的妥协精神，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的条约草案，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将是一个具体的贡献。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求所有代表团利用春季会议结束到夏季会议开始这段时间，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并继续协商以期在夏季会议就拟订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鉴于全会今天考虑各工作小组在今年第一期会议里干了些什么工作，我想就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在能干的主席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先生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讲几句。

由于工作小组主席，确实也是所有代表团作出的令人赞赏的努力，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在为审议这个问题的各方面所举行的正式会议和非正式协商中都有着相互合作的积极气氛。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困难，有时甚至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因而，在朝向最有效的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道路上，我们就更有理由要鼓励哪怕是极小的进步。尽管在细节上我们对今天所进行的对工作小组活动评价可能有着不同意见，但社会主义国家同意工作小组主席的意见，总的来说，在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今年第一期会议里，工作小组的工作是很有益的，正如主席所讲，在某种程度上，为夏季会议要做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主席的发言清楚地指出，工作小组就其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计划由几个阶段组成，有希望使我们找到一个可能形成一项国际公约的基础的共同办法，或导致一个适当的安理会决议，作为一个临时安排。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如工作小组主席今天指出的，载有工作计划的CD/SA/WP.5号文件应被解释为对将来的谈判提供了灵活的范围，在小组寻找一个共同办法的过程中，允许提出任何有关的意见和提案。对于这一点，我想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工作小组中提出了意见和具体建议，我们相信在以后谈判的适当阶段会得到相应的考虑。

至于到现在为止在审查第一阶段实质问题所做的大量工作，正如工作小组主席所概括的，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在找出安全保证的各种特点上所进行的讨论是有益处的。讨论使工作小组对核武器国家单方面承担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某些重要方面更加清楚了。结果，正如工作小组主席今天指出的，工作小组对各种态度有了更深了解，他们的相同点和分歧点，我们认为目前工作阶段的这个成果，对我们准备夏季谈判共同办法特别有用。

在第一阶段审议时，提出了一些工作文件，以协助工作小组把力量集中在问题的重要方面，在今天的各个发言里我们已听到了一些。尽管我们可能不完全同意发言中关于这方面的每个细节，但我们完全同意工作小组主席所表示的思想，大意是，所有以书面形式提出的意见，对找出基本的立场都是有用的依据。关于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今天上午就这方面所谈的一点，我愿回顾，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所有国家的合法的安全考虑应客观地真实地反映在可能写成文字的结果中。有的国家不同意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不属于这个集团。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的整个发言集中讲了类似的对安全的关心，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并不否认，因此我们也期望其他国家也这样。社会主义国家高兴地注意到，很多代表团在全会和工作小组会上，实际上承认我们关于利用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发动对别国的侵略的可能性这种对安全的严重关切是合理的并给予支持。一个人怎么能严肃地认为这样的国家可以保持在核冲突之外，并因此受到保证。我现在克制自己不作进一步的评论，只想提一下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德尼吉大使在1981年3月19日全会的发言里对这个问题的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中肯意见。

我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再向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保证，我们仍然坚决支持最有效的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我们确有促进所有裁军问题谈判达成协议的政治愿望，包括现在正审议的问题。

委员会和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现在已进入了寻找一项共同办法的第二个、更加实质的阶段。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听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建议，应该彻底审议这些建议，看它们是否能构成将来的成果的部分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应牢记一切有助于使意见趋于相同的积极成果，以便逐步扩大谈判的基础。我们相信，在安全保证工作小组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哪些能被标明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在夏季会议结束时的工作小组最后报告中将会恰当反映出来。那时，所有代表团都有权正确估价今年取得的成果。

为了再次对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主席齐亚拉皮科先生熟练的指导方式表示赞赏，我愿意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相信这个工作小组在寻找一项进一步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共同办法时，能取得巨大的进展。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决心象以往一样，不遗余力地和其他有关的各个代表团，或国家集团的代表团，进行合作，以便在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能得到一个人们期望的解决办法。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我国代表团本来没打算在委员会同一天的会议上进行两次发言，特别是因为这是我们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求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是为了回答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刚才谈到的意见，我认为我在这个时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他对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发言的任何误解。

我应该说，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刚才的发言，他在发言里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名义——我相信他在那个时候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发言的——向我国代表团再次保证，他们仍然是安全保证这一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对这一项目以及裁军的其他问题确实有谈判达成协议的政治愿望。鉴于工作小组过去几次会议上的情况，我国代表团听到这些非常满意。

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说——我记得我国代表团今天上午的发言里也讲了——我们曾指出，在工作小组的最后时刻，提出称为第一阶段的办法，即找出声明的各种

(阿克拉姆先生, 巴基斯坦)

特点的代表团中的一个, 又放弃了它, 因为制订出的文件不符合它自己的意见。我只想向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表示, 我们在发言里所指的并不是保加利亚代表团。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我必须承认, 今天我们本来不想再发言, 但是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迫使我们这样做。今天我们听到了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工作小组主席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已表达了我们对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感激, 包括对齐亚拉皮科先生。在齐亚拉皮科先生的发言中, 绝大部分正确地反映了工作小组内就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这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进程——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他所讲的每一点。我要讲的第二点是, 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武托夫大使同志刚才的发言。我坦白地讲, 我们对巴基斯坦代表今天的发言感到惊奇, 他在发言里对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情况和进展谈了一个总的看法。确实, 一些国家对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采取的工作方法有怀疑。但遗憾的是, 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讨论说明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打算用歪曲的方式提出事实是不对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准备同意工作小组主席的工作文件的, 我指的是1981年4月7日CD/SA/CRP. 5号文件。但是其他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是哪些, 巴基斯坦代表应清楚——开始对文件提出修改,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而言, 象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讲的, 我们准备做建设性的工作。我们不是阻碍事情的人。这些就是我想讲的话, 我只讲这些。

主席: 关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所长戴维森·尼科尔先生来的电报——这电报已非正式地发给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我根据协商, 想做如下发言:

“根据议事规则第16条, 裁军谈判委员会请其秘书贾帕尔大使参加即将于1981年5月4—6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事将通知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所长戴维森·尼科尔先生。

“与此同时, 裁军谈判委员会要求其主席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咨询委员会的代表问题继续和代表团成员进行协商。”

(主席)

我想委员会是同意这个程序的。

就这样决定。

贾帕尔先生 (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作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 我有义务遵守根据议事规则第16条做出的决定。因为我订于5月初到达纽约, 所以我不可能出席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我明白我应起的作用, 我应做委员会的耳朵、眼睛, 而不是做委员会的喉舌或发言人。当然, 我将向委员会汇报咨询委员会的情况。

主席: 我们结束了春季会议的工作。在今天的全体会议上, 一些代表团对我们今年第一期会议进行的谈判作了评价。这鼓舞我也来谈一些个人意见, 总的来讲, 这次会议总的是使人满意的。委员会去年成立的四个工作小组几乎从一开始就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各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反映了各个有关领域内的发展情况。澄清了态度, 找出了问题, 总的说来为工作小组夏季会议要继续进行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我们议程上的具体项目成立工作小组的制度已证明是实用的。关于成立另外的工作小组的要求, 委员会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些要求仍然被搁置。

在这方面我想简单地讲一下委员会可能承担的工作量问题。今天很多代表团提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委员会已经有的工作量, 我认为光是成立更多的工作小组, 不会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结果。改变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可能是必要的。委员会可能得排一排优先的次序, 从而考虑到存在的各项要做的事情以及具体领域里存在的特殊情况。如果在保持一个星期为每个工作小组开一次会的制度的同时, 委员会可以留出一些时间, 比如说, 来处理综合裁军方案或者放射性武器问题。通过处理这些有时限或是看来可以首先得到解决的问题, 委员会事实上可以为议程的其他重要项目赢得一些时间。

就议程项目1 (全面核禁试) 和2 (核裁军) 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帮助我们澄清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态度。各个代表团有机会提出它们的对安全的关心和概念。委员会必须决定夏季会议是否继续采取一些措施。

总的说来, 春季会议是在认真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是由于代表团们积极和建设性地参加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我们必须牢记, 国际社会期待着委员会为

主席

建立一种气氛和条件做出贡献，在这种气氛和条件下，参加双边的地区的或国际的裁军和军备监督谈判的各代表团，抱着坚定的意愿和政治意志，能够成功的进行谈判，取得确实的成果。这在1982年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前夕尤为重要。

在春季会议结束之前，请允许我对所有代表团给予我的有益的支持表示感谢。也请允许我对秘书处和其工作人员以及译员们的合作表示感谢。

我的话完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1981年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会议于下午4时20分休会。

×× ×× ×× ×× ××

第一百二十八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11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胡利奥·塞萨尔·卡拉萨莱斯先生  
诺尔玛·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路易斯·索拉·比拉先生  
普雷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赛恩乔吉斯小姐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伊 朗:

贾拉利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巴伦吉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玛丽亚·加西亚小姐

蒙 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德索托先生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索恩伯里先生

苏伊卡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恩藏热亚先生  
恩达加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中心助理秘书长:

莫顿森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想向委员会全体成员、向根据议事规则参加的非委员会成员，也向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特别想对我们的新同事阿根廷的胡利奥·塞萨尔·卡拉萨莱斯大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迈德·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蒂萨·贾亚科迪大使表示欢迎。我对他们的任命表示祝贺，并祝愿他们顺利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我也愿向裁军中心助理秘书长扬·莫顿森先生表示欢迎，他今天和我们一起出席了会议。他一直很关心我们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对此表示满意。

我想代表我们大家向卸任的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因为他在四月份谦恭，有效而且全心全意地履行了其职责。

尊敬的代表们，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件很光荣和荣幸的事。我国政府特别重视委员会在促进裁军，从而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它坚信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来巩固和进一步加强缓和的成就、防止军备竞赛的新浪潮、减少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以及取得真正裁军的确实进展。从这一信念出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一起，坚决支持一切旨在停止军备竞赛和旨在促使在较低一级的军备水平上实现同等安全的各项提案。

由于这也是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各种活动的目标，我作为主席，将竭尽一切促进这一目标。

尊敬的成员们，我在履行我作为六月份主席的职责中，期待着你们的合作和帮助。处于主席的职位，我将力求弄清委员会在所有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的地方，为此目的，我将经常同你们个别地和集体地进行磋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愿随时为委员会效劳，并尽力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履行我的职责。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有大量未完成的事务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相信，你们也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尽管国际气氛变化莫测，我们应该通过相互谅解和了解力求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我说这一点，是因为今日之“裁军”首先意味着保障人类的生存，并无疑是符合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宣称，“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是当代最尖锐紧迫的任务”。

(主席)

有一些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妇女——人们称之为人类的妻子天天在提醒我们这一最高任务很明显核问题应当不仅在本委员会内也应在其他谈判机构受到最高优先地位的对待。

因此，让我们决心采取实际行动，使我们能逐步地从小措施推广到较大的措施，走向核裁军。从这方面讲，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份的。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新武器是另一个要求我们迫切注意的领域，我希望，我们将采取有意义的步骤，以防止进一步滥用科学上的新发现。

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国际紧急局势阻碍了裁军方面的进展，但是我们当然应该讨论并力求就裁军措施达成协议。不会有人期望我们等待到国际气氛有所改善以后再谈。尽管国际气氛并不有利，或许甚至正因为这一点，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提出了好几个关于裁军的影响深远的提案。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肯定有责任对这些提案给予最认真的考虑，并草拟出协定、条约等等，以便有朝一日世界上各国将准备就绪予以签署。

我认为，委员会能够就我们议程上的一些优先项目着手进行谈判。已经设立的四个工作小组，无疑地，将要求尽快恢复工作，或许根据既定的时间表，需要时再作些小的调整。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的称之为“夏季会议”的头一个月份的主席职务。在有机会密切注视到您在这多边谈判机构中和担任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时的建设性工作之后，我们相信，您一定会明智地、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讨论，我们墨西哥代表团也很高兴在您履行重要职责中给以全心全意的合作。

与此同时，我想再一次表示，我们是多么赞赏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在指导委员会4月份工作中所表现的模范风度，那时正是今年“春季会议”结束的时候。

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1981年5月4日至15日，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了第二次会议。

在该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团向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载有我刚才提到的大会特别会议临时议程的“有注释的初步草案”的工作文件，该文件已复制为第A/AC.206/13号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由于该工作文件很便于对此事感兴趣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们的查阅，我将在此会上只限于提纲挈领地谈一谈我们在准备这份文件时我们的目标，即充分利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经验教训。

我们认为，1978年会议的经验强调指出，讨论一个其组成部分都是紧密相互联系的内容广泛的项目时，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地防止浪费我们的力量，而是力求集中我们的力量，以求得最高效力和最大协作。考虑到1982年特别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项目无疑将是综合裁军方案，这样一种办法就特别可取；因为该方案的结构和内容在好几个方面同《最后文件》的结构和内容是很相似的。甚至比后者要求更高，它们将要求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持久的协调和必要的相互关联。

因此，看来我们有必要避免在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分散议程项目，因为这种分散将使会议丧失其作为一次“特别”会议的特色，而使它倒象一次常会。若考虑到常会的频率，这就更加令人遗憾了，因为在这次特别会议之前六个月将召开第三十六届会议，而在特别会议结束之后仅仅三个月左右就要开第三十七届会议。

因此，我们冒昧地向筹备委员会提交的这份初步议程草案中除了诸如那些有关证书、选举、一般性辩论、通过最后决议等等我们也许可称之为仪式性的或惯例的项目之外，包括了只有三个实质性的项目：关于“审议和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题为“审议和通过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裁军的条约草案或公约，并向各国开放供签署”的项目；以及题为“庄严地掀起世界裁军运动并举行该运动的第一次誓师大会”的项目。

关于我刚才提到的第三项项目的目标，我们的工作文件中作了以下的注解：

“依照1980年12月1-2日第35/1521号决议中的条款，看来很可能秘书长在专家小组的帮助下编写的关于在联合国主持下组织和资助一次世界裁军运动的这份报告将提交给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看来也很可能在那次会议上，大会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庄严地掀起这次运动，并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上举行第一次誓师大会，以期使这次运动得到它无疑应得到的宣传和重视。”

关于我提到的第二项项目，墨西哥工作文中有下列注解：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筹备委员会上的讨论表明，基于大会的有关决议，委员会成员们感到，缔结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联合国一直在考虑的和大会一再给予“最高优先地位”的一个问题——和缔结一项销毁化学武器公约——大会也一再给予“高的优先地位”的一个问题——将提供两项对大会产生非常有利影响的文件。”

虽然我并不想贬低这两个项目可能具有的重要性，然而，在我看来，不能否认，1982年大会特别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项目将是一项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1978年《最后文件》第109段中明确规定了要拟订该方案，在条款中大家一致同意，该方案应包括“一切认为可行的措施，以便保证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在一个国际和平和安全占上风的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到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成为现实”。考虑到如此规定的最后目标的广度和“综合”这个词的意义和范围以及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小组所作的并经裁军谈判委员会认可的该方案应该是“面面俱到的”的声明，很明显，不仅该方案应包括列在上述《最后文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而且还要在某些方面超过《最后文件》。

此外，审议和通过该方案将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议程上的十分重要的项目这一事实决不排除审议其他有关的具有次要优先地位的项目。相反，我们深信，大会特别会议若要详细地审查和分析综合方案的内容（如果要协商一致地通过该方案，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就必须审议这些项目——正如1978年在审议《最后文件》时，类似的项目遇到的情况一样——即使这发生在综合裁军方案范围之内。

关于我一直提及的工作文件的相应注解中专门提到的这些不同项目，其中我想提一下以下几个问题（不是作为一份完整的清单而仅仅作为一种说明）：审查前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和审查《行动纲领》中所设想的裁军谈判的地位，特别是那些与核裁军有关的谈判；在那次特别会议期间和之后大会所提的各项建议和它创议的对各项研究工作的后续工作；各成员国的创议和提案；执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的方式；以及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里的作用。

我大胆地表示希望，如果委员会对综合裁军方案应具有头等重要性这一点取得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一致意见，我希望大家也能一致地认识到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在其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帮助下应该能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顺利结束联合国大会赋予它的崇高任务，那就是：拟订一项明年要提交大会审议的综合方案草案，而且归根到底，这一国际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机构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成败无疑将取决于该方案的命运。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六月份委员会主席的热烈祝贺。我们相信，在您的能干和熟练的领导下，委员会将能在春季会议的成绩之上继续进展。我代表印度代表团表示愿在您执行繁重职责中同您充分诚恳合作。

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两位新的代表团团长，我们友好的近邻斯里兰卡的贾亚科迪大使和阿根廷的卡拉萨莱斯大使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毫不怀疑，委员会的工作将由于享有应享声誉的我们的新同事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技巧而获益。

我们1981年夏季会议是在公然的侵略行为和无视国际行为准则的阴影笼罩下举行的。以色列无端袭击伊拉克原子反应堆，再一次使我们清楚看到，在当前世界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结构是多么脆弱。印度政府已强烈谴责了这次袭击，外交部官方发言人已发表如下声明：

“印度政府以严重的关切心情和愤怒心情获悉伊拉克奥西拉克原子反应堆于6月8日遭到以色列军用飞机炸毁。以色列这一行动是十足的冒险主义和公然的干涉与侵略，应受到谴责。

伊拉克曾多次声明，它的核计划是限于将核能和技术用于和平目的。因此，以色列说伊拉克已到了要生产原子武器的边缘是毫无根据的。

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和反阿拉伯政策是这一地区不稳定和紧张局势的根源。这次对伊拉克原子反应堆的大大应受谴责的无端的、毫无道理的袭击嘲弄了公认的国际行动和行为的准则，开了一个最为不幸的先例。”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在1981年委员会第二期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想到春季会议结束时所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今年会议开始时重新成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根据去年的职权范围，继续执行谈判任务，并取得不同成果之际，显然早就该讨论重新审查某些职权这一问题了。特别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其谈判任务已达到了新阶段，依我们看，授予该小组以新的更具体的职权，显然可便于它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在本年度会议的后半期期间，应使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能在考虑到各国对各有关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后，开始起草实际的条约案文。在第一稿中，凡有必要处，可供选择的方案可写在方括号内。随后阶段的谈判再集中力量求得不同意见之妥协，然后将括号去掉。因此，我们请求您，主席先生，进行非正式磋商，或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对这个问题给予认真的考虑。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有适用于其工作全过程的职权，即直到它草拟出向定于1982年年中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交的《综合裁军方案基本组成部分草案》。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依我们看，对它在1981年会议剩余期间所面临的任务是适合的。因此，我们不拟在当前阶段建议修改其职权。

在今年会议初期，曾有动议寻求修改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只要修改方案不排除对旨在避免使用核武器的一切倡议都加以考虑，我们就愿意考虑这方面的任何提案。本委员会已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规定，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进行了谈判。《最后文件》的第32段说：

“一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应考虑各种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提案。在这方面，虽然注意到核武器国家的各项声明，但如能在适当情况下作出有效安排，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将可加强这些国家的安全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已毫不含糊和十分清楚地说明，所有“旨在确保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提案明确地在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之内。

极其不幸的是，委员会对21国集团提出的增设议程项目(1)和(2)两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未能做出积极的决定。关于项目(1)，在春季会议快要结束时，21国集团曾提出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可能的职权的案文。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代表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21国集团于4月24日发言建议下列职权：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其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就关于议程项目1、题为‘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最后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谈判。特设工作小组将无论如何在其1981年会议结束之前的适当的时候，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其工作进度报告。

“在就该项目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特设工作小组将考虑到已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包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79和1980年会议期间，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关于该问题的三边谈判的报告，以及1981年会议的剩余期间有关国家可能提交给委员会的关于三边谈判的任何未来的报告。”

现在，关于可能成立的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职权的一份具体提案就在委员会面前，我国代表团仔细考虑后认为，应举行非正式磋商和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为尽早成立该特设工作小组的条件进行谈判。

也许我可再补充一点，21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草案旨在充分考虑苏、英、美三边会谈所已取得的成果。现在是有关国家该为本委员会的多边谈判做出充分贡献，以表明它们对禁止核试验的目标确有政治决心的时候了。

21国集团另一个提案是关于设立委员会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在对这项提案缺乏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在21国集团的倡议下，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会议，对有关这个议程项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的审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该项提案做出积极决定铺平道路。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代表21国集团于1981年4月16日发言，对专门讨论核裁军的非正式会议做了评价，并且再一次提出可以在多边谈判中考虑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某些代表团竟认为，几乎没有任何特定的和具体的问题可认为是适合于或已“成熟”得可供讨论核裁军的多边谈判予以考虑。在今年三月举行的关于核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期间，有一个代表团曾问到21国集团是否建议委员会应就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谈判。这决不是21国集团的意图；21国集团早已提出了一些可在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中作为多边谈判题目的具体问题。第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CD/116号文件中已对这些问题做了明确说明。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决不是为了替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概念所关切的是对某几类战略核武器的限制；我们所关切的是裁减和最终消灭一切种类的核武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概念的基本思想是处理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我们所关切的是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并最后实现核裁军这一广泛得多的目标。因此，我们不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应从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式的谈判。

我们主张在本委员会中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提案的基础是什么呢？十分简单，其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和使用核武器的各种战略理论的提倡，直接地并在根本上同样威胁着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承认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所有国家都有权参加关于影响到它们安全利益的裁军措施的谈判。这就是我们的提案所依据的原则。

其次，象裁军谈判委员会这样的多边谈判机构必须关心防止核战争爆发这一最紧急和最迫切的任务，因为这种战争将同样影响到参战国与非参战国，核武器国与无核武器国。关于就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协议进行谈判的提案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当我们谈到拟订《最后文件》第50段所载核裁军的各个阶段时，难道我们是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进入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地面发射和空中发射巡航导弹、逆火式轰炸机和“秘密战士”飞机的神秘复杂的世界吗？难道我们是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也去比较各种导弹的投掷重量，研究区分各代导弹的圆误差概率或多少逆火式轰炸机等于多少巡航飞机，而玩这种神奇奥密的游戏吗？这决不是我们的意思。既然我们已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认为在“核过度杀伤”的时代，这种游戏的意义不大，我们怎么可能这么想呢？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关切的是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事实——在不多几个大国拥有毁灭全球的手段的世界里，我们其余的这些国家怎样能保证我们人民的生存、我们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以及朝向正义和平等的和平与国际安全制度进展呢？这就是我们愿在本委员会中谈判的东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办法可以用来调和美苏之间的安全观念。关于欧洲的远程战场核力量的谈判可以用来调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和欧洲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些谈判本身虽也很重要，但与大多数不结盟和中立的无核武器国家所关切的切身安全问题无干。难道不应有个安排，使已遭到核武器的持续存在和积累及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威胁之危害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利益，得到其所应得的认真考虑吗？或者是否由于这些国家不拥有核武器，与核武器国家又不结盟，因而就被排除于圈子之外，从而算不上数呢？尊敬的加拿大大使在1981年4月16日发言中解释道，加拿大是属于核联盟的，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都遭受核威胁”。对没有核武器的，但其安全同样受到核战争危险的威胁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给了什么选择呢？它们是否应决定要不就参加核联盟，要不就自己取得核武器呢？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末这些国家的安全问题应受应有的重视，不是极有必要吗？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对核裁军的多边谈判原则有保留的成员，在把21国集团的提案斥为不现实和不实际之前，应对这些问题加以仔细考虑。

核裁军的有些措施公认是很复杂的。但它的复杂性并不是无核武器国家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也不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某种独立的、盲目的力量所造成的。关于发展和改进核武器系统的决定是核武器国家本身的决策者做出的。甚至于就在我讲话的这个时刻，核武器国家的研究实验室里正紧张地在研制新的、更高级的核武器及运载系统，而使问题更趋复杂。若说因为问题复杂所以就不能采取核裁军的紧急措施；若说因为所涉及的问题，除了被传授这方面知识的少数几个人外，在技术上都是不能懂得的，所以裁军问题必须留给核武器国家它们自己去办，那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成其为理由。毕竟谁要对做出使问题日益复杂的决定负责呢？如果有关决策者意识到核武器库的日益复杂和高级化会使将来核裁军的实现更加困难的话，为什么不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呢？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93段第2分段说：

“各国应评价军事研究和发展对现有协定和裁军领域的进一步努力的可能影响。”

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库最大的国家的代表能不能给委员会以启发，谈一谈他们国家如何认真地执行了它们自己也是成员的联合国大会的号召呢？

如果复杂性是实现核裁军进程的关键问题，那末首先要做的一件合理的事情是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立即停止核武器的质量发展和改进。这正是核裁军第一阶段打算要实现的，正如《最后文件》第50段所说：“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在这个标题下，可以考虑几项具体措施：即(一)立即彻底冻结新型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部署；(二)立即彻底制止用新的现代化的产品更换现有的导弹、飞机和其他核运载工具，(三)禁止增加不论安装在什么运载工具上的现有核弹头的百万吨级量。在这个标题下还可考虑其他措施。核军备竞赛的信徒为了证明自己的现代化计划是有理的，在侦察他们的潜在对手的武器系统的改进和提高方面动作极为迅速和机警。而他们所用的是现有的能到手的核查手段，因此我国代表团相信，遵守情况的核查不应成为难题。但这种特别细节必须在谈判过程中制订出来。目前的问题是所有有关国家是否能够做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决定，即同意立即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如果答案是“是”，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就可立即开始研究这一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谈了很多，是想打破这种观念，认为本委员会没有什么核裁军的特殊具体措施可进行有益的谈判。计数核导弹的数目和型号不是核裁军方面唯一可做的事。我愿提醒一下委员会，以免忘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中，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本身曾为多边谈判提出几个关于核裁军措施的具体详细提案。1962年，美苏曾提出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其中载有裁减和全部消灭核武器的专门规定。1964年，美苏两国都提出关于裁减和废除轰炸机的提案，而美国还建议有核查地冻结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运载工具的数目和性能。当时，核武器国家向一个多边谈判机构提出关于核武器的提案没有人认为有什么稀奇。今天，鉴于主要大国之间抗衡状态的恶化，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就更加需要在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的紧急措施谈判中起积极作用。正如这是符合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利益一样，这也是符合主要大国及其盟国的明显利益的。如果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不要反对核裁军多边谈判，而像不结盟和中立国那样，提出自己的专门具体提案供委员会考虑，这不是会使国际社会感到较为放心吗？我记得1962年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中，美国曾建议设立一个降低偶然事件、计算错误或电讯不通引起战争危险国际委员会，其结构和职权就在于进行多边谈判。在某些核武器国家、但不是所有核武器国家之间，已达成了若干协议，部分处理了偶然事件、计算错误或电讯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不通引起核战争爆发问题。今天的军事技术已使此类危险大大增加了。美国或其他核武器国家对这一重大问题难道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吗？特别是在核武器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更加严重的时期，难道无核武器和中立国家在这方面不能起什么作用吗？在核武器国家提出主意予以帮助之下，多边谈判就能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核武器国家不是总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来证明多边谈判核裁军是切实可行的，不是挑战性地要求不结盟中立国家提出核裁军的具体专门措施，而是自己提出这方面的倡议和想法，那就好多了。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们是能够提出建设性提案，供本委员会考虑的。我们敦促它们负起责任，并了解不结盟和中立国家总是随时准备捐起它们的一部分负担并进行建设性的、有成果的对话，讨论如何确保毕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那个共同目标——人类的生存。

我国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坚持不断地提出了若干认真的、实际的提案，依我们看，这些提案可使核裁军目标离我们不像今天这样遥远。如果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无核武器世界这个目标已不再可信，这确实将是可悲的。这样放弃信念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了本月五日结束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后，回到日内瓦，我们同许多其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代表团一样，不能不对已出现的某些消极趋势表示深切关注。我们必须在沦入悲观主义或无可作为思想前，奋力纠正这种消极趋势，在裁军的重大领域中，人们很容易成为悲观主义或无可作为思想的牺牲品。如果我们要表现出国际社会期待于我们的远见，我们必须诚心诚意努力，不仅克服今日的苦难，不仅要防止我们可能预见的明日的苦难，而且还要力求避免尚未来到的，威胁我们子孙后代的前途的苦难。核军备竞赛并没有增进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它肯定已给它们和无核武器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安全。因此，现在到了试一试另外一种国际安全概念，即以摆脱核武器的世界为基础的概念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核裁军实现时，建立一个以全面彻底裁军为基础的，新的、公正的、平等的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制度之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麦克费尔大使（加拿大）：主席先生，在1981年会议开始时，我曾表示过要对核查问题及其对军备管制进程的重要性进行发言，特别因为这个问题和委员会有关联。

加拿大提出军备管制核查提案纲要的文件（CD/99）差不多整一年了，所以，今天谈论这一问题是比较合适的。继“纲要”之后，加拿大又提出了一个文件（CD/127），该文件意在“纲要”所根据的某些研究有所说明。今天我荣幸地向委员会提交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工作文件，题为“关于军备管制核查概念性的工作文件”，它以一般的方式论述了这个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委员会继续其工作时理应审议核查问题，因为如果将各优先问题调整得当，1981年就可被证实为很多年来最有成效的会议之一。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委员会若在核查问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那些领域内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委员会的谈判就可能证明会很有影响。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

在化学武器工作小组里，我们有机会可探讨广泛的核查问题。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大量存在的并从而易引起真正和实在威胁的化学武器言，理应在不生产、拆除生产设施和销毁武器等领域内接受高度的核查。加拿大在1981年3月26日提出的关于核查和监督要求的工作文件（CD/167）中综述了对这一问题的总的看法。我们注意到有人担心会发生介入和可能损害民用工业的保密，但我们的意见是，此种视察可以不损害合法的商业保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9年在不生产问题上进行的讨论会，以及后来英国在拆除和销毁生产设施方面进行的讨论会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CD/37和CD/15号文件里分别介绍了这个情况。阐述加拿大在销毁现有战剂方面的经验的工作文件也支持了这方面的论据。

本委员会还没有真正想尽办法解决化学武器的核查问题。因此我建议在第二阶段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开会时，应探讨这个问题。这类工作对支持双边谈判将是一项积极的和实际的贡献。

尽管委员会对可能的全面禁试还没有进行直接的谈判，很多成员，包括我本人，对这一问题已表示兴趣和关心。所有成员都认为全面禁试协议的进展慢得令人难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承认存在着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那些与核查有关的问题。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我认为，挪威代表在1981年3月10日(PV/113)指出“合适的核查制度，是整个禁试制度的必须的组成部分，即为了保证遵守也为了建立信任”时，他替我们着重说出了这一事实。在着重谈他的国家通过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NORSAR)在地震方面的贡献时，他认为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加拿大认为，特设小组所完成的工作从现实角度看对实现全面禁试条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禁试条约是特鲁多总理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概述的“窒息战略”四个组成部分之一。但是，除此之外，加拿大所以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恰恰因为在这个领域里先进技术由于不必受其他各种考虑的限制，能提供适当的核查，并可取得现实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结果。我几乎用不着指出，早在1962年，为了地震核查，苏联自己宣布，准备“同意在每个核国家领土上每年进行2-3次检查”；并准备为设立“自动测量地震站，包括国际监督机构”提出建议(ENDC/73)。

十八年后，三边谈判国在给委员会的报告(CD/130)中承认，合作的地震检查措施在核查条约的遵守情况时是能够作出贡献的。报告同意有条件的“现场”视察为一项合作措施。我们坚信，本委员会和地震专家小组能够以很实际的方式补充谈判各方所作的努力。

全面禁试和化学武器这两个谈判领域是核查体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些领域的代表。核查问题的困难似乎经常来自有关目的、方法和定义的先入为主的分歧。好些协议看来很接近了但事实上却又很遥远，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丧气情绪促使我们开始从事一个基本的研究计划，这个概念性的文件就是它的一个结果。

我们同意人们经常提的论点：具体的核查规定在军备管制本身没有确定以前是不能谈判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在整个军备管制范围内的核查概念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能够并且应该从我们的经验中获取教益。我们本着这个精神发展了“纲要”，以便究明在谋求一个共同的观点和核查类型这一目标方面实际已提了些什么建议，以及为什么提了这些建议。在核查的技术方面几乎已发生了一种革命。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基本上没有改变。一方面，在1960年不能通过手提照相机取得的资料现在已经可以弄到了，经常是由相互协议通过今天的国家技术手段取得的。另一方面，尽管介入确实有了变化，但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怀旧，我们需要跟上时代。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在第二次大战之前——1922年海军协定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就是实例——军备管制和裁军协议是在比较正常的和平环境下谈判的，没有正常地规定关于遵守义务的有系统的和有效的核查。但是在第二次大战后的谈判，普遍地规定了某些类型的核查。事实上，现在某些形式的核查已普遍成为几乎所有重要协定的一部分，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作为本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因此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军备管制协定里坚持核查不一定是对任何一个准备参加协定的谈判国的信任产生怀疑，而却会通过互惠性质的规定来建立信任并最后加强相互信任。

我相信你们读了这个概念性的文件后将会明白，文件中所阐明的道理是没有偏见的——这当然一向是我们的意图。譬如说，核查的定义不是从任何政治文件中选择来的，而是从《牛津简明字典》中选来的。这个定义特别贴切，因为它把“示证”与“视察”同等地作为核查方法，而在我看来，我更喜欢“示证”。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去年秋天警告说，军备竞赛“若超过某点，用建立在互相核查基础上的协议就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了，现在正接近这一点。”如果互相核查包括广意的对等原则，我们当然全都支持他的推理和关切。照这样说，委员会的成员就有权利相信，这不仅应适用于国际上正在使用的核查手段（如国家技术手段），而且也适用于一切现有的和潜在的核查方法。这意味着，过去二十年的那些“互相核查”的预想必须按照今天的需要重新估价。以需要保守国家境内的秘密和介入作为理由反对适当的核查，这不应该重新审查吗？的确可以认为，国家技术手段，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中所接受的一种核查方法，从国家安全资产角度来说，是最富有介入性的方法。我向你们推荐加拿大今天提出的概念性的文件里所叙述的关于介入的讨论。

在就核查问题提交这个最新的工作文件时，加拿大乃继续了二十年前在日内瓦由当时的多边谈判机构规定的方针。那个时候，加拿大对海床条约的核查规定特别感兴趣，今天我们把同样的核查概念使用于其他问题上，同时又认清每个领域的特殊要求。

我们希望这个概念性的工作文件能使委员会更好地审议核查问题。我们并不希望委员会进行一项对其很不合适的核查研究。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团能对更好地审议这个问题做出贡献！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团能就他们可能有所特殊专长的、并能有助于共同了解的某些核查方面提出文件。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最后，由于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即将来临，我希望本委员会拨出一些时间扼要讨论一下对军备监督协议的核查问题的独特和重要的意义。这将有利于强调委员会对这一问题已给予的重要性，因委员会永久性议程第九项已包括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向大家简单介绍这份概念性的文件及渥太华的专家们为这个文件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他们愿意与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经验。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麦克费尔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讲的友好的话。

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巴基斯坦代表团愿对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在您干练的指导下，委员会1981年夏季会议的工作将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自我们春季休会以来，国际政治形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说真的，由于一些国家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更加频繁地求助于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新的紧张策源地继续出现。我们更加相信迫切需要进行政治对话，特别是主要核国家之间，以扭转滑向灾难冲突的危险趋势并恢复对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而不是均衡恐怖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的信心。

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够对这些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的潜在力量迄今还没有充分发挥，因为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表示保留。鉴于参加谈判一事没有，也不能预先断定或损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立场，我们希望这些立场能重新审查。即使这些谈判不能成功，各种观点的阐明必然能增加相互理解和了解。在今天的这个时候，这本身可能就是和平的一个贡献。

在我们夏季会议开始之际，我们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提案和问题，需要尽早做出决定。我国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期会议首先要做的将是审议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所载的21国集团的提案：就两个最优先的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核禁试，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如果能对这些提案作出积极反应，那就是主要核国家对促进商定的裁军目标具有政治意志的重要表示。

另一个看来有必要的决定是调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我们认为，只

(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

要工作小组能对准备列入化学武器公约的具体和实质条款开始实际的审议和谈判，这个项目是能够取得进一步进展的。

巴基斯坦代表团愿意重申，我们希望看到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能立即探讨“供选择的办法”，这是特设工作小组在寻求可载入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共同方案时所确定的一些办法。我国代表团在以后的阶段将对这些供选择的办法提出具体意见，这些办法对就共同方案达成协议可提供可行的依据。

如果能让综合裁军方案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通过，那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作。我们特别希望特设工作小组能就方案的性质和范围问题达成协议，并合理说明和阐明方案应包括的各项措施，迄今为止只初步确定了其中的一些措施。

苏联和美国提出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早在今年初就开始对其作实质性的分析了。有关这个公约的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年4月24日在委员会内谈论这个问题时我讲到我们同意瑞典代表团的意见，“把放射性用于敌对目的最好办法，无须求助核武器，只要攻击核动力设施即可。”我还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刚开始发展这种设施，在任何武装冲突中这都将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和易受袭击的目标……因此，放射性武器公约必须包括禁止对民用核设施进攻的规定。的确，我国代表团认为此提案本身就值得作为一项法律规则来通过”。

在上星期日以色列对伊拉克的原子反应堆进行狂轰滥炸之后，以上这些话的含意就特别深刻了。巴基斯坦政府在6月9日发表的声明中，强烈谴责了以色列对伊拉克的无端侵略。我们期待，这个违反所有国际行动准则，威胁中东这具有爆炸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前所未有的行动将受到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一致谴责。

这次以色列的侵略所以引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关切不只出于一个理由。除去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它还违反人道主义的准则，特别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56条——“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的保护”，包括“核电站”。其次，它最清楚不过的表明了拟议的放射性武器公约“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缺点，并使人们立即注意到瑞典所提的中肯和必不可少的提案——在任何情况下禁止对民用核装置发动进攻。

更重要的是，想把核不扩散发展成为全球性目标所根据的那些谅解基础现在成

(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巴基斯坦)

了问题了。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做出了不主动发展核武器的选择。很多国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大部分国家已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转让核技术和资料的保证。把这作为上述选择的具体表现。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固有的权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和发展核技术，这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确认的。以色列对伊拉克的空袭就是对每一国家为和平目的有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的这一基本权利进行挑战。以色列还以其他形式漠视一切地在重复这种挑战，它威胁要对它的任何打算发展核能计划的邻国发动同样的侵略。

当然，对这个前所未有的行动的其他方面也必须想一想。现在有这样一种国家。将自己偷偷地通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在国际监督之外发展核能力，但却宣称有权先发制人地阻止别国发展甚至很小的核能计划并把别国发展核能力说成是对其国家安全和生存的威胁。

这个行动暴露了如下这种说法仅是动听的空话：一个国家如果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就将被认为证明它承诺不发展或取得核武器。这个行动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保证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天在理事会上讲到的：“从原则的观点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机构的保证制度也受到了袭击。”

从核不扩散和为了和平目的而发展核技术的角度来看，人们不能不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所讲的这样一番话：

“我认为，我在这儿长期工作期间，我们还没有碰到过比这一件事情的影响更为严重的问题。”

然而，如果要扭转这一发展情况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超脱看来是推动以色列领导的那种恐怖和威胁的拙劣逻辑。毫无疑问，以色列所制造的理由是取之于某些颇为流行的错误描绘，因为某些先进国家的某些人士描绘了某些形象，说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已造成紧迫的危险。所谓的国际新闻界一方面，不理睬超级大国使核军备积累逐步升级的灾难性的后果，隐瞒南非和以色列进行的疯狂的核准备，但另一方面却散布了关于阿拉伯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所谓危险的种种谣言和蓄意的捏造。姑且不谈其动机，这样一种宣传运动的效果已经使国际舆论对上星期日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动的那种公然侵略有无动于衷之感。

(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 巴基斯坦)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责任是要理解这一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委员会在经过适当的审议之后, 应通过决定, 帮助扭转不利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的这一事态发展的后果, 并保证此类行动将来不再重复出现。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大川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 我非常高兴, 代表日本代表团就您担任我们委员会本月份主席一事向您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对您能领导我们工作的才能, 具有充分的信心, 而且您保证可以指望我们最充分的合作。

我也想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情的感谢, 感谢他在四月份期间如此有效地主持了我们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代表团也热烈欢迎刚来到我们中间的尊敬的阿根廷和斯里兰卡的代表们。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第二期会议开始前夕, 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领土上的核设施这一极其令人不安的消息使我国代表团感到震惊。伊拉克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 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的。

日本对这一袭击对国际关系, 特别是对裁军谈判可能造成的反响, 深深感到不安。

我很遗憾, 我在今年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二期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不得不是对以色列的袭击表示痛惜的声明。我现在把1981年6月9日日本外务相发表的声明的暂定译文念一下。

声明如下:

“1. 关于以色列空军于6月7日袭击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一事, 日本政府认为以色列竟然诉诸如此蛮横的行动, 是极端令人遗憾的。以色列的这一破坏伊拉克领空、毁坏其设施的行动是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辩解的。

2. 日本政府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可能为此事件进一步加剧而深感忧虑, 希望所有有关国家将尽力予以克制, 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

3. 际此, 日本政府愿重申其立场: 核武器的扩散对世界和平是一个

(大川先生, 日本)

威胁。非《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应当尽快加入这个条约。”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您担任本届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六月份的主席，相信在你的干练和富有经验的领导下，裁委会的工作能顺利的进行。你可以期待中国代表团会与你进行充分的合作。与此同时，我要对四月份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G·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敬意，他卓越地主持了裁委会四月份会议，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我还应向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阿根廷大使 Julio Cesar Carasales 阁下和斯里兰卡大使 Tissa Jayakoddy 阁下表示欢迎，相信他们将对裁委会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我们听到了尊敬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大使对于六月七日以色列出动飞机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事件的发言，中国代表团对此严重事件持有类似的立场。我们认为，以色列悍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严重地践踏了国际法准则，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先生已于六月九日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新的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收复失地，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反对以色列侵略扩张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认为，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事件，是它继轰炸黎巴嫩之后继续加剧中东紧张局势的又一个严重挑衅事件。本届裁委会会议应该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当此夏季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讨论会议的组织问题，即会议的工作日程、特设工作组的职权和它们的活动等问题。我们将研究各方有关的建议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中国代表团对面临的各种问题将采取积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各国代表团共同努力，求得解决办法。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我在秘书的帮助下准备了一份载有工作计划草案的第 37 号工作文件，该文件已于今天上午分发给了大家。因为这次全体会议后可能还有些剩余时间，我建议，我们开一个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以便我可以有机会介绍和解释一下我已分发给你们的工作计划草案。也许委员会也想在明天 6 月 1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30 分的非

(主席)

正式会议上继续就工作计划进行讨论。

如无异议，我将在全体会议结束之后5分钟召开非正式会议，同时大家谅解我们的讨论将在明天上午10点30分的非正式会议上予以继续。

就这样决定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现在散会。

下午12时2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二十九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16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达格利什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普雷多·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里菲夫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巴伦克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阿卜德勒哈密德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德索托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璠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29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的发言人名单上今天没有要发言的。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通知我，他的发言推迟到星期四，以便促进委员会有关通过工作计划的工作。我感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表示。有代表想发言吗？

里迪大使（埃及）：主席先生，在我发言开始时，我愿对您担任我们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表示祝贺，也愿意对您表示我们欣赏并且相信您将以聪明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能指导我们的工作。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也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谢意，因为他在我们委员会四月份主席职位上表现杰出。

我也愿对我们的新同事们表示欢迎。

我们在埃及收到了1981年6月7日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消息，对此我们感到深深不安和震惊。在埃及外长发表的公报中，埃及把这次袭击谴责为加剧我们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一次不负责任的行动，与争取和平的努力背道而驰，并违反了国际行为的一般准则。在埃及议会发言时，埃及外长讲到“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袭击，是对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攻击，也是对那些参加不扩散条约和接受条约的义务——包括将他们的核活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义务——的国家的攻击。”

从我们地区和世界各国的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谴责这一侵略行径。此外，安理会正在召集会议审议此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就这一问题已通过了适当的决议。

我们在这儿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人对此事件不能不关心，这个事件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气氛、我们寻求达到的目标和我们正着手解决的有关事项都投下了阴影。因为我们已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拒绝参加不扩散条约，拒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或双边保障措施之下的国家对一个参加了不扩散条约，并将其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国家的核设施进行了侵略。

如果不扩散制度建立于以下的基础：无核武器国家信任这个制度，在此制度之下，他们享有各种保证和好处，作为对他们放弃发展核武器选择的回报，那么，以色列对伊拉克和平的核设施的侵略对正力求加强和巩固不扩散制度的国际努力确实是一次严重的挑战。



(里迪先生，埃及)

因此，以色列的侵略对参加不扩散条约的核大国是否认真准备坚持他们对不扩散制度的承诺的一次检验，也是对他们是否有决心不允许不扩散制度遭受任何可能产生深远后果的挫折的一次检验。

裁军和军备管制领域内的任何一步进展，都是来之不易的。因此，我们对每一个试图冲击这些成绩、不顾这些成绩所代表的普遍利益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

以色列对伊拉克和平核设施的侵略是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我们委员会应当特别认真对待此问题。很清楚，如果我们想避免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和混乱现象并在一个已经很复杂的世界中保证国际和平与稳定，我们就决不能允许此类攻击成为一个先例。

主席先生，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应当思考采取可能补救任何损害的步骤，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记取适当的教训并得出结论。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里迪大使的发言，也感谢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委员会面临的唯一悬而未决的事情，是审议西班牙的申请。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在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了西班牙常驻代表关于要求参加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申请。正如我昨天指出的，委员会已邀请西班牙参加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工作小组。秘书处今天分发了第38号工作文件所载的有关决定草案，这一决定和委员会以前通过的关于邀请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附属机构工作的决定是相同的。对38号工作文件所载的决定草案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我认为委员会已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于上午11时10分休会，下午1时05分复会。

---

↓ “应西班牙的申请（CD/147和CD/185），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西班牙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各次会议。”

主席：我宣布第129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委员会已有了修正过的工作文件，37/Rev. 1。在提交予以通过之前，我想声明如下：

关于通过委员会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问题，请大家记住下列谅解：

1. 会议的结束日期将在8月份，不超过8月27日。确切的结束日期将在7月31日前确定，要考虑到议事规则第7条所要求的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需要。

2. 委员会每星期一般召开两次全体会议，星期二和星期四举行，但是看情况，如果在24小时之前，没有人登记要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该次会议就将被取消，由此剩余下来的时间将由主席通过适当协商后重新派用。

3. 下列关于工作安排的问题将在6月19日结束的那个星期以及其后的星期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

(a) 关于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有的职权的提案；

(b) 关于增设附属机构的提案，和

(c) 举行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审议“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项目的提案。

4. 下列关于工作安排的其他问题将在本届会议期间由主席规定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

(a) 审议审查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资格的方式问题，包括成员们对委员会如何改进工作和有效工作所发表的意见；

(b) 对议事规则第九节的修正案；

(c) 裁军谈判委员会给大会的报告的版式，要考虑到文件的节约。

5. 据料在八月份的全体会议上，也要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若该报告被提出的话。

如无异议，我认为修正的工作文件37/Rev. 1已被通过。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成员们可能会记得，在我们星期五的非正式会议上，我分发了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本星期要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我在那个时候指出，时间表只是指示性

(主席)

的，分发的目的只是为帮助各代表对本星期要召开的会议作一些准备工作。如无异议，我们将继续照此办理，唯星期五下午3时可增加一次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时10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